

靜修先生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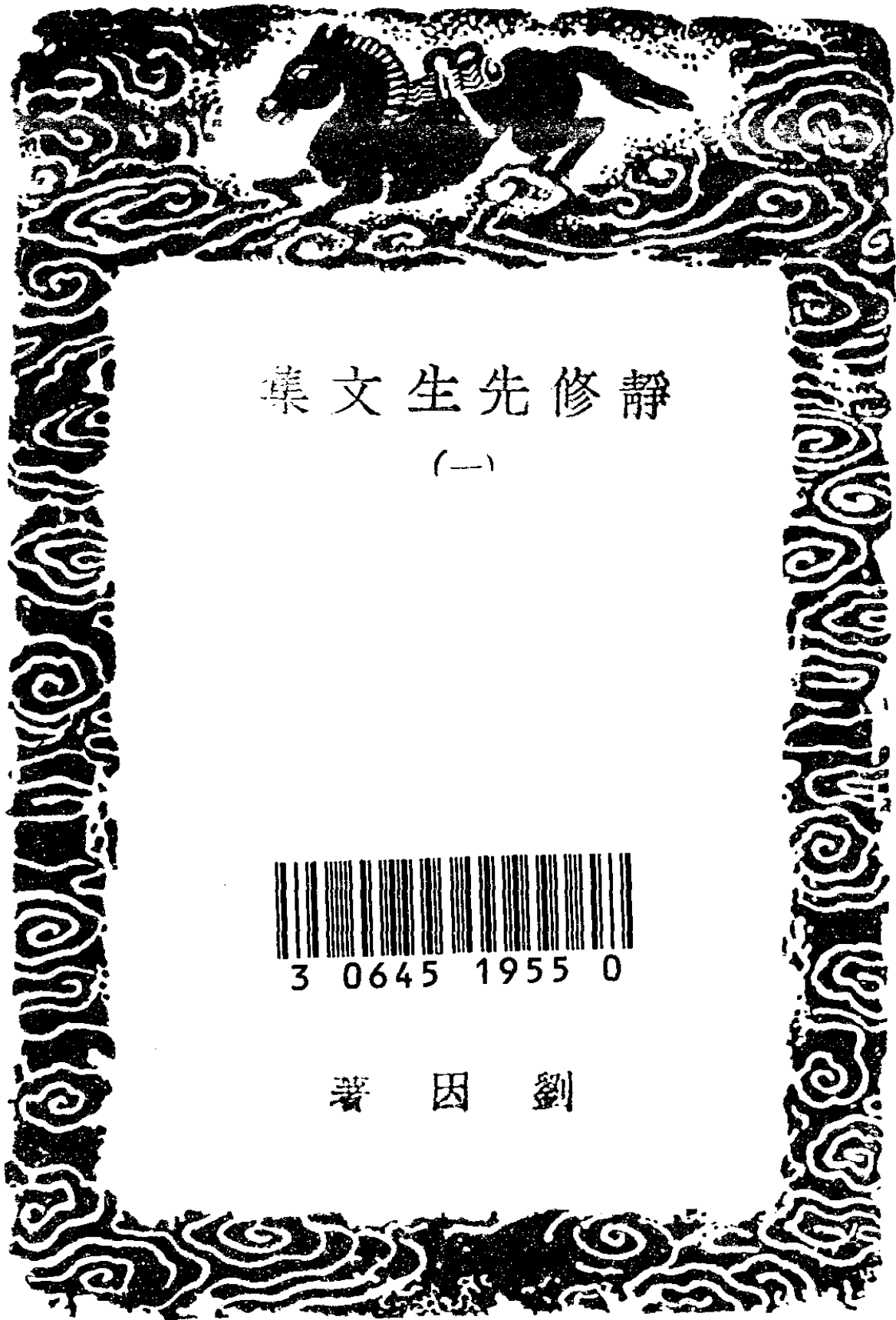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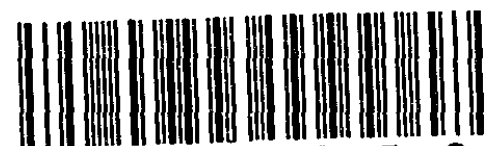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集文生先修靜

(一)



3 0645 1955 0

著 因 劉

靜修先生文集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元史本傳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爲儒家。五世祖琮。生敦武。校尉臨洮府錄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錄事侯。侯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其弟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秉善生述。述。因之父也。歲壬辰。述始北歸。刻意問學。邃性理之說。好長嘯。中統初。左三部尙書劉肅。宣撫真定。辟武邑令。以疾辭歸。年四十未有子。嘆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因生之夕。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旣覺而生。乃名曰駟。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卽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真定。因從之游。同舍生皆不能及。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因蚤喪父。事繼母孝。有父祖喪。未葬。投書先友翰林待制楊恕。憐而助之。始克襄事。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衆聞因名。往往來謁。因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爲傲。弗恤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博果。密以因舉行薦於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乃

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君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與？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亙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尙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迹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臯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隱晦者邪？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疔瘡，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瘡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歎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致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

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迹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恆。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疏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若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朝廷不強致。帝聞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歐陽元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部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烏乎。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爲知言。因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因所自選。又有文集十餘卷。及小學四書語錄。皆門生故友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因病中親筆云。

重刊靜修先生文集序

靜修先生容城劉公文集若干卷。川浙舊有刻。歲久鮮傳。有志誦讀者。蓋深病之。戶部主事李君時雍。公邑人也。近得善本於九江。捐俸重刊。歸公書院以惠學者。比會寶於濂溪新祠。具語其故。且屬爲序。寶爲諸生時。嘗觀是集。繼讀公傳。而夷考其世。蓋自守伊閩諸君子後。以儒稱者。未能或先公也。初公作希聖解。其志已略見之。及夫聞風妙契。能自得師。而大精正貫之評出焉。其識與力。庶幾副乎其志。雖年未及艾。其造於道者深矣。不然。何其出處進退。貞而且裕。一至是哉。論者擬公兩生四皓。世以爲名言。然兩生責漢以德。四皓責漢以禮。而不謂其世之不可也。若公之世。蓋大異於漢。公產其地。如碩果在剝。渺焉獨存。再徵再孫。而自靖以卒。知春秋之義者。當有以處公矣。尙奚以他求爲哉。雖然。伯夷之不臣周也。愛斯義焉爾也。是以有登山之歌。仲連之不帝秦也。愛斯名焉爾也。是以有蹈海之誓。公負名義之重。而力莫能與。山登海蹈。未盡其憤。顧乃敢爲危行。而不敢爲危言。嗚呼。秦人非周也。元人又非秦也。甚矣世之爲變。於是益可痛矣。而裕以成貞。非深於道者。其孰能之。由是觀之。則天下後世。固有不假言而知公者。况其言尤可傳也哉。公之書有四書精義。及是集。集凡若干篇。具諸體裁。詞意所到。壁立萬仞。而洞視千古。蓋不勝其壯也。此其言之可傳。實與行稱。而孰謂其終於孫哉。公沒之後。歷勝國。至我朝。皇明二百年間。建請從祀孔廟者。無慮數十。最後教諭李仲。言之尤力。此固天下後世之公論也。孟子謂尙論古人。必自

詩書始是集之鮮傳也。其何怪夫遺恨於學者哉。李君文雅介直。無愧公卿。宜其汲汲於是。君又欲求所謂精義者。并刻以傳。且申從祀之請。其意可謂勤矣。吾尤望其成。因并書之。無錫邵寶敍。

元至正九年九月十一日牒

皇帝聖旨。裏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准本道僉事哈剌那海。儒林牒。嘗謂國有名賢。幸遺言之未泯。職司風紀。惟見義則必爲。切覩故徵士集賢學士嘉議大夫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靜修先生劉因。負卓越之才。蘊高明之學。說經奚止於疏義。爲文務去乎陳言。行必期於古人。事每論乎三代。漢唐諸子。莫之或先。周邵正傳。庶乎可繼。戶外之屨常滿。邱園之帛屢來。咸虛往而實歸。竟深居而簡出。雖立朝不踰於數月。而清節可表於千年。慨想高風。蓋已廉頑而立懦。訪求故藁。所當微顯而闡幽。考諸學官。或文有可采。或事有可錄。皆得鈔梓以傳。况先生詩文。大關世教。豈容獨缺。今鈔錄詩文附錄。共三十卷。於各路儒學錢糧多處。刊行傳布。則上可以禪國家之風化。下可以爲學者之範模。牒請照驗施行。准此。憲司今將項上文籍九本。隨此發去。合行故牒。可照驗以上施行。須至牒者。

靜修先生文集目錄

卷一

雜著

希聖解

敍學

河圖辨

中孚象

節象

太極圖後記

續著記

讀藥書漫記二條

說

唯諾說

唯諾後說

靜修文集 目錄

靜修文集 目錄

道貴堂說

遂初亭說

懋齋說

臯甫巽字說

張潛名說

王景勉名字說

以中李公名字說

嘉氏子字說

卷二

序

中祀釋奠儀序

篆隸偏旁正譌序

陰符經集註序

莊周夢蝶圖序

內經類編序

送張仲賢序

送郝季常序

送翟良佐序

李公勉復初名序

賜杖詩序

都山老人九十詩序

壽史翁百歲詩序

田景延寫真詩序

廉公惠更名序

古里氏名字序

徐生哀挽序

靜華君張氏墨竹詩序

記

宣化堂記

歸雲菴記

靜修文集 目錄

何氏二鶴記

馴鼠記

饗饗古器記

輞川圖記

高林重修孔子廟記

退齋記

麟齋記

種德亭記

鶴菴記

遊高氏園記

卷三

書後題跋

書饗饗圖後

跋魯公祭季明姪文真蹟後

跋朱文公傑然直方二帖真蹟後

書東坡傳神記後

跋懷素藏真律公二帖墨本後

書王子端草書後

書康節詩後

題高允圖後

題遼金以來諸人詞翰後

題婁生平鈔模本後

書

與政府書

與王經略

與趙安之書

又

又

與郭子東書

請趙教授就師席

即修文集 目錄

書示瘍醫

答田尙書

答何尙書

答張推官

答王判官

答口勸農

答仲誠問干支

答醫者羅謙父

疏

王治中請趙君玉疏

請趙提學疏

丁亥正月

請趙安之就師席疏

靈陽觀鳩糧疏

卷四

記事

敘節婦賈韓氏事

武遂楊翁遺事

碑銘誌表

中順大夫彰德路總管渾源孫公先塋碑銘

懷孟萬戶劉公先塋碑銘

明威將軍後衛親軍總管李公先塋碑銘

正議大夫禮部尙書王公神道碑銘

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

清苑尹耶律公遺愛碑

武強尉孫君墓誌銘

新安王生墓誌銘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郭夫人張氏墓誌銘

孝子田君墓表

洛水李君墓表

處士寇君墓表

辭

玉田楊先生哀辭

白雲辭二章

卷五

祭弔文

己卯春釋菜先聖文

弔荆軻文

告峨山龍湫文

祭張御史文

祭王利夫文

祭楊待制文

祭王彥才文

銘贊

王孝女旌門銘

友松軒銘

神農畫像贊

退翁真贊

廉泉真贊

田先生真贊

可庵道士真贊

王允中真贊

郭安道真贊

張大經畫贊

書畫像自警

賦

橫翠樓賦

苦寒賦

渡江賦

卷六

靜修文集 目錄

詩 五言古

經古城

韓魏公祠

燕平學仙臺

黃金臺

張燕公讀書堂

馮瀛王吟詩臺

龍潭

招飲山亭

西山

池上

歡飲

女蘿生松枝

有大如天地

孤雲

集陶句二首

晨起書事

偶書

遊天城

遊源泉

玉溪精廬

隱仙谷

遊雲水庵

題歲寒亭

泛舟西溪

會飲山中

喜雨

雪花酒

種松

詠梅

靜修文集

目錄

靜修文集 目錄

白蓮

玉簪

瑤花圖

八月十六日望

四皓二首

嚴光

翟節婦詩

燕歌行

吳山夜雪圖

白馬篇

答樂天問三首

代來使答淵明

幽禽

寓意

又二首

有懷

獨酌

月下獨酌

書堂谷晏坐

九日登洪崖

遊龍宮

登聖庵

三月二十二日同仲韞飲北溪

秋晚登西山

九日攜諸生登西山

沙溝二詠

漱霞巖

飛泉亭

六華峯

寄宋生

靜修文集 目錄

靜修文集 目錄

送劉校書回

李伯堅宣慰荆南

凡物

植榴

學東坡小圃五咏

枸杞

地黃

甘菊

薯蕷

黃精

郭翁詩

友善堂詩送文子周使江西

李從事北上

行家園樂畦

種芋

蜀葵

重遊北溪

呈保定諸公

擬古三首

秋夕感懷

匏瓜亭

卷七

詩 七言古

桃源行

明妃曲

塞翁行

武當野老歌

感秋

飲後

西山

靜修文集 目錄

靜修文集 目錄

登荆軻山

醉稷雙鶴圖

幼安濯足圖

采菊圖

歸去來圖

雪翠軒

山中

飲山亭雨後

巫山圖

李賀醉吟圖

後賦赤壁圖

陳氏莊

采石圖

金太子允恭唐人馬

宋理宗書宮扇

續十二辰詩

送徐生還鄂

蠶吾王翁畫像

宋徽宗賜周準人馬圖

宋高宗題李唐秋江圖

宋理宗緝熙殿硯

宋度宗熙明殿古墨

金太子允恭墨竹

白鴈行

渡白溝

過易州登西樓

登鎮州隆興寺閣

乙亥十月往平定早發土門宿故關書所見

范寬雪山

霸陵圖

趙生水墨虎

仲誠家藏張蔡公石女翦製香奩絕巧持以求予詩

張元帥寶刀

山行見馬耳峯

雪翠軒觀太甯火

雪浪石

煙霞觀雲巢松

瘍醫詩卷

明河秋夕圖

美人

玉簪

荆南送橘

食筍

王君奉命賑濟彰德過予求詩

送寇長卿同知岳州

三月三日許天祥置酒東城

飲仲誠椰瓢

南溪行

送王之才赴史館編修

同仲實南湖賞蓮醉中走筆

明遠堂賞蓮醉賦

元章論書帖

阿寅百晬

友人送枳朮丸

記夢二首

雜言

觀雷溪

遊郎山

掛書牛角圖

浙江潮圖

靜修文集 目錄

清江曲

先天漆硯詩

示孫諧

早發高黑口號

送國醫許潤甫還燕

贈寫真田漢卿

卷八

詩 五言律

除夕

晚上易臺

登武陽城

鄉郡南夢懷古

滿城道中

夏夜

重遊源泉

張氏別墅

書堂旅夜二首

生日

虞帝廟

奇村道中

城南

有客

早行

白菊

水亭夏日

野興

秋望

雜詩五首

早發滯上

偶書

靜修文集

目錄

靜修文集 目錄

宿田家

半世

重渡滹沱

恆山樓

登鎮州陽和門

辛巳中秋旅亭獨坐

文章

一身

周邵

上塚

書堂旅夜

過堂水望堯山

過奉先

雜詩二首

野興

秋日

山中憶故人

夢採松脂及甘菊

種杞

戲答人送鹿皮冠

觀藥爐自戲二首

閱寶氏名方

眼醫詩卷

楮母節孝詩卷

張監院過

寄彥通

送友生

盧學士按察江東

郭判官按察廣右

張察院分司臨安

靜修文集 目錄

送仲常遊北岳

送郝季常赴正陽幕

送成都術士

宣慰孫公慶七十詩

何太夫人壽二首

示張源

感事

贈答徐生

旅夜

虞帝廟

登保定市關

憶金坡道院

寒夜

移甘菊

採野苴

食菰白

酒令

蕩尊

鸚鵡

宋道人八十詩卷

鄉人王母九十

寄答祖丈

楊子忠總管福州

送尹宰

送成判官

送成從事

寄子東太守

送東海相士

感范女

贈答學者

西市藥隱

獨立

嘉甫從親王鎮懷孟

集杜句贈王運同彥材

哭松岡先生

哀徐生

烏古論顯之母夫人挽章

侍其提學哀挽

名醫張國綱挽卷

劉仲文挽章

哭張之傑

哀郭勸農

頤齋張先生挽詩

寄故人二首

詩 七言律

春陰

多病

日午

偶成

湖上

十月朔展省後古城有感

道士孫伯英容城故居

過鄉縣西方古故居

登雄州城樓

夢先壠

宿玉泉村

外家西園李花

入山

晚眺

靜修文集 目錄

靜修文集 目錄

山中月夕

惡鳥

五月二十三日登城樓

曉出西塘

南樓

良辰

午睡

新晴

野亭會飲三首

淺酌

夢鎮州潭園

過鎮州

井陘淮陰侯廟二首

讀漢高帝紀

易臺

秋夕大風有感

盆池

水燈

方鏡

西窗

有懷

記夢

捲簾

偶作

高亭

放歌

自適

老岸

世上

幾葉

靜修文集 目錄

萬古

老大

山石

人生

夏日卽事

冬日

午窗

平昔

冬日

次人韻

中秋

人情

有客

夜雨

現前

上塚

桃花菊

夏日幽居二首

夏日飲山亭

晨坐

與客會飲野亭

過徐橋

白溝

過東安趙宋先塋

過東安

登武遂城

登中山城

望易京

七月九日往雄州

武陽故臺

鄉先生漢韓太傅嬰墓

定興文廟枯杏復花其尹求詩

宿華陽臺二首

飲聞雞臺

宿鄉僧致公房

九月晦日過鎮州宿趙徵士臬極道庵

宿趙山人房有懷

宿龍宮

玉乳峯

洪元宮

唐張忠孝山亭故基

雙清空堂遺趾

張氏西園

賈氏溪堂

憩謁山寺

會飲北山
暮春山遊
春日遊山
西山雅會
水北道館
有懷
九日客至
除夕
秋夜二首
新歷
放歌
野興
秋郊
西湖
對菊

靜修文集

目錄

三三

憫旱

城樓待雨

溪光亭看雨

積雨

秋霖

次韻閔雨

癸酉大雨次人韻

海南鳥

白海青

爆栗

飲江漢白

薔薇酒

黃精地黃合釀甚佳名以地仙酒

玉柱雙清香

反垂柳短吟

次韻劉尙書尊號禮成

答或者以所注孫子見示二首

次韻答范陽郭生

次韻答趙君玉

傅彥和壽予詩以韻答

次韻答王之才見寄

次韻答張夢符

寄張之傑

寄彥通

示彩鱗

示有寄

付阿山誦

送董巨濟尋親

送人官瀨西

送人官吳中

張仲賢宜慰淮東過余山中臨別贈詩庸見定交之意云

郭太守提舉松江

贈韓道人

贈司馬道士

贈趙丈八十詩

都山劉丈九十詩卷

嘗相士詩卷

題贈邾道人詩卷

渡白溝

遂城道中

鎮州望抱犢山

避暑玉溪山

溪光亭小憩

留題山房

水門庵

井陘淮陰侯廟

登高有感

樓上

春遊

新秋

秋夕

夜坐有懷寄故人

秋望

秋日有感

癡坐

盆池

虎甲

黑馬酒

賦孫仲誠席上四杯

螺

荷

桃

橙

以韻卽席課諸生東齋諸物七首

遠山筆架痕字

折疊簡牌筠字

梅杖枝字

竹癭知字

醉梨寒字

玉簪香字

秋蓮空字

西瓜二首

貧士

故人見訪山中

次韻答河間趙君玉見寄

憶郝伯常

遼陽李丈九十壽

壽田處士

何太夫人生日

偶得二首

次韻答石叔高

次韻答劉仲澤

自釋

次韻叩泮宮

哭申也

哭王之才編修

千戶喬侯挽詩卷

孫沁州哀挽

哭母族李涑陽

挽李漢卿

靜修文集 目錄

卷十

詩 五言絕句 六言附

明珠穴

滴水龕

石潭

春日

慎獨

毀譽

偶書

夢中作

觀化

四皓圖

石鼎聯句圖

白樂天琵琶行圖

百蝶圖

子期聽琴圖

夢題村舍壁

村居雜詩五首

螳螂

蝸牛

螻蛄

蝥斯

芍藥

牡丹

萱草

薔薇

酴醾

夜合

蜀葵

木槿

靜修文集

目錄

看雪

山亭獨坐二首

偶成

偶書二首

明珠穴

盆池

溪橋步月圖

出花

史處士挽章

春露亭書

觀石佛有感

呂洞賓畫像

絕句

鴈圖

商方爵

算盤

題山水扇二首

卷十一

詩 七言絕句

臘盡

讀史評

試筆

山中客夜

抱陽南軒

喜雨書事二首

九日九飲九首

山行

銅雀瓦硯

春曉

以杖畫雪偶成

靜修文集 目錄

仙人圖三首

春景

講學而首章二首

講八佾首章二首

講周而不比章

講人之生也直章

驕客

講求仁得仁章二首

一元

新居

今月

采柏圖

采藥

堯民圖三首

商風圖三首

觀梅有感

山家

溪上

偶書

西郊

夏日

早秋

春盡

寒食道中

行樂有感

故園寒食

宿山寺

感事

廢園

記夢

靜修文集

目錄

己卯元日二首

己卯九月二十八日夢過先妣墓得詩覺而忘其第三句因足成之

庚辰元日 首

下山三首

戲判遊山詩卷三首

漫記三首

草亭睡起

寒食出郭

卽事

冬曉

可庵

許由棄瓢圖

癸酉書事

米元章雲煙疊嶂圖二首

宋理宗南樓風月橫披二首

探春

題枯木怪石圖

酬寫真者

夢中題吟風亭壁

題秋景扇頭

月下

金太子允恭墨竹二首

遊隱山亭二首

顏曾二首

雜詩五首

癸酉新居雜詩九首

道境

漫題

漫記四首

感興七首

靜修文集 目錄

靜修文集 目錄

書事五首

試筆

讀史

讀史謾題

梁甫吟

寫真詩卷三首

曾點扇頭二首

燕居圖

堯民圖

許由棄瓢圖

夷皓

龜蓮圖

幽人圖二首

高臥圖

華山圖

孫尚書家山水卷三首

郭氏家山圖

雲山晚景圖

春雲出谷橫披

秋山平遠門

郭熙山水卷

李伯時馬

祖愚菴家藏畫冊二二首

敗荷野鴨

風柳牧牛

題宋理宗詩卷後

里社圖二首

新居

偶書

晝睡

靜修文集 目錄

睡起

客來

對基

題樹上

名吾山亭

憶飲山亭

書田舍壁

絕句

山家

山行遇雨

喜雨書事四首

卽事

登樓絕句

山寺早起

萬壽宮館舍

答問目執其兩端章

次人韻二首

狂生

懋齋

勉齋

疏齋 首

寒食

夜坐卽席分賦燈花瓶筓二首

紙帳

謝處士載月圖

昭君扇頭二首

僧惠崇柳岸遊鵝圖

題孫氏永慕圖

陶母翦髮橫披

跋遺山墨迹

王君願縱私屬詩卷

朱孝子割股詩卷二首

陳雄州止善堂詩卷

王治中請蠲免回

賀廉侯舉次兒子

長卿兒子阿延百晬二首

答友人見寄

寄毛得義

寄楊晉州二首

郝生知林州

送琴客還池州五首

送新安田尹

偶讀謾記二首

偶書

天命

雜詩

理西齋成

早起

宿山村

宿洪崖觀

大覺寺作

中山道中

大暑絕句

雪嶺遇雨

北窗看雪

賀正

人日

春夜

春夜不寐

故園寒食二絕二首

靜修文集 目錄

中秋無月

霜落

山泉

鼓城龍湫

煮茶

聞角

見梅

落花

啼鳥

次人望雨韻

豆粥

戲題李渤聯德高蹈圖十一首

秋煙疊嶂圖

畫撥

梅雀扇頭

題崔氏雪竹海棠二軒

邯鄲欹枕圖

田孝子詩卷二首

雨中聞雲溪不在

贈狂道士

朱君挽章

李臨城哀挽

卷十二

詩 和陶

和九日閑居

和歸田園居五首

和乞食

和連雨獨飲

和移居二首

和還舊居

靜修文集 目錄

靜修文集 目錄

和九月九日

和飲酒二十首

和有會而作

和擬古九首

和雜詩十一首

和詠貧士七首

和詠二疏

和詠三良

和詠荆軻

和讀山海經十三首

靜修先生文集卷一

雜著

希聖解

元 容城劉 因著

歲丁卯 是月 望秋容新沐。明河皎潔。天高氣清。萬動俱息。於是易川劉子。乃起坐中庭。有酒一尊。飲之無味。有琴一張。絃之無聲。有書一編。周子所傳。是謂易通。微妙難詮。仰而求之。高入青天。卽而探之。深入黃泉。余乃取而讀之。星月之下。至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余不覺而嘆曰。迂哉言。蕩蕩乎浩浩乎天。高明神睿。孰可希焉。欺我後人。迂哉此言。於是乎吟清風。弄明月。扣大塊。飲太和。誦太古滄浪之詞。仰天而嘯。喟而歌曰。湛爾太虛兮。性命之所居兮。皓爾太素兮。元氣之所寓兮。羲軒遼兮。吾誰歸兮。孔昊邈兮。吾將疇依兮。諷詠不已。坐而假寐。良久而起。忽見中庭勃勃然有佳氣。如聞足音拾級。原作而視之。三老丈也。其一人襟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其一人有風月情懷。江湖性氣。其一人有淳古君子之風。三人同行。謹迎揖。延之上座。乃再拜下風。進侍於前。請其姓字與其所安止。一曰。吾稟太極之真。二五之精而生。位太極而君天下。今老矣。無所成。退居潯溪。拙翁者也。一曰。吾借太極之面。假太極之形。先天而生。太初氏。吾母。皇極君。吾兄。欲名之而無名。閒居西洛。無名公者也。一曰。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吾父。



坤吾母。吾其子焉。藐然中處。寓居西土。誠明中子者也。余聞而疑之。神耶人耶。出此言耶。且喜且懼。且驚且怖。乃上手而言曰。駟也。庸俗鄙陋。後學晚生。未嘗接摺紳先生之談論。觀大人君子之儀型。庭無人迹。門無車聲。窮窗屏息。終日冥冥者。蓋有年矣。吾三先生之言。如是高大。何不遊乎神明之域。與天爲友。與造物爲徒。胡爲乎來哉。無名公曰。子向者。招我以太虛之歌。引我以滄浪之詞。吾不子拒。今予赴之。子何忘之。毋乃昧乎天理。蔽於人欲耶。誠明中子曰。子吾同胞之弟。吾不忍子英才而墮於不肖之地。吾欲子育而成之。子何棄我而忘之耶。拙翁先生沈默不言。久之乃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小子疑吾言乎。吾應之曰。聖可希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何。曰。無欲。孰無欲。曰。天下之人。皆可無欲。然則天下之人。皆可爲聖人。曰。然若是。則弟子之感滋甚。而不可解矣。先生曰。子坐。吾與爾言。子其聞之。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爰其厥中。散爲萬事。終焉而合。復爲一理。天地人也。人。天地也。聖賢我也。我。聖賢也。人之所鍾。乃全而通。物之所得。乃偏而塞。偏而塞者。固不可移。全而通者。苟能通之。何所不至矣。聖希乎天。至則天不至。則大聖。賢希乎聖。過則天不至。則大賢。士希乎賢。過則聖不至。則猶不失乎令名。此聖之所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賢也。子受天地之中。稟健順五常之氣。子之性。聖之質。子之學。聖之功。子猶聖也。聖猶子也。子其自攻。而反以我爲迂。子迂乎。先生迂乎。苟子修而靜之。勉而安之。踐其形。盡其性。由思入睿。自明而誠。子希聖乎。聖希子乎。子其自棄。而反以我爲欺。子欺先生乎。先生欺子乎。予於是叩首而謝曰。駟也。味道懵學。倥侗顛蒙。坐井觀天。戴盆仰日。捫舌之罪。豈敢避之。然而辱令教命。剔開茅塞。洞

見天君。駟雖不敏。鑽仰之勞。豈敢負先生之知乎。無名公。誠明中子。拊吾背曰。吾子勉之。他日聞天地間。有一清才者。必子也夫。余辭而不敢當。三先生不久留。余亦驚悟。醒然視之。不見其處。

敘學

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無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學術之差。品節之紊。異端之害。惑之也。今之去古。遠矣。衆人之去聖人也。下矣。幸而不亡者。大聖大賢惠世之書也。學之者。以是性與是心。與是氣。卽書以求之。俾邪正之術明。誠僞之辨分。先後之品節不差。篤行而固守。謂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也。保下諸生。從余問學有年矣。而余梗於他故。不能始卒成夫教育英才之樂。故爲陳讀書爲學之次。敘庶不至於差。且紊而敗其全材也。先秦三代之書。六經語孟爲大。世變旣下。風俗日壞。學者與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材之全得乎。三代之學。大小之次第。先後之品節。雖有餘緒。竟亦莫知適從。惟當致力六經語孟耳。世人往往以語孟爲問學之始。而不知語孟聖賢之成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者也。聖賢以是爲終。學者以是爲始。未說聖賢之詳。遽說聖賢之約。不亦背馳矣乎。所謂顏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者也。雖然。句讀訓詁。不可不通。惟當熟讀。不可強解。優游諷誦。涵泳胸中。雖不明了。以爲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鑿。則惑耳。六經旣畢。反而求之。自得之矣。治六經。必自詩始。古之人十三誦詩。蓋詩吟咏性情。感發志意。中和之音在。原本多焉。人之不明。血氣蔽之耳。詩能導情性。而開血氣。使幼而常聞歌誦之聲。長而不失刺美之意。雖有血氣。焉得而蔽也。詩而後書。書。所謂聖人

之情見乎辭者也。卽辭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氣旣開，情性旣得，大本立矣。本立，則可以徵夫用，用莫大於禮。三代之禮廢矣，見於今者，漢儒所集之禮記，周公所著之周禮也。二書旣治，非春秋無以斷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斷天下之事業也。春秋旣治，則聖人之用見。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禮，以求其節；本諸春秋，以求其斷。然後以詩書禮爲學之體，春秋爲學之用。一貫本末具舉，天下之理窮，理窮而性盡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後學夫易。易也者，聖人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學者於是用心焉。是故詩書禮樂不明，則不可以學春秋；五經不明，則不可以學易。夫不知其粗者，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學者多好高務遠，求名而遺實，踰分而遠探，躡等而力窮，故人異學，家異傳。聖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不以彼之言而變吾之良知也。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讀諸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爾。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削僞以真，補其三四而備之也。故必先傳注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始終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體察，爲之權衡，折之於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辟異，勿好詆訐，勿生穿鑿。平吾心，易吾氣，充周隱微，無使虧欠。若發強弩，必當穿徹而中的。若論罪囚，棒棒見血而得情，毋慘刻，毋細碎，毋誕妄，毋臨深以爲高，淵實昭曠，開廓懇惻，然後爲得也。六經旣治，語孟旣精，而後學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奪也。胸中有六經語孟爲主，彼廢興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懸明鏡，輕重寢颺，在吾目中。學史亦有次第，古無經史之分。詩書春秋，皆史也。因聖人

刪定筆削立大經大典。卽爲經也。史之興自漢氏始。先秦之書如左氏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皆掇拾記錄。無完書。司馬遷大集羣書爲史記。上下數千載亦云備矣。然而議論或駁而不純。取其純而舍其駁。可也。後世史記皆宗遷法。大同而小異。其創法立制。纂承六經。取三代之餘燼。爲百世之準繩。若遷者可爲史氏之良者也。班固前漢史與遷不相上下。其大原則出於遷。而書少加密矣。東漢史成於范曄。其人詭異好奇。故其書似之。然論贊情狀有律。亞於遷固。自謂贊是吾文之奇。作諸序論。往往不減過秦。則比擬太過。三國陳壽所作。任私意而好文。奇功偉績。原作蹟。據古。正文集改正。往往削沒。非裴松之小傳。一代英偉之士。遂爲壽所誣。後世果有作者。必當改作。以正壽之罪。奮昭烈之幽光。破曹瞞之鬼蜮。千古一快也。晉史成於李唐房杜諸人。故獨歸美太宗耳。繁蕪滋浸。誣談隱語。鄙泄之事。具載之。甚失史體。三國過於略。而晉書過於繁。南北七代。各有其書。至唐李延壽。總爲南北史。遺辭記事。頗爲得中。而其事蹟污穢。雖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於唐。興亡之際。微訐好惡。有浮於言者。唐史二舊書。劉昫所作。固未完備。文不稱事。而新書成於宋歐。宋諸公雖云完備。而文有作爲之意。或過其實。而議論純正。非舊書之比也。然學者先當舊而後新。五代二書皆成於宋。舊則薛居正。新則歐陽子也。新書一出。前史皆廢。所謂一洗凡馬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實錄。宋事纂錄甚多。而東都事略最爲詳備。是則前世之史也。學者必讀全史。歷代考之廢興之由。邪正之迹。國體國勢。制度文物。坦然明白。時以六經旨要立論其間。以試己意。然後取溫公之通鑑。宋儒之議論。校其長短是非。如是可謂之學史矣。學者往往全史未見。急於要名。欲以爲

談論之資。芻叻之備。至於通鑑。亦不全讀。抄撮鉤節。通鑑之大旨。溫公之微意。隨以昧沒。其所以成就。亦淺淺乎。史既治。則讀諸子。老、莊、列、陰、符、四書。皆出一律。雖云道家者流。其間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寓。可也。素問一書。雖云醫家者流。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學者亦當致力。孫、吳、姜、黃之書。雖云兵家智術。戰陳之事。亦有名言。不可棄也。荀子議論。過高好奇。致有性惡之說。然其王霸之辨。仁義之言。不可廢也。管子一書。霸者之略。雖非王道。亦當讀也。揚子雲。大元法言。發孔孟遺意。後世或有異論者。以其有性善惡混之說。劇秦美新之論。事莽而篡漢。韓子謂其文頗滯澀。蘇子謂艱險之辭。文膚淺之理。而溫公甚推重之。以爲在孟荀之上。或抑或揚。莫適所定。雖然。取其辭。而不取其節。可也。賈誼、董仲舒、劉向。皆有書。惜其猶有戰國縱橫之餘習。惟董子三策。明白純正。孟軻之亞。非劉賈所企也。文中子。生於南北偏駁之後。隋政橫流之際。而立教河汾。作成將相。基唐之治。可謂大儒矣。其書成於門弟子董、薛、姚、竇之流。故比擬時有太過。遣辭發問。甚似論語。而其格言至論。實古文正集作有漢儒所未道者。亦孟軻氏之亞也。韓子之書。刪去靡麗。李唐一代之元氣也。與漢氏比隆矣。其詆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軻氏之亞也。諸子既治。宋興以來。諸公之書。周、程、張、之性理。邵康節之象數。歐、蘇、司馬之經濟。往往肩漢唐而踵三代。尤當致力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矣。藝亦不可不游也。今之所謂藝。與古之所謂藝者不同。禮樂射御書數。古之所謂藝也。今人雖致力。而亦不能。世變使然耳。今之所謂藝者。隨世變而下矣。雖然。不可不察也。詩文字畫。今所謂藝。亦當致力。所以華國。所以藻物。所以飾身。無不在也。學詩當以六義爲本。三百篇其至者也。三

百篇之流。降而爲辭賦。雖騷楚辭。其至者也。辭賦。本詩之一義。秦漢而下。賦遂專盛。至於三都兩京。極矣。然對偶屬韻。不出乎詩之律。所謂源遠而末益分者也。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周末而降。詩學日弱。弱而後強。歐、蘇、黃。其至者也。故作詩者。不能三百篇。則曹、劉、陶、謝。不能曹、劉、陶、謝。則李、杜、韓。不能李、杜、韓。則歐、蘇、黃。而乃效晚唐之萎茶。學溫、李之尖新。擬盧仝之怪誕。非所以爲詩也。至於作文。六經之文。尙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學矣。左氏國語。之頓挫典麗。戰國策之清刻華峭。莊周之雄辨。穀梁之簡婉。楚辭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漢而下。其文可學矣。賈誼之壯麗。董仲舒之沖暢。劉向之規格。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邃險。班孟堅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於李唐。其文可學矣。韓文公之渾厚。柳宗元之光潔。張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豪縟。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李華、皇甫湜之溫粹。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開濟。李唐而下。陵夷至於宋。其文可學矣。歐陽子之正大。蘇明允之老健。王臨川之清新。蘇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開闔。司馬溫公之篤實。下此而無學矣。學者苟能取諸家之長。貫而一之。以足乎己。而不蹈襲靡東。時出而時晦。以爲有用之文。則可以經緯天地。輝光日月也。字畫之工拙。先秦不以爲事。科斗、篆、隸、正、行、草。漢氏而下。隨俗而變。去古遠而古意日衰。魏晉以來。其學始盛。自天子大臣至處士。往往以能書名家。變態百出。法度備具。遂爲專門之學。故宋高祖病不能書。不足厭人望。劉穆之使放筆大書。亦自過人。一紙可三四字。其風俗所尙如此。至於李唐。學書愈衆。字畫於士夫。固爲末技。而衆人所尙。不得不專力。學者苟欲學之。篆、隸、則

先秦款識金石刻。魏晉金石刻。唐以來。李陽冰等。所當學也。正書當以篆隸意爲本。有篆隸意。則自高古。鍾太傅。王右軍。顏平原。蘇東坡。其規矩準繩之大匠也。歐陽原本脫守率更張長史。李北海。徐浩。柳誠懸。楊凝式。蔡君謨。米芾。黃魯直。萃之以厲吾氣。參之以肆吾博。可也。雖或不工。亦不俗矣。技至於不俗。則亦已矣。如是而治經治史。如是而讀諸子。及宋興諸公書。如是而爲詩文。如是而爲字畫。大小長短。淺深遲速。各底於成。則可以爲君相。可以爲將帥。可以致君爲堯舜。可以措天下如泰山之安。時不與志。用不與材。則可以立德。可以立言。著書垂世。可以爲大儒。不與草木共朽。碌碌以偷生。子子以自存。夫天之至善。壞己之全材也。勗哉諸生。毋替茲命。

河圖辨

河圖之說。朱子盡之矣。後人雖欲議之。不可得而議之也。然其自私者。必出於己而後是。是以致疑於其間者。尙紛紛然也。有指伏羲八卦次序爲之者。有指先天圖而爲之者。亦有主劉牧而疑朱子取舍之誤者。近世大儒。又有自畫一圖爲之者。其圖八卦次序者。則曰。大傳既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必有其所謂圖與書。聖人可得而則者矣。今夫十數之點誌。安可則以爲八卦之畫象也。此其爲說。蓋出乎漢儒。洛書有文字。王肅。河圖卽八卦。及蘇子瞻。圖書粗有卦疇之象之說。而與張敬夫。以河圖爲興易之祥。聖人則其時以作易。而力詆先儒有所則其圖者。正相反而各極其偏也。若是。則卦固自畫。安得謂聖人則而畫之。而聖人亦何必復觀取於遠近俯仰之間。而程子何爲有河必圖至。與因見河圖之說也哉。其

圖先天圖者。而其失尤甚。固可以借唐孔氏天語簡要。不應若是之煩。及朱子伏羲淳厚。未必如是之巧者。以破之矣。其主劉牧者。則以九數之變。見於列禦寇之書。九宮之文。見於張平子之言。而巽四、兌七、震三、艮八。又雜出於魏晉諸儒之說。固不可必以八卦之本於九數。而謂劉氏之說無明驗也。然其列氏之說。則緯書從而出者。而說者。固以一爲北方陽氣之始。七爲南方陽氣之盛。九爲西方陽氣之究。而與圖合矣。而圖之下之一得六。固可上變而爲七。上之七得二。固可左變而爲九。九窮。則復下變而爲一。又無不合者焉。然彼以七爲衍。而九爲元者。亦無不可。然於圖亦安見其不合者。而必以洛書爲說也。就使列氏指洛書而言。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亦不必遂以爲河圖也。夫九宮之說。出於緯書。而張氏亦嘗破之。且其言又曰。雜之以九宮矣。蓋不卽以九宮正爲八卦也。斷原作爲九宮之說。與河圖九篇之說者。鄭康成也。其於明堂之數。則曰。法龜文。是鄭氏又不以九爲圖。而其說有自相矛盾者。則是亦可以證劉氏之失矣。安得引之以爲助乎。彼又爲邵子但言方圓之象。而不指九十之數。若以象觀之。則九又圓於十矣。且其所謂方圓。而前後乎此者。皆不過指陰陽剛柔奇偶而已。在此。則星少陽而土少柔。其偶者。固當爲方而爲陰。而奇者。固宜爲圓而爲陽矣。故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者。而皆以十爲書。而九爲圖也。若設是。而朱子之所取所證者。則關子明也。然彼既以其書爲僞矣。何獨於此而信之乎。曰。邵子之所謂方圓。固無一定之指。獨於此則言之甚明。且以六數少陽之十。既合乎歷紀。而應天之時。而八方並虛中爲九。又合乎州田。而應地之方。且十既剋方。則惟見其圓。九又可以畫方而爲井。而五位既鈞。則不能爲

九四偶既布。則自無所容十。而又嘗以八十一爲範之數矣。安得謂洛書反圓於河圖。而不指九十之數哉。夫僞關氏之書者。非僞後人之託。夫關氏也。蓋僞其書。實關氏之所自作。而乃託之爲聖人之書。異人之旨。猶戴氏之麻衣易然也。且其論。又關氏之自謂也。說者安得從而廢之乎。或曰。劉氏說。託言出於陳希夷。而得之范諤昌矣。然而希夷龍圖。乃以五十五爲說。而范氏八卦。亦以河圖而演之。是不足以正劉氏之失乎。曰。龍圖之說。未必出於劉氏之前。而呂伯恭。從而誤信之。猶張敬夫之爲戴氏所欺也。夫希夷。未聞有書傳。至邵子而後有書。其太極圖。則朱子發。原作亦按朱震字子發謂發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以爲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以朱錄爲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爲非止爲种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爲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顯藉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考乎潘誌之過。而又不考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爲周子所自作。而於行錄附注。雖破朱氏之說。而猶以胡氏之抑希夷。种穆。謂特其學之一師者爲過。而疑其傳自希夷。至周子始筆之書。而亦不敢遽以爲不傳於希夷。种穆也。豈其後有所考於此也。故於注圖書。則曰。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記遺文後。則曰。非有所受於人。記書堂。則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而其問答之間。則常謂希夷未嘗有濂溪之說。濂溪之說。未嘗出於希夷。周子自爲周子之學。而未嘗考夫邵子者。邵子自爲邵子之學。亦未嘗考夫周子者。而斷然以爲無所傳授。而不出於希夷。而敬夫亦以謂自得之妙。非數子所得而知也。

若夫邵學，則雖穆李之前，不著其傳。先儒謂有深意，而始推及理，自得爲多。固有如二程之者，然其源言之隱於方士，而發於希夷，爲無可疑，而不必強爲授於王豫，得之歸藏之說也。蓋義理人心之所同，不必託之異人異書，而後神義理天下之公器，雖得之方外之書，亦不當爲之諱也。若言希夷之學，則當以邵學爲正也。彼以五十五定四方之位，以水火木金爲四正卦之象，分四象之數，自左旋去三，而生四偶原。卦之畫，則關氏之說，而范氏取之者，然其所合，乃文王之八卦，固已與邵學不合矣。亦安可以僞而攻僞也哉。夫前之所論，皆託言出於希夷，而不合乎邵學者也。若朱子發張文饒，又求之邵學而失之者也。若夫朱子，則極邵子之大，盡周子之精，而貫之以程子之正也。後人惡得而議之。雖然，抑有一說，而竊附於朱子之後。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爲陽中之陰者，即陽動中之爲陰靜之根者也。原本無字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爲陰中之陽者，即陰靜中之爲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即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即生水火也。而易之爲書，所以首乾坤，中原作終坎離，終既

濟未濟。而先天之爲圖。中孚、頤、小過、大過。各以其類而居於正也。如是。則周子、邵子。其學雖異。先天、太極。其源雖殊。而其理未嘗不一。而其所以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若夫其自爲圖者。則曰。河圖之數。凡五十五。而十位。洛書之數。凡四十五。而九位。舉不合。夫畫三卦八。錯綜之六十四。若以位言。則去九與十。合夫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數。然不知所以爲卦。所以爲畫。雖爲推衍。湊定。不免牽合。若五十爲衍母。一九爲衍數。則揲著求卦之法。非按圖畫卦之本。此其爲說。似也。然及自爲圖。則亦不外乎十數。而爲白圈黑圈。爲五相間而爲十。以白爲天奇。以黑爲地偶。取三奇爲乾。三偶爲坤。其餘卦。取之亦然。觀其附合。乃有纂組華紛之極。所不能爲者。而謂出於天之自然之數。必如是。而聖人之畫卦。如根幹枝葉。迫於不得已而然者。亦必如是。是則可疑之大者。若其以天五地五。合各一。太極而爲六。爲重卦之本。二五相合而爲十。爲揲著之本。凡其不可曉。皆此類。而其假合。悠謬。又有出於林黃中、郭子和。百千之下者。然其反復辨論。幾數萬言。蓋有欲盡廢先儒。而獨行己說之意。嗚呼。朱子之於河圖。雖推本爲卦畫之源。而欲人玩心於其間。然亦有不切之戒。而其爲說。第於其理可通。而事有證者。而敘次之。然亦有傳疑。而未嘗以爲河之所出。伏羲之所目覩者。必如是也。今斯人也。旣以先儒之或有所傳而來者。盡以爲非。而於千萬世之下。出於己手之所纂畫者。自斷以爲必合乎天之所出。則是以天自處。其所見亦必有甚異於人者也。惜不得從而問之。姑與諸說雜而記之。以俟參考。

本義於中孚象。則曰能致豚魚之應。小過象。則曰能致飛鳥遺音之應。於小過之初六飛鳥以凶。則引郭璞洞林或致羽蟲之擊者。以釋之。予謂於其凶以擊言。則所謂吉之應者。疑其爲致禎祥也。然嘗有問朱子豚魚之應。謂其致豚魚者。而朱子亦不敢遽以爲然。亦不知其所謂應者。又將何所謂也。或曰。頤中孚皆有離之象也。離則有水蟲之象焉。故在頤則爲靈龜。在中孚則爲豚魚。是特取其象焉爾。非必謂其真有所致也。是皆不可得而知矣。獨信及豚魚之言。昭然甚明。其吉將不在夫豚魚。而在夫此者。則可原作得而知也。孫仲誠筮遇中孚不變。求余說以告。

節象

渙。先陰而後陽也。自一陰一陽。而二陰二陽也。故爲渙焉。渙散也。節。先陽而後陰也。自二陽二陰。而一陽一陰也。故爲節焉。節。止也。以卦之象而言之。澤所以限水。水遇澤而止。皆節之義也。以卦之德而言之。方說而遇險。險而以說行之。又皆節之義也。夫事物之有限而止者。節也。而節亦一事物也。獨無所謂有限而止之乎。知節而不知節。其節焉。於彼雖爲節。於節則爲不節也。此取節而至於苦者也。在物皆有自然之節也。若因其節而節焉。猶支之有節。分之有段。亦風行於水。自然披離之爲渙而已。若節而至於苦。則非自然之節矣。凡卦之所謂亨與貞者。其亨與貞。皆同。而所以爲亨與貞。則異。渙。卽亨也。亨在事先。節有亨之道而已。亨在事後。然易無無貞而亨者。猶物之無無陰之陽也。亨在事先者。其卦以亨爲主。而守之以貞。亨在事後者。其卦以貞爲主。庶幾其有亨也。在渙。其辭有聚渙之象焉。在節。其辭有苦節之戒焉。渙

非必渙也。節非必節也。未節，則思所以節焉。已節，則思戒其所以苦節者焉。動久而以靜節之，靜久而以動節之，皆所以爲節也。知此，則知其所謂亨與貞者，亦隨所遇而變也。夫人遇節，當以象辭占，故爲言其義例之大略焉。

太極圖後記

太極圖、朱子發、原作所，據元文類改正。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原作亦以，據元文類刪以字。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錄爲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爲非止爲种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爲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藉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考乎潘誌之過，而又不考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原作之，據元文類改正。圖爲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也。於乾道己丑，已序於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由師傅，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說意頗合，以詠學於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無所不貫。於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祕爾。又八年，而爲圖書註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爲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考乎此，故其爲說之不決於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舊爲某氏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爲浮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而其

理之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爲陽中之陰者。原本脫即陽動中之爲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爲陰中之陽者。即陰靜中之爲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即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即生水火也。至元、丙子、八月望日。靜修新齋記。

積善記

善之在積也。寂然不動。道之體立。所謂易有太極者也。及受命而出也。感而遂通。神之利用。所謂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者也。猶之圖也。不用五與十。不用云者。無極也。而五與十。則太極也。猶之易也。絜靜精微。絜靜云者。無極也。而精微。則太極也。知此。則知夫積中之善。以一二而具五十。無用而無所不用。謂之無則有。謂之實則虛也。而其數之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則亦陰陽奇偶而已矣。故自掛勃之奇而十二之。則陽奇而進之不及夫偶者。爲少陰。陰偶而退之不及夫奇者。爲

少陽而四之。則三四五六合夫畫。奇全偶半合夫數。而畫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位之陽少而陰多。故有自一進一而爲偶。自偶退一而爲奇之象也。自過揲之策而十二之。陽奇而退之不及夫偶者。爲少陰。陰偶而進之。不及夫奇者。爲少陽。而四之。則六七八九合夫數。奇三偶二合夫畫。而數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數之陽實而陰虛。故有自一虛中而爲偶。自二實中而爲奇之象也。蓋掛扚之奇徑一。而過揲之奇圍三。而掛扚過揲之偶。鈞用半也。故分掛扚過揲而橫觀之。則以陰爲基。而消長有漸。分四象而縱觀之。則亦以陰爲平。而低昂有漸。其十二之。則自右一而二。自左二而三。其四之。則自右三而六。自左六而九。如水之流行。觸東而復西。其消長。則其自然之淪滄。其判合。則其盈科而後進者也。此皆自夫一行邵子之說而得之。知此。則知夫誤推一行三爻變一作八卦之象。謂陰陽老少不在乎過揲者。爲昧乎體用之相因。而誤推邵子去三用九之文。謂七八九六不在乎掛扚者。又昧乎源委之分也。由此而極其奇偶之變。以位。則陽一而陰二也。以數。則天三而地兩也。初變之徑一而圍三。以爲奇者。三而得之。是以老陽少陰之數多也。後二變之圍四用半。以爲偶者。二而得之。是以少陽老陰之數少也。分陰分陽。則初一變皆奇。而後二變皆偶也。迭陰迭陽。則去掛一初一變皆偶。而後二變皆奇。又如畢中和天地人之說也。其變也。自一生二。二生四。而又四之。四生八。八生十六。而言。則畫卦之象也。自四乘而十六。十六乘而六十四。則重卦之數也。故初變而得兩儀之象者。二畫卦之數也。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者。四畫卦之數也。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者。六畫卦之數也。自兩儀之陰陽而言。其用數。則乾兌離震。皆十二。而巽坎艮坤。皆四

也。自八卦之陰陽而言其體數。則乾坎艮震三十二。原作一。據元文類改正。而巽離坤兌三十二也。自二老二少之陰陽而言其饒乏。原作之。據元文類改正。之數。則又如四象之七八九六也。六變而得四象之畫。則每位之靜變。往來得十畫卦之數也。又二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皆靜者爲多。變者爲少。而一爻變者居中。其靜與變。皆老陰爲多。老陽爲少。而二少居中。積畫成卦。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十五畫卦之數也。又三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亦皆靜極者爲至多。而變極者爲至少。而又一爻二爻。進退於其間。其靜與變。則皆坤爲至多。乾爲至少。而三男三女。進退於其間。因而重之。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二十畫卦之數也。又六畫。則總其數矣。其進退多少。皆與八卦之例同也。此皆自歐陽子七八常多九六常少之一言。而推之。與夫後二變。不掛不知其爲陰。而使二老之數。與成卦同。二少之數。與二老同。而參差益甚。其初一變。必鈞不知其爲陽。而於乾坤六子之數。勉強求合。乃若四十九善而虛一。與五十善虛一。而掛二者。固有間矣。此以善求卦者也。若夫以卦而求變也。則自夫交易已成之體。爲變易應時之用。由兩儀而上。自紆而促。八卦循環而其序不亂。以遠御近。以下統上。而皆有文之可尋也。以變而求占也。則自靜極而左之。一二三四五。自動極而右之。一二三四五。極自用其極。而一則專其一。居兩端而分屬焉。二則分其爻。居次兩端而分屬焉。動則上爻重。而靜則下爻重也。三則分其卦。居中自爲兩端而分屬焉。前則本卦重。而後則之卦重也。動中用靜。靜中用動。靜多主貞。動多主悔。而皆有例之可推也。然自此而極言之。則以六甲納之。其卦之序不亂也。以互原作元。據元文類改正。取之。其序有漸。而亦不亂也。以伏求之。其序亦有漸而不亂也。以世

位反圖而推之。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進退有序，逆順以類而不亂也。以策數卽圖而考之。則在兩儀而一消長，在四象而二消長，在八卦而四消長，在十六而八消長，在三十二而十六消長，故長中八消，消中八長，皆震爲巽之消，而坤爲乾之消。巽爲坤之長，而震原作爲乾原作之長，而不亂也。以揲變之數，應圖而推之，則其多少，又合乎一一爲乾，八八爲坤，以少爲息，以多爲消，而亦不亂也。是則按圖畫卦，揲著求卦，莫不脗合矣。然而朱子猶以大衍爲不自然，於河圖而變揲之左，可以形右，卦畫之下，原作不據元文類改正可以形上者，又以爲短於龜也。原本脫也字據元文類添入其三索之說，則一行有成說，旣取之於本義，後復以爲不必然，而卦之陰陽之奇偶，畫與位合，則大傳有明文，旣著之筮說，而不明言於啓蒙，是又恐後人求之過巧，而每遺恨不能致古人之詳者也。若以奇策之數，合之圓圖之畫，則四十八，一卦之畫也，其奇之十二，卽乾之陰，而策之三十六，卽其陽也。三十六，自九進而得之也。九，陽也。三十六，亦陽也。全陽也。其奇之二十，卽兌離之陰也，而策之二十八，卽其陽也。二十八，自七進而得之也。七，陽也。二十八，陰也。陽合於陰也。其奇之二十四，則坤所去之半也，而策則所用之二十四，陰也。二十四，自六進而得之也。六，陰也。二十四，亦陰也。全陰也。其奇之十六，卽艮坎自上所去之十六也，而策之三原作二據元文類改正，十，二，卽其所用之半，并上所餘之八，陰也。三十二，自八進而得之也。八，陰也。三十二，陽也。陰合於陽也。其震巽之不用，則猶乾之不用陰，坤之不用陽也。其奇策之八，方數之變也。掛勃之六，圓數之變也。此邵子之說也。然前之奇策之所當陰，不若陽之齊，後之六八之所應圓，不若方之備，是必有深意也。第未能考而

知之。又不知朱子之意以爲如何。此因櫝著而記之。至元十年春二月吉日櫝成記。

讀藥書漫記二條

人秉是氣、以爲五臟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亦流通。其色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若汎然。然其在我而同其類者、固已膈焉而相合。異其類者、固已拂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而自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腐骨、蕩爲齏粉、相錯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源一也。故先儒謂木、味酸。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之纏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脈。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通也。推而言之、其吉凶之於善惡、亦類也。天生此一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己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葺橋茱萸以治氣。魚鼈螺蜆、治溼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

說

唯諾說

唯、恭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

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受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無陰陽者。而聲亦然。其意象之清濁闔闢。亦莫不合也。姑以進退存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而禮樂之所由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豈但人乎。物之聲亦然。豈但聲乎。凡形色氣味。皆然也。而况古今之時變。事物之倫理。聖人何嘗加損於其間哉。雖然。妙此理而宰此事者。心焉而已矣。必盡夫心也。然後聲爲律而身爲度。苟爲不然。幾何其不爲無適非道之道。作用是性之性也。

唯諾後說

天之聲清而上。地之聲濁而下。形感而聲出焉。理於是乎在。來之聲必來。去之聲必去。事感而聲出焉。理亦於是乎在。初無心曰。天地去來也。至於一草一木。其聲亦必象其形。曰樹有植立之象焉。曰枝有散殊之象焉。至於曰鵝。曰鴨。曰雞。曰雀。曰鴉。之類。則又因其聲而聲焉者也。鷓鴣所以協鵝也。喈喈所以協雞也。言語生於有聲之後。而其理具於有聲之前。有聲之後。則古今方域。日益不同。人惟見其不同。而不知其同也。知其同。則知吾之所以說唯諾者。不但說唯諾也。授坐而立。授立而跪。齟齬於其形也。當唯而諾。當諾而唯。齟齬於其聲也。聖人之所以制禮者。非誠有制也。特知之焉爾。

道貴堂說

邵康節詩。雖無官自高。豈無道自貴。非以道對官而言也。但言道不以此爲有無爾。若以爲對。則其淺狹急迫。非惟不知道之所以爲道。而慕外之私。亦必有不可勝言者矣。河間李生。撫邵氏詩名堂曰。道貴求

其說於子故云。

遂初亭說

君子立心之初曰爲善而不爲惡。曰爲君子而不爲小人。如是而已。苟爲善也。爲君子也。則其初心遂矣。夫道無時而不有。無處而不在也。故欲爲善。爲君子。蓋無時無處而不可。而吾之初心。亦無時無處而不得其遂也。若曰。吾之初心。將出以及物也。苟時命不吾與焉。則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出而處也。無所可爲者矣。若曰。吾之初心。欲處而適已也。苟時命不吾釋焉。則亦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處而出也。無所可爲者矣。道果如是乎哉。詹事張公子有予。知其心爲最深。蓋樂爲善。而惟恐其不爲君子者也。今築亭名以遂初。而其心乃在乎閑適。而諸公爲詩文以題詠之者。以子有期望甚重。才業甚備。又皆責其心當在匡濟。皆不可也。夫義當閑適。時在匡濟。皆吾所當必爲者。然其立心。則不可謂必得是也。而後爲遂。苟其心如此。則是心境本無外。而自拘於一隅。道體本周徧。而自滯於一偏。其爲累也。甚矣。子有其以吾言思之。久之必有得也。至元壬辰重九日。劉某書。

憲齋說

近世士大夫。多以頑鈍椎魯。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彼其人未必真有是也。亦非故爲是謙託而然也。蓋必有所取焉耳。然其所取之義。有二焉。蓋或病夫便儼皎厲之去道甚遠也。思欲自矯以近本實。於是不得已而取之。而其意若曰。與其失於彼也。寧失於是。此其毀心於義爲無所失也。或爲老莊氏之說者。則

不然。以爲天下古今必如是而後可以無營而近道。保嗇而自全也。此則擇而取之。非不得已也。而其意則將以自利而已。使前之說行。亦不過人人尙質。而於世固不爲無益也。若不幸而此說一熾。則天下之人皆將苟簡避事。而其爲害庸有既乎。嗚呼。一事之間。心術之微。其義利之分。有如此者。不可不之察也。安肅劉仲祥。明敏博物。專門禮學。以慙名其齋。蓋將以自矯。而非以自利也。故予旣爲題其扁。復以是說列其左。劉某書。

皇甫巽字說

朱子謂周子之所謂剛柔。卽易之兩儀。而各加以善惡。則易之四象也。以陰陽之大分言之。陽爲剛。爲君子。陰爲柔。爲小人。剛宜善於柔也。以剛而善。則固美矣。以剛而惡。則不若柔善之爲愈也。是君子小人之分。不係乎剛柔。而係乎剛柔之善惡而已矣。剛之善。陽之陽也。柔之善。陰之陽也。然剛柔雖各有善惡。而所謂善者皆陽。所謂惡者皆陰。是剛柔之善惡。又不係乎剛柔。而係乎陰陽而已矣。蓋猛也。隘也。強梁也。陰之慘。屬焉。慈也。順也。巽也。陽之舒。屬焉。爲陰之屬。在陽亦爲惡。爲陽之屬。在陰亦爲善。此聖人之所以拳拳於陽而扶之。人之所以尊夫陽而貴之者也。皇甫安國。名其子曰巽。蓋亦就其氣稟之偏於剛者。而揀之也。旣長。誤以予爲鄉先生。以巽執贄來見。而欲予有以字而教之。予字之以伯陽。曰。巽乎。汝剛也。亦思夫所謂陽焉。汝柔也。亦思夫所謂陽焉。剛柔惟汝之所適也。陽之是趨。則予之所望焉。

張潛名說

張氏子、從予學。既長、而更幼名。予命之以潛、曰：潛乎！吾語汝潛。夫人之家、或未振、而有以振者、必卓越非常之人也。人而未自振、思所以振之、非挺拔特立蹇蹇自負者、不能也。爾之家、卑而未顯、爾之質、柔而懦、^{一作}慙。予又潛爾也。反欲爾之潛也、惑矣。雖然、爾獨不知夫天地之凜然者乎。此潛之象也。剛健之初、君子自強之始也。躍也、飛也、自潛而來也。以傳新而家、以道立而身。汝之潛也不然。渾渾淪淪、混於常人。以終其身。顧爾自能之、予又何教焉。抑又有一說、我將終教之、大矣。而後小之、潛也。明矣。而後晦之、潛也。不大而小、不明而晦、固宜也。亦曰：予潛自欺也。潛乎、無負爾名。

王景勉名字說

故人王利夫、請制其子名。王氏世居、與予外家鄰。予外祖楊公字勉之、實王氏之鄉先生也。以之名其子。孰云不可。遂名之曰景勉。勉者、將以力行也。可字之以履、而以文配稱焉。曰履文。至元己卯二月癸未、容城劉某書。

以中李公名字說

公之先、契丹氏之族也。其氏李、則遠有端緒。而碑誌存焉。名、則國語譯云鐵也。公見國朝諸貴族、多因官、若名、以氏。又有從而字之者。自以氏李、則既有所承。而名字尙未稱。其心若有闕焉。遂以爲請。予名以鑄、而字之伯堅。蓋存其初名。又本其所自出、而就以爲勸焉耳。至元庚寅二月吉日、容城劉某書。

嘉氏子字說

名己原作所稱者。故多示謙字。因名而生義。人所稱者。故多致尊美之意焉。若曰子、曰彥、曰卿之類。固無自稱之理也。後世不之察。每每錯亂。故有於稱呼之間。或不順者。今嘉氏子名淳可。字士真。蓋因名而生。以致尊美之意也。至元己丑冬至日。牧溪翁書。

靜修先生文集卷二

序

中祀釋奠儀序

堂寢之制、非古也。像設之儀、非古也。而釋奠之禮、獨從古焉。未免有情文相戾者。如神不地坐、而簠簋前陳、神不面東、而拜或西向。此皆先儒所欲爲之修明而未暇者也。雖然、以今觀之、其所謂情文相戾者、學者亦不復盡見之矣。而况先儒之所欲修明而未暇者乎。安肅劉仲祥、集諸家釋奠儀、以成是書、施於今之學者、不爲無益。然向之所謂情文相戾、與夫先儒所欲修明而未暇者、學者亦不可不知也。至元戊子八月望日、劉某序。

篆隸偏旁正譌序

小學之廢、尙矣。後世以書學爲小學者、豈以書古之小學、六藝之一乎。夫古之小學、果專於藝而已乎。而其藝果止於書而已乎。而今之所謂書學者、又果古人之所謂小學者乎。夫古人之於爲爲一字、書也。點畫顛末、方圓曲直、一出於法象之自然、非可以容一毫人力於其間者。而幼學之士、蓋欲卽此、而知其事、物義類之所在、因其形而求其聲焉而已矣。是皆天理人事之所當爲、非有一毫慕外爲人之私也。若夫

後世則虞有不知其姓。而顏有不知其名。顛倒側媚。惟好而已矣。而况於學者乎。嗚呼。世變降矣。雖一藝之微。亦莫不然。可勝歎哉。予今教授餘二十年。每欲令初學者。移臨模法書之功。而求知夫偏旁之所以相生。篆隸之所以相因。分六書爲類。而以次習之。願力有未暇者焉。今田生纂集凡隸書之形。雖相近而篆實不同。如奉泰奏秦春者。爲一書。非惟使爲篆者。不以隸而誤。而亦使爲隸者。知以篆爲本。真有用之書也。名曰篆隸偏旁正譌。而請予序之。予因傷古道之不復。嘆予志之不就。而喜生之勤篤也。故爲之書。至元丙子八月既望序。

陰符經集註序

予讀陰符經。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此言其體之自天而人者也。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卽觀天之道也。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卽執天之行也。此言其用之自人而天者也。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此則言聖人之兼體用。以天道立人極者也。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則非天性矣。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則非爲人心矣。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則又立天之道以定人者也。夫苟不以道定焉。則天人判而二。以道定焉。則天人合而一。二之則機過而相悖。一之則機定而化行。化行。則天地位。萬物育。而君臣父子。各得乎天理。而止其所矣。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此希天希聖之功。而所謂執天道。見天賊。立天道。合天人者。其天皆出乎此也。蓋九竅之邪未除。則不能靜而常動。若以三要爲害而絕之。則又一於靜而不動也。惟知夫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克其邪而反其初。則可以

動靜矣。其所謂動靜者，卽朱子之所謂動未嘗離靜，而靜非不動者也。其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則動而未嘗離靜者也。而殺機則動之過者也。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夫火剋姦潰，以其大者而言之，則龍蛇起陸，天地反覆之謂也。以其小者而言之，則九竅之邪也。知之修煉，以其大者而言之，則立天之道以定人之謂也。以其小者而言之，則伏藏動靜也。此其言之自相發明，若無所容夫說者。而中山趙徵士才卿之集註，近百家，幾數萬言，其志亦勤而學亦博矣。陵川郝侍讀，旣爲序之，復因外舅郭公，請一言於予。予謂經之出處意義，則前人已盡之，而其廣衍推稱，則郝序又無遺者。若兵家及養生家之說，予又未暇熟讀而悉知之。特疑蔡氏中篇所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說，若非正學之語，而有害夫道者，豈蔡氏早年之說耶？趙君必能攷夫此，故書以問之。至元八年四月望日，容城劉某書。

莊周夢蝶圖序

周寓言夢爲蝴蝶，予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爲齊物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爲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橫之變也。蓋失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才高意廣，有不能自己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眇焉之身，橫於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縋於外，得喪壽夭，困於內，而不知義命以處之。思以詫夫家人時俗，而爲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

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以妄自表於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真見其爲幻也。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吾之所謂齊也。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爲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於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鹵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爲之。得罪於名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甯之徒。固不足道。而世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其說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雖然。周已矣。其遺說亦其原作有據元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均。故卽其圖而戲之曰。圖汝者畫。辯汝者書。書與畫。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旣發。亦無有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旣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於前。發笑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周元文類無周字者。皋落楊內翰。而序圖者。劉某。繼序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夫也。

內經類編序

近世醫有易州張氏。學於其書。雖無所不考。然自漢而下。則惟以張機、王叔和、孫思邈、錢乙爲得其傳。其用藥。則本七方十劑。而操縱之。其爲法。自非暴卒。必先以養胃氣爲本。而不治病也。識者以爲近古。而東垣李明之。則得張氏之學者。而其論著治驗。略見遺山集中。鎮人羅謙甫嘗從之學。一日遇予。言先師嘗

教予曰。夫古雖有方。而方則有所自出也。鈞脚氣也。而有南北之異。南多下溼。而其病。則經之所謂水清溼。而溼從下受者也。孫氏知其然。故其方施之南人。則多愈。若夫北地高寒。而人亦病。是則以所謂飲發於中。附瘡於下。與穀入多而氣少。溼居下者也。我知其然。故我方之施於北。猶孫方施之於南也。子爲我分經病證。而類之。則庶知方之所自出矣。予自承命。凡三脫藁。而先師三毀之。研磨訂定。三年而後成。名曰內經類編。敢望吾子序。夫內經十六卷。素問外九卷。不經見。且勿論。姑以素問言之。則程邵兩夫子。皆以爲戰國書矣。然自甲乙以來。則又非戰國之舊矣。自朱墨以來。則又非甲乙之舊矣。而今之所傳。則又非戰國疑當作朱墨之舊矣。苟不於其所謂全書者。觀其文而察其理焉。則未有識其真是而貫通之者。今先生之爲此也。疑特令學者之熟於此。而後會於彼焉爾。苟爲不然。則不若戒學者之從事於古方。而學者苟不能然。則不若從事古方者之爲愈也。羅亦以爲然。予聞李死。今三十年。羅祠而事之。如平生。薄俗中。而能若是。是可序。年月日劉某序。

送張仲賢序

東南富山水之奇秀。而限於南北。不得周遊而歷覽之。使人恆鬱鬱不樂。而若有所失。自宋亡。百五十年之分裂。一日復合。凡東南名勝之迹。一日萬里。而惟其所欲焉。此固不屑屑於當世。以觀物自娛者之所樂得也。方天下無事。事有綱紀。士以才能自負者。每以無以自異於中人。而不得盡其所有者。以自嘆。今沿江南北。皆我所新有。民不習靜而多變。有弊以革。有害以除。此亦有志於當世。以有爲爲事者之所樂。

得也。堯山張仲賢，出金源名族，少嘗爲刀筆吏，鄉先生道之令學，乃能世其儒，作詩文有遠意，頗喜讀內典，於世味雖甚薄，而其可與有爲，與其所欲有爲者，則磊磊固在。自省掾出參山東，真定諸幕人而爲京官，復出而同知宣德，雖皆有能聲，然視其所存，則百不一二施。今宣慰淮東，則其所也，將行也，而訪予山中，予聞其有是行也，而東吳西楚，宛然吾扁舟之上矣。故吾與仲賢之意，向雖殊，而得其所樂，則一。乃舉觴引滿，各盡平生，旣而復與之盟曰：今公與予同樂矣，然未真得其樂也。或秋風春水，我將圖南，公與賢州牧，郊迎於淮海之間，予因訪淮東之父老，及公之僚佐，得公之所施設，於是以大白壽公，而公乃指顧江山之勝概者，以醕我。於是時，予二人之樂，又將不止此而已也。仲賢曰：然，謂旣有盟，不可不載之辭，故書以贈其行。容城劉某序。

送郝季常序

名家之子弟，處天下之至易，而亦處天下之至不易。苟能勉焉自立，而少異於衆人，則皆得因緣馮藉，以立事功。苟爲不然，在他人未必遽得貶斥，而已爲清議所不容矣。季常於其兄使宋之二年，請介行人以問罪遣之，而宋人不納。後十年，又請焉，下大臣會議，以爲不可。明年，又請焉，不得已，復遣之。至建康而還，幾死者凡十數。其事雖無成，而其可與有爲者，於此亦可以見之。舊嘗從予授詩書，又知其爲有志者，今其將爲州於穎也，載米與幣，而過予以別，且請予有以告之。予無以告子也。子行矣，予固已言之矣。勉其所以處天下之至易，慎其所以處天下之至不易者，而已矣。予無以告子也。容城劉某序。

送翟良佐序

予昔聞翟氏之先人。有隱德於人。其事甚悉。存之於心有日矣。特未有以信之者也。渡江之役。而良佐與焉。自江淮抵閩。越觸炎熱瘴癘。遂病不起。時氣運方戾。而南北之人。病死相藉。奄然一息。孰能勝之人。固不望其生。已亦不復以生理自念矣。及還。則鄉里雖驚其至。然形容非昔。而生氣若奪。識者尙憂之。後二年。予居山中。忽報新除江州路判官來訪。出應。則隱然昔之良佐也。凡事有智數之所不能測者。必有一定之天存乎其間。昔予所聞。於是乎有以信之矣。良佐好善喜讀書。今將爲政矣。其思夫天人之際。雖反覆變亂之極。以人勝天。以文滅質。而氣失其平。其所謂一定之理者。固未嘗有毫髮僭差以負於我。則其政必有異於人者矣。予行矣。予將觀子矣。登廬山。泛九江。徘徊於濂溪白鹿之間。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意。而良佐見輕舟凌波隱見。垂綸長嘯。鼓楫而歌。如太康之漁父者。其必我也。

李公勉復初名序

天之授予曰人焉而已矣。凡配人而稱其美。如賢人善人之類。雖其高下之品不同。要其所指稱也。各有其限。皆不足以盡人之大也。如天也。或稱之曰上天者。言其崇高也。或稱之曰神天者。則言其變化也。皆不能以相兼也。若止曰天而已。則其天之全體爲盡見也。惟人也亦然。今有人稱之曰子賢人也。子善人也。則必欣然而悅。稱之曰子人也。則將怫然不悅。蓋不知天之授予曰人者之爲大也。苟知之。將終身汲汲。望有以少及乎人之稱。而未能。而向之所以欣然而悅者。亦將陋之而不屑矣。無極李公勉。幼名授。

親所命也。及冠而字，則已孤矣。嫌授幼名也，而更曰策，今也公勉知其所當勉者，在乎天之所授也。卽幼名而稱之終身，古人之道也。已孤，則其名又所不忍更也。於是慨然因祭以告其親，而復乎初。嗚呼，公勉其有志也耶，其不苟也耶，吾知其必能思其名而勉之矣。因其請也，告以是說，年月日汎翁序。

賜杖詩序

至元二十九年春，上賜侍衛都指揮使王公慶端西土所貢雕玉杖。公旣捧以拜，天下聞之，作詩而美之者五十餘首。公分爲三卷，命某爲序。某曰：夫古人自授田百畝，含哺鼓腹，以至於列土分封，萬鍾千駟，凡上之所以賜下者，宜隨其分位而無不足焉。蓋其職然也，非有所爲而賜也。自力田以租，至於御金革而理庶務，凡下之所以勤上者，宜隨其分位而無不盡焉。亦其職然也，非有所爲而勤也。上之人若曰：是所以鼓舞之也，是可以駕御之也，以是而賜焉，其下亦曰：私惠之可懷也，厚賞之可致也，以是而勤焉，則不惟非所以爲君臣之義，而其更相責望之間，一有不至，則其職從而虧矣。後世君臣之不終也，其以此歟。然則臣之於君之賜也，宜如何哉？曰：敬之而已矣。榮之而已矣。如古人之正席先嘗，乘服以拜者是也。某舊聞公嘗被錦衣貂裘之賜，惟於巡衛錫宴則服之，及退則襲而藏之，惟謹。蓋知是禮也。今其於杖也，其所以敬而榮之者，亦必有以處之矣。此則詩人已略言之。若夫聖上以如天之仁，推赤心於天下，必不一杖之故，遽圖責報於臣下，而公之平昔以忠勤著聞，蓋出於性分之所固有，而行其職分之所當爲，必不以一杖之故，然後加勉於國家，此雖詩人之所共知，而其言則未有及之者也。敢以是爲序而補其闕。

云。明年二月望日。劉某謹序。

都山老人九十詩序

慶都之山。有老人焉。姓劉氏。少值兵亂。未嘗一日去鄉里。而兵亦不犯之。今年九十。尚無恙。子孫滿前。田園如故。而老人不知其老也。燕趙諸公。作詩而壽公者甚多。其子式集爲一卷。將時諷詠之。以侑捧觴之樂焉。復請予書其事而序之。予讀而竊有感之者。金源貞祐。迄於壬辰。河之南北。兵凶相仍。生意殆盡。而先儒所謂天下蕭然。洪水之禍。蓋不至此者。惟是時足以當之。夫天地氣運。壞亂若是。而人物生乎是氣之中者。乃所謂命也。將何術以逃之哉。而老人居南北之衝。乃若與世變不相與也。豈氣稟之異。雖天地之運。亦不得而奪之耶。抑存之深而積之久者。有以勝之耶。或偶然也。是固不可得而知之矣。然而此老人之所以自壽者也。夫人子之所以壽。夫親如悅其心志。而安其起居。時其寒溫。而節其食飲者。又非一也。今老人九十而康強。由是而登上壽。一步武之間耳。式其勉之。子欲我序九十詩而已乎。年月日。容城劉某序。

壽史翁百歲詩序

翁年九十六。百歲舉盈數也。翁。保定祁人。有子。今爲郡從事。從事先爲宰府掾。請出。求爲鄉郡。以翁故也。尹以下。聞從事有親年及百。擁車騎。持酒肉。造翁爲壽。敬老也。親賓佐也。夫人生滿百。舉世無幾。唐人稱九十爲人瑞。况百歲乎。漢官儀。三老五更。取男女全具者。蓋以男女全具爲可貴也。宋故事。民百歲。男子

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蓋以有子而仕尤爲可貴也今翁旣百歲又有子而仕仕而又爲鄉郡其爲人所歌詠之也宜哉至元辛卯二月望日樵庵序

田景延寫真詩序

清苑田景延善寫真不惟極其形似併與夫東坡所謂意思朱文公所謂風神氣韻之天者而得之夫畫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與天者必至於形似之極而後可以心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謂意思與天者也亦下學而上達也予嘗題一畫卷云煙影天機滅沒邊誰從毫末出清妍畫家也有清談弊到處南華一嗒然此又可爲學景延不至者之戒也至元十二年三月望日容城劉某書

廉公惠更名序

故相廉公嗣子公惠舊名孚以其於兄弟之名字形取類爲不合也蓋嘗請於公而未及更今雖已孤而意恆若有闕焉者遂謀於予而更之曰怡而以告諸家廟焉蓋亦禮之變也而其取名之義則有取於兄弟雍睦之義也蓋公之臨終也以諸子恪恂等皆幼而公惠獨長懇懇目諸子而屬之也今其設心以爲旣以一名字形於兄弟不合且必求其合焉而後已而其取義則又專在於兄弟之義也以是而日警省焉先訓之不忘也其庶幾乎至元戊子十月旣望容城劉某序

古里氏名字序

吳景初請予制其子名自敘其爲女真人其祖石倫爲金大將爲金死本姓古里氏以女真諸姓今各就

其近似者。易從中國姓。故古里氏例稱吳。已數世矣。予聞之。大以爲不可。夫姓氏。乃先世有所受。而傳之子孫。其脈絡截然。有不敢毫髮亂者。今非有所禁。而自絕本根。附於他裔。顧乃因仍苟且。徇於流俗。而不恤。彼兒子之名。何所不可。而反以爲問乎。今先爲正其姓。然後名其子承。字之延伯。蓋示其不忘所天。而且有所貽也。如是。則古里氏其將爲著姓矣。後世子孫。雖欲改之。其可得乎。嗚呼。承也。其勉聽之哉。至元庚寅重九日。牧溪翁序。

徐生哀挽序

至元十二年秋九月。徐生景巖卒。其疾革也。泣謂予曰。養未終。學未成。廿六年而死。亦虛生也。欲吾子一言於石。庶其不朽。以少慰焉。幸終平昔之愛。而無遺死者之恨。其遺言於父祐。及其故人徐子擇。亦然。嗚呼。以生之明敏。而未冠能文章。旣長而講學不輟。夫豈不知其爲學。初不爲不朽計。而所以不朽者。又在夫人之一言。而人之一言。果可以託以不朽者。又不必區區之石也。今其哀懇如是。豈其氣方英銳邁往之際。而天遽然折奪之。其中有不能自己者乎。卽此而觀其所志。使天假之年。或有以致夫真不可朽者。亦未可知也。欲勒銘表墓。或分有未宜。乃敍生之才志。有如此者。率同志爲辭以哀之。亦庶幾乎與人。有終之義焉。明年正月旣望。容城劉某序。

靜華君張氏墨竹詩序

古之男女各有學。其所學亦各有次第。而莫不以德行爲本。如男子之所謂六藝。女子之所謂婦工。雖皆

其所當能而必用之者亦各居其末焉。然其所謂藝與工者乃內外之職。男女之工各有常分者也。蓋不惟不敢相越而知之亦有不暇者焉。是以詩書六藝之文婦學不得而與之。詩書六藝之文且不得而與之。而况後世之所謂書札繪畫雖男子亦有所不暇者而婦人又安得而與之哉。使其天資之美有不待學而能之者亦但當自寓而已。至於藉是以求知而傳永久則爲外事明矣。又暇屑屑於是耶。靜華君張氏蔡武康之女嫁爲喬氏妻而金源名士王翕然元裕之皆其外氏之親表故其家學遺澤蔚有風範而君之真靜端潔其氣類之合又有與竹同一天者。故素善墨竹而元郝諸公見之因爲詩歌以比其德。君皆不與知也。而喬氏集成一卷請予序之。將併刻之石焉。昔歐陽永叔作五代史敘王凝妻於雜傳之中。朱文公刪定楚辭錄胡笳於反騷之後蓋不無望於後世之爲士者矣。予因歌黃魯直詠姨母李夫人墨竹人間俗氣一點無。健婦果勝大丈夫之句。乃慨然爲書之。讀者亦當知予之書君者不在此而在彼。併敘男女之學古今之變庶其又有知所趨向者焉。至元辛巳二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記

宣化堂記

大哉化也。源乎天。散乎萬物。而成乎聖人。自天而言之。理具乎乾元之始。曰造化宣而通之。物付之物。人付之人。成象成形。而各正性命。化而變也。陰陽五行。運行乎天地之間。縣縣屬屬。自然氤氳而不容已。所

以宣其化而無窮也。天化宣矣，而人物生焉。人物生矣，而人化存焉。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小而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至於鳶飛魚躍，莫非天化之存乎人者也。天能物與之化，而不能使之不違其化。所以明人倫、察物理、作禮樂、制刑政，以修其道，以明其德。人欲化而天理，血氣化而性情，呻吟化而謳歌，暴天化而仁壽，洋洋乎而發育萬物，而放乎四海，盤亙天地，貫徹古今，而莫之違者，此聖人宣天地之化，以立人之化，而使天下後世宣之也。於是時，君宣聖人之化，大臣宣時君之化，列侯守令，又宣大臣之化。至於一家宣一長之化，一身宣一心之化，一事宣一理之化，一物宣一性之化，而宣宣而復化，宣而不已。至於不宣化而巳，至於無所化，故人伸天化之上，天隱人化之中，合人物於我，合我於天地，融溢通暢，交欣鼓舞，無所間隔，無所壅蔽。人化宣而天化成矣。自世教衰，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而列侯守令，又不能承流而宣化，所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而天化窒，羣生寡遂，黎民未濟，而人化息。噫，天地之化，會於人心，聖人之化，布於方策，顧人之宣之者何如耳。順天治中，周侯孟賡，故都連公之長子也。學業淹備，才術通濟，而深識治體。昔郡牧劉公病且卒，而繼者未至，侯以獨員主治，有聲。嘗於時豐政暇之際，新其府之公堂，謂是堂者，一道聽政之所也。上之化由是而宣，乃大書其扁曰：宣化。蓋亦有意於宣其上之化也。且請予記之，以爲執事者律。予申之曰：堂以是名人登斯堂，思所以下教令，思所以變風俗，思所以息獄訟。上恐負朝廷興化之意，下恐負吾民望化之心。如是，則雖無斯名，堂以是名人登斯堂，苟俸祿於此，待日月於此，行賄賂於此，教化不行，則歸之上，風化不美，則歸之下。如是，則雖有斯名，安用斯名。

嗚呼。堂既以是名矣。登斯堂者。無負我侯。無愧斯名。至元庚午十二月朔。易川劉駟謹記。

歸雲庵記

易有鄉曰淩雲鄉。有道庵曰歸雲。鄉民劉用之所作也。用家有田千餘畝。水磴二區。白金二千兩。性薄於自奉而喜施予。乃並其居築老子祠。祠側爲環堵十餘。客有學老氏之靜者。延而居之。凡衣食皆給焉。使得一意於學。而無事相往來。如是者二十年。其田財費以盡。而用亡矣。客亦散矣。今但有奉祠者。數人而已。嗚呼。用亦勤矣哉。蓋聞燕山竇氏之風。而興起者。惜其智力止及於此而已也。昔予遊西山。過其鄉。而徘徊者久焉。見其山水雄勝。雲煙奇麗。慨想一時賓主之樂。不覺有飄然遺世。冷然長往之志也。至元丙戌。用之女夫鄧淵。拜予請紀石以旌其事。予問用他所行。曰。嘗收癘老十餘人。養之家終身焉。又通瘍醫。以藥授病者。不責償。問用時環堵客。曰。往往以道術知名。亦有被徵車。賜真人及師號者。問今奉祠誰。曰。丈人。時客崔徵士之徒也。問築祠始末。曰。今五十年矣。問祠所里名。曰。沈也。余於是念疇昔之經行。傷有志之不就。取老氏之旨。爲歸雲之章。授今奉祠者。俾歌之以爲步虛之變焉。惟靈居兮大無鄰。旋一氣兮凝雲。忽乘之兮下覽。思明示兮德之門。相彼髦士兮尙不稱老。况軋之尊兮有嚴其昊。孰守虛柔兮恆處予道。眷茲人兮與俱。命白雲兮前驅。渺何方兮故域。雲遙遙兮踟躕。是年三月望日。容城劉某記。

何氏二鶴記

何氏所蓄鶴。有雌雄不雜處者。兩。凡鶴之被蓄者。多不卵。而其雌卵二。他雖卵而不生。而二卵皆生。他雖

或生、亦不長息而死。今卵而生者，已翩然二鶴矣。南州士大夫名以瑞鶴，而請其說於予。夫人，天地之心也。心故可以帥夫氣，而物則氣之所爲也。故物有自我而變者，而鶴何瑞之有焉。苟我之積於中而發於外者，莫不藹然慈祥，則彼物之浮沈於吾氣之中者，雖萬物失所，而獨全其生。雖氣類暴悍，而獨順其性。故貓有相乳者，雞有哺狗者，夫物固不得而自知之也。今何氏之鶴能有別，復卵而育也，在我必有以使之然者。雖然，自物而推之人，自家而推之國，吾之志所得而帥，吾之氣所得而育者，二鶴而已乎。至元十六年九月朔，容城劉某記。

馴鼠記

心之機一動，而氣亦隨之。迫火而汗，近冰而慄，物之氣能動人也。惟物之遇夫人之氣也，亦然。鼠，善畏人者也。一日靜坐，有鼠焉，出入懷中。若不知予之爲人者，熟視之，而亦不見其爲善畏人者。予因思先君子嘗與客會飲於易水上，而羣蜂近人，凡撲而卻之者，皆受螫，而先君子獨不動，而蜂亦不迫焉。蓋人之氣不暴於外，則物之來，不激之而去，其來也，如相忘；物之去，不激之而來，其去也，亦如相忘。蓋安靜慈祥之氣，與物無競，而物亦莫之撓也。平吾之心也，易吾之氣也，萬物之來，不但一蜂鼠而已也。雖然，持是說以往，而不知所以致謹焉，則不流於莊周列禦寇之不恭而不已也。至元七年十一月三日記。

饗發古器記

或者蓄一銅器，若古尊彝，其象拱泉而垂腹，羸其面，而坐則人焉。河東元裕之，爲之攷，定其爲古器無疑。

而謂其象則饜饕也。或者遂以劉敞、呂大臨例而圖之。欲以張博古之本焉。而且請予記之。嗚呼。人之於古器物也。強其所不可知而欲知之。則爲博物之增惑也。舍其所不可知而特慕其古焉。則爲玩物之喪志也。爲增惑爲喪志。皆非知好古者也。舍其所不可知者而求其所可知者。則古人之所以爲戒者。在我矣。因其所可慕者而思其大可慕者。則古人之所以爲古人者。在此而得矣。求知是知也。求慕是慕也。則人之於古器物也。固有可爲致知之一明德之端者也。夫如是。則吾惟恐君之不好古器。然亦恐君之終將不好也。至元丁丑十月朔。容城劉某記。

輞川圖記

是圖、唐宋金源諸畫譜、皆有評識者。謂惟李伯時山莊。可以比之。蓋維平生得意畫也。癸酉之春。予得觀之。唐史暨雜集之所謂竹館、柳浪等。皆可攷。其一人與之對談或汎舟者。疑裴迪也。江山雄勝。草木潤秀。使人徘徊撫卷而忘倦。浩然有結廬終焉之想。而不知秦之非吾土也。物之移人。觀者如是。而彼方以是自嬉者。固宜疲精極思。而不知其勞也。嗚呼。古人之^{一無}於藝也。適意玩情而已矣。若畫。則非如書計樂舞之可爲修己治人之資。則又所不暇而不屑爲者。魏晉以來。雖或爲之。然而如閻立本者。已知所以自恥矣。維以清才位通顯。而天下復以高人目之。彼方偃然其前身畫師自居。其人品已不足道。然使其移繪一水一石一草一木之精緻。而思所以文其身。則亦不至於陷賊而不死。苟免而不恥。其紊亂錯逆如是之甚也。豈其自負者。固止於此。而不知世有大節。將處己於名臣乎。斯亦不足議者。予特以當時朝廷

之所以享盛名而豪貴之所以虛左而迎親王之所以師友而待者則能詩能畫背主事賊之維輩也如顏太師之守孤城倡大義忠誠蓋一世遺烈振萬古則不知其作何狀其時事可知矣後世論者喜言文章以氣爲主又喜言境因人勝故朱子謂維詩雖清雅亦萎弱少氣骨程子謂綠野堂宜爲後人所存若王維莊雖取而有之可也嗚呼人之大節一虧百事塗地况可以爲百世之甘棠者而人皆得以芻狗之彼將以文藝高逸自名者亦當以此自反也予以他日之經行或有可以按之以攷夫俯仰間已有古今之異者欲如韓文公畫記以譜其次第之大概而未暇姑書此於後庶幾士大夫不以此自負而亦不復重此而向之所謂豪貴王公或亦有所感而知所趨向焉三月望日記

高林重修孔子廟記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聞有孔子廟枉道而拜焉詢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於五代之際久乃廢毀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卿率里中豪族盧劉田三氏始修葺之迄今至元庚辰圯壞幾盡禎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先志經營於其年之春逮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興祭器以祀事告成且爲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學官者原作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就質焉予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者各以所習之一無業而祭其先師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耶既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學官所得而私者耶詩書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得而私也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者斯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

吾之所以爲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淪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謹之力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惑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懈，頑等曰諾。且請書其辭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又明年秋九月晦日，容城劉某記。

退齋記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靜，出物而不出於物，制物而不爲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而不變者也。以理之相對，勢之相尋，數之相爲，流易者而觀之，則凡事物之肖夫道之體者，皆灑然而無所累，變通元文類有而字不可窮也。彼老氏則實見夫此者，吾亦有取於老氏之見夫此也。雖然，惟其竊是以濟其術而自利，則有以害夫吾之義也。下將以上也，後將以先也，止將以富也，儉將以廣也，衰將以勝也，慈將以勇也，不足將以無損也，不敢將以求活也，無私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以全其大也，柔弱將以不爲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貴也，無以生將以生也，知窪必盈，於是乎窪，知弊必新，於是乎弊，知少必得，於是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是乎爲樸素，知谿谷之可以受，於是乎爲谿谷，知鱗之勢必汙，盆之勢必溢，銳之勢必折，於是乎爲嬰兒，爲處子，爲昏悶晦寂，曰忿，曰武，曰爭，曰伐，曰矜，凡物得以病之者，皆闕焉而不出，知而示之愚，辯而示之訥，巧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辱，雖出一言而不令盡其言，事則未極而先止也。故開物之所始，成物之所終，皆揜焉而不與，而置己於可以先，可以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進退，可以左右之地，方始而逆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據會而要其歸，閱聲而收其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迹焉。雖天地之相盪相

生相使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測者、亦莫不在其術中、而况於人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疏而不得疏、欲貴而不得貴、欲賤而不得賤、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關鍵藁籥、不可窺而知、其機紐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冥、不可以形象而搏執也、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名、而爲人則慷慨有才節者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旣以甯失於有所不爲、戒在於無妄之往、自銘矣、而又請予文以記之、余固知仲禮之不爲老氏、不爲老氏、原作不老、爲據元文類改正。之退者、然亦豈真失於有所不爲者也、夫有所不爲者、弊焉而不知舉、變焉而不知通、固滯焉而不知所以化、而其終亦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要之則知不足而已矣、而人亦得而責之、而彼亦無所逃其責焉、原本無如字、據元文類添入。爲老氏者、之以術欺世、而以術自免也、予喜仲禮之退、而又欲其慎其所以退也、故極言二者之失、至元丙子八月、旣望、容城劉某記。

麟齋記

編修王之才、治春秋而專門左氏者也、嘗有取於獲麟之義、名其所居之室曰麟齋、而請予記之、夫獲麟、仲尼作春秋所書之一事爾、而春秋之義、非有居原作所係於此者、歐陽氏固已言之於前矣、然春秋之時、仲尼實天理元氣之所在、而與濁亂之氣數、相爲消長於當時、如麟者、則我之氣類也、其來也、固非偶然而來也、然而斯氣之在當世者、蓋無幾焉、在彼之氣、足以害之、在此之氣、不足以養之、由麟可以卜我之

盛衰由我可以卜世運之盛衰而聖人固不能愬然於其獲也。謂之致麟可也。謂之感麟亦可也。皆理之所不無者。雖在聖人之作春秋。因天道人事自成之文。從而文之。其義皆因事而寓焉。安可曲爲一定之說也。雖然。子既有取於麟。則吾不得嘿嘿於麟矣。夫麟之所以爲麟者。乃天地之所以生。而人之所以能爲天地之心者也。在春秋則聖人所賞之善也。在易則聖人所指之陽也。而人之所未嘗一日無者也。苟自吾身之麟而致之。則凡害人者。如長蛇。如封豕。如饕餮。如禱杙。莫不消鑠蕩滌於魍魎之域。而天下振振皆吾氣湛行之地矣。今聖人雖不得盡其所致於當時。然其所以扶此抑彼者。而斯麟固已麟於萬世矣。子之讀春秋者。予知子將思有以麟夫一齋而已也。雖然。予於聖人剝廬閉關之戒。見聖人之拳拳於此。乃嘆鳳鳥之不至。傷魯麟之致獲之心也。嗚呼麟乎。又當以聖人之心爲心。而自麟其麟也夫。

種德亭記

趙郡王允中其先太夫人所居之堂。而鄆城先生題以善慶。且爲之記。允中別築亭爲遊息之所。而寓軒先生題爲種德。求予記之。予聞或有疑夫善慶種德之意。若重出者。蓋不知二公命名之意。其脈絡所屬。有賓主之分焉。堂之名自我泝而上之也。而我爲承其慶者也。亭之名自我沿而下之也。而我爲有所種者也。就夫種以譬之。如去歲之所種。所以給夫今歲之用也。而來歲之用。所以仰夫今歲之種也。一不種焉。則其用也從而窮矣。今允中之所以承其慶者。既有所自。而其實亦見於堂之記矣。其後人之所以承於我者。必將自允中而出之。予嘗因是而求允中之心。三爲廉使。未嘗不以賑恤罷民。平反冤獄。爲事使

河南時。奏罷鎮南郎將爲民害者一人。力出良家。誤爲豪右所臧獲者。百餘口。此雖皆人所不敢爲者。然未足以知允中也。至於陳請省臺。嚴江浙鬻子之禁。上書天子。論國家儲副之重。使河南而哀江浙。守一官而憂天下。此可以見其心之忠誠惻怛之至也。由是而觀之。允中固不愧斯亭之名。而斯亭也。其將復爲子孫善慶之堂矣。二名相因。當反覆無窮。又何患其意之重出也耶。至元壬辰八月望日。容城劉某記。

鶴菴記

或贊大經鶴二。蓄庭中。遂名其菴。鶴。一日問予曰。子知我鶴名菴也。何哉。予曰。此在我而不在鶴。夫樂水者。吾見其知之周流同於水也。樂山者。吾見其仁之重厚同於山也。大經之機警高亮。遊心閑遠。發爲文章。清雄婉麗。可以鳴一時而傳後世。此非同於鶴者乎。故聞其聲。見其形。欣然而悅。非鶴可悅也。我之同於鶴者。使之然也。大經曰。予之於鶴。非但悅之而已也。子其爲我更思之。予乃顧鶴而嘆曰。謂大經爲厭世俗之卑隘。不可與處。思欲高舉遠覽。而與此遊耶。則其心狹矣。謂大經爲以己之軒昂。超卓勢利。不可得而羈縻之。姑引此以自况耶。則其心矜矣。狹與矜。大經不爲也。然則名菴之意。果安出耶。予觀古人之教。凡接於耳目心思之間者。莫不因觀感以比德。託興喻以示戒。是以能收萬物。而涵其理。以獨靈。如黃鳥之章。孰不賦之。而聖人則曰。於止。知其所止。夫斯鶴之呼之不來。長鳴下趨。亦常事耳。而子瞻乃嘆其爲難進易退。蓋亦黃鳥之遺意也。由此而推之。其遊於陰。知養也。感夜半。識時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里。有本也。其動也節。其鳴也律。用和也。月白風清。徘徊佇立。玩此數者。於縞衣元裳之外。甯無起予者。

乎。名菴之意。或出於此。大經曰得之矣。至元壬辰冬。十月望日。劉某記。

遊高氏園記

園依保城東北隅。周垣東。就城隱映靜深。分布穠秀。保舊多名園。近皆廢毀。今爲郡人之所觀賞者。惟是。予暇日遊焉。甚樂。園之堂。其最高敞者。尙書張夢符。題爲翠錦。或者指之謂予曰。此貴家某氏之樓也。今甫四十五年耳。已徹而爲是矣。嘻。人其愚哉。非不見之。復爲是也。奚益。予聞之。大以爲不然。夫天地之理。生生不息而已矣。凡所有生。雖天地亦不能使之久存也。若天地之心。見其不能使之久存也。而遂不復生焉。則生理從而息矣。成毀也。代謝也。理勢相因而然也。人非不知其然也。而爲之不已者。氣機使之焉耳。若前人慮其不能久存也。而遂不爲之。後人創前人之不能久有也。而亦不復爲之。如是。則天地之間。化爲草莽灰燼之區也。久矣。若與我。安得茲遊之樂乎。天地之間。凡人力之所爲。皆氣機之所使。旣成而毀。毀而復新。亦生生不息之理耳。安用歎耶。予旣曉。或者復私記其說。至元辛卯四月望日記。





3

4

2076

靜修先生文集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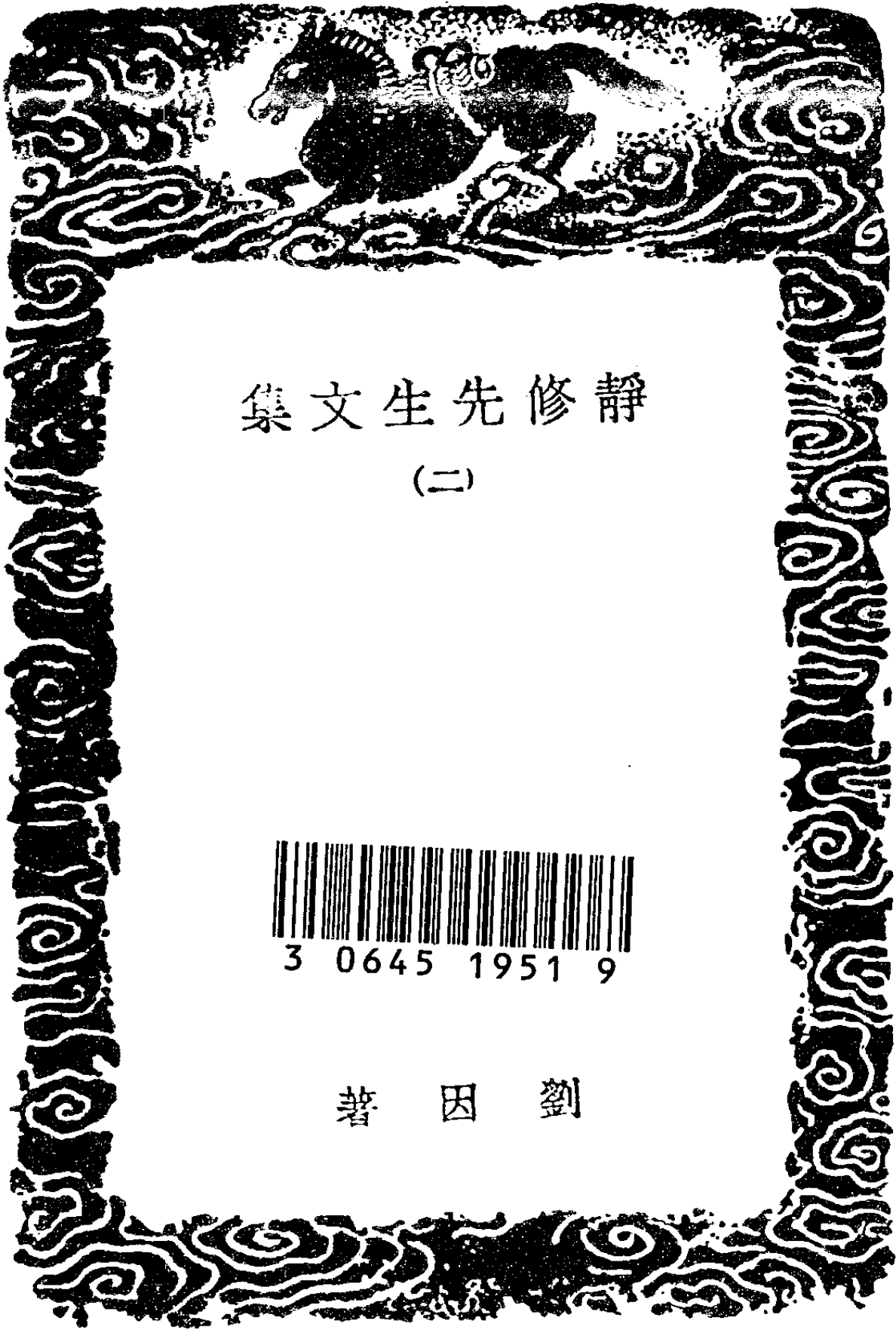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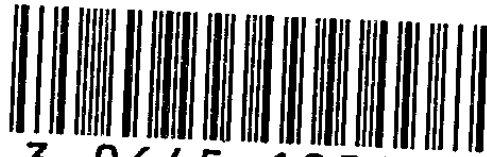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集文生先修靜

(二)



3 0645 1951 9

著 因 劉

靜修先生文集卷二

書後題跋

書饗養圖後

饗養之生於唐虞。猶水物之生於陸也。雖欲饗養。烏得而饗養。然其所以爲饗養。則陽中之陰所不能絕。雖欲不饗養。烏得而不饗養。以烏得而不饗養者。與烏得而饗養者遇。是以天下莫不見其爲饗爲養。而得以饗養之也。及世運降矣。人道晦矣。淳者漓而和者戾矣。關雎鱗趾之意息。而河圖鳳鳥之嘆興。饗兮養兮。此其時也。孰從而見其饗也。孰從而見其養也。而又孰得而饗養之也。此饗養之所以列於器也。夫饗養之所以列於器也。其所以著夫惡。則禹金以魍魎鑄。楚史以構机名也。其所以示夫戒。則尊彝之取象。盤孟之有文也。呂氏春秋。謂以象形飾者。周制也。或者曰。以形象識之。則殷器也。非周制也。是則不可得而知也。世且不可得而知。又烏得而知其用也。金臺田景延得古饗養。拱泉而垂腹。羸其面。而坐則人焉。其下若有承盤者然。河東元裕之爲之考。定其爲古器之無疑也。景延遂以劉敞、呂大臨例而圖之。其友郝伯常欲爲道其然而不果。而屬予嗚呼。人之於古器物也。強其所不可知而欲知之。則爲博物之增惑也。舍其所不可知。而特慕其古焉。則爲玩物之喪志也。爲增惑爲喪志。皆非知好古者也。舍其所不可



39648

083

112

2:2077

靜修文集

卷三

四七

知者而求其所可知者。則古人之所以爲戒者。在我矣。因其所可慕者。思其大可慕者。則古人之所以爲古人者。自此而得矣。求知是知也。求慕是慕也。則斯器也。固有爲致知之一。明德之端者。不惟在我之饗。以此而見。在物之饗。我將自此而得以饗。饗之也。至元丁丑正月丙寅。容城劉某書。

跋魯公祭季明姪文真蹟後

季明與盧逖同時遇害也。今公所謂仁兄愛我。俾爾傳言者。不應居逖之後也。果先之。則潛告之舉。自忠節發。而史爲遺誤矣。且公於其父之廟碑。自敍距師古爲四世。與忠節爲同祖。而新史乃以公爲師古五世從孫。與忠節爲同五世祖。不應公自敍亦如撰歐陽瑾碑之有誤也。舊史自以之推。爲公與忠節之五代祖。以忠節爲公之從父兄矣。不知新史何所據而改之。而汪應辰於公傳。辨師古五世之誤。於忠節傳。不辨其同五世之誤。亦可謂考之不精矣。是以知歐陽永叔不敢以新唐書世系列傳爲正者。不特張許孔氏而曾子固。所謂史誤者。又不特李白傳而已也。至元丁丑八月癸亥日。容城劉某書。

跋朱文公傑然直方二帖真蹟後

先生傑然直方二帖。郝奉使得之儀真。予觀其詞旨筆勢。則跨越古今。開闔宇宙。荆公實不足以當之。而其頽然其順。浩然其歸。方康節檢束之時。蓋亦無有也。書法自漢魏而下。壞於晉宋。極於黃米。此先生千古絕絃之論。觀者以此意求之。或有感焉。而於其讀先生之書。而得其心。則視凡世俗之所爲學者。皆在百尺樓下矣。又豈但書法而已乎。至元丁丑八月壬戌日書。

書東坡傳神記後

形、神之所寓也。形不同焉，而神亦與之異矣。予嘗愛韓魏公記北岳廟之言曰：嶄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衆派別，林焉而萬榦擢。岳之形也，條彘忽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電發。岳之神也，予謂惟是形則有是神，於是形而求是神，則得之；不於是形而求是神，則不得也。是以公又曰：廟而祭焉，非古也。嗚呼！廟而祭焉，雖非古也，苟卽其形而求其形之精神，聚之一室而致禱焉，則猶方坎園丘，壇以四望之遺意也。至廟而像之以人，被之衾冕，而王之帝之形則人，衣冠則人，名則人之稱，而岳烏乎在？於是而求岳之神，原作人亦難矣。人之祭也，主以別名氏，尸以會精神，蓋子孫則祖考精神之餘也，其祭社也，卽其地而表以樹，而主乎石焉，蓋植物之根乎土，土地精神之發見者，而石則土之類也，是以得其神焉，豈惟是也。喪禮之服，必其人之衣，溫公藏祖考手澤遺文於其廟，而祭之，蓋以精神嘗在乎此也，豈惟是也。禮文制度，亦必有精神之所安者，如身爲士，而席則大夫，祭爲卿，而樂則天子，固已居之而不安，聞之而不享，至於昔焉而席地，今焉而匍伏，理有可疑，神亦烏得而流通也哉。由是而推之，凡像設之未極其精，而苟簡於習俗者，皆不若無像設之爲愈也。而程子神女衣冠之辨，土木人身求雨露之說，蓋爲一髭髮之語，相爲發明，其亦精矣。溥南王氏妄爲辨論，以譏之，彼亦烏知所說之所謂哉。田景延嘗爲先人作大小二像，不惟極其形似，併與夫東坡所謂意思者而得之，是以予於禰祭特用之。夫畫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者，必至於形似之極，而後可以心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謂意思者也。亦下學而上達也。予去歲題

一畫卷云。煙影天機滅沒邊。誰從毫末出清妍。畫家也。有清談弊到處。南華一啞然。此又可爲學形似而不至者之戒也。予旣作三詩以贈之。而復書此說於所藏郝奉使所書東坡傳記後云。至元十二年三月望日書。

跋懷素藏真律公二帖墨本後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而顏、頤、不與焉。其淵源已如此。而其父已傳法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此帖所云。則知公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嗚呼。書一藝也。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有文潞公、呂汲公、趙懿簡、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跋語。是年潞公以年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而汲公爲宰相。懿簡公爲樞密。忠肅公爲御史。吁。亦盛矣哉。後游師雄。刻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明年已非元祐矣。宋之治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之歎也。此雖一帖。而有可勝者二。故併書於後。以待覽者云。至元丁丑七月己亥書。

書王子端草書後

子端振衣起遼海。後學一變爭奇新。黃山驚嘆竹谿泣。鍾鼎騷雅潛精神。默翁語也。雪溪仙人詩骨清。畫筆尙餘詩典刑。聲光舊塞天壤破。議論今著兒曹輕。遺山語也。二公之言。必有能辨之者。東坡謂書至於顏柳。而鍾王之法益微。詩至於李杜。而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朱文公亦以爲然。而默翁蓋知此者。是以不取於子端也。安得如默翁者而與之論書。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書。

書康節詩後

物齊也。齊之則不齊矣。猶之東西也。東自東而西自西。固不齊也。然東人之西。則西人之東也。是曰東亦可。曰西亦可。則是未始不齊也。然東西之形既立。指其西而謂之曰東。則爲東者。必將起而爭之。而不齊者出矣。不齊之。則物將自齊而平矣。東也。西也。吾立於中。而制其東西焉。如是。則謂之無所著。可也。一有所著。則不西而東矣。謂之無所著。可乎。彼空將無所著也。一倚於空。獨非著乎。此程子深有取於邵子之言也。然彼爲其說者曰。是不足以破吾說也。吾曰。齊固未嘗齊。夫物也。吾曰。空固未嘗著。夫空也。噫。悠謬輾轉。愈遁而愈無實也。

題高允圖後

人之制行。近於當理者。多矣。欲必其制行之初。真見義理之當然。而斷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則未易知也。然考其平生。則心術之微。亦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如高允。忠情之直亮。蓋其生質之本。然其設心處事。必非善爲僥倖委曲之人也。如勸翟黑子。有罪首實。亦以義理之當然爾。而作史者。遽繼之以庶或見原之語。則所謂首實者。乃所以爲僥倖之資也。至於史事不欺。則又以謂恐負翟黑子故。則允之所以爲是非以義理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遣辭之際。輕爲增損。往往使人忠亮之心。不灑然於天地間。非止允一端而已。讀史者。亦亦一無字不可不知也。

題遼金以來諸人詞翰後

遼誥勅一卷。金正隆詞人製作。附今姚竇諸人跋語一卷。予觀之。謂遼金迄今。自北而南。漸以大。其文物之變也亦然。劉某題。

題婁生平鍛模本後

銀工婁生平鍛墨本。前人題誌。莫不以爲天下之絕巧也。夫以人心之靈。有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存。苟專力於一藝。其精密神巧。亦何不至。此固無足怪焉。予所感者。自汗尊杯飲而有器皿。自器皿而有文飾。自文飾而有如此。至有如此者。考其世。尙未遠也。而來者無窮焉。將止於如此而已耶。將變而益以文耶。抑亦將反古人創物適用正大淳厚之制也。

書

與政府書

九月二十八日。某再拜。某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原作日。據元文類改正。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亙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某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某尙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

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某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某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迹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某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一言之。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某平昔非隱晦者耶。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某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痞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原作綱紀，據元文類正^改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廿一日，使者持恩命至。某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某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迹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卽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恆、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閱，曲爲保全。某實疏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若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某再拜。

與王經略

八月廿八日、劉某再拜、以平生知己、有五年之別、且還自數千里外、款段下澤、奉候起居、角巾私第、從容觴詠、爲數日留、以道前日西山連榻、南州並轡之好、實初心也、故自四月初、始聞有歸意、訪問迄今、無虛月、及至、則腹痛連綿不止、而不能徑往、南望依依、徒增悵悵、仲實來、仍聞執事、脚氣作、不知近日復何如、謹專人奉問、續當親往未間、秋嚴、維順時、以道自愛、不宣、某再拜、經略恩公執事。

與趙安之書

某再拜、人自保來、就問動靜、方聞先丈捐館、不勝驚悼、惟足下哀痛、何以堪之、交朋義重、奔慰無由、臨書悵然、裁抑是望、七月十三日、某再拜安之大孝苦次。

又與趙安之書

某再拜、安之、吾友、劉碑、續入數事、改定附呈、若有未安、望就爲更正、以示仲良諸君、不然、亦當見教、使再刪潤也、鄉所命寫謬作、但諸藁多塗抹、學生輩不能盡辨、今姑錄此、後當續盡寄之、然亦望因此而有所教告也、而老兄所見、及前後二詩、卻望付下、時一覽之、當以不能副所知、而自警省焉、若有近作、幸併得見、謬作冊子中、所謂河圖辨者、初未嘗示人、學生輩誤寫入此、然欲去之、則連前後、且封緘已竟、而不及望、不出示也、自來山中、聞見日狹、交道日寡、徒深馳想、孰從晤語、益恨前日之不得日相從游也、近題孫仲誠、山水詩卷中、有一詩、及諸公可取者、發一笑也、參蘇、少致野人意、希領之、會伯起、純甫、致懇、閏十一

月十一日某再拜。

又與趙安之書

劉碑理財一節。多聞人稱道。近聞劉之故人。復能道其詳。故書所謂薦與詔可之云者。見其所授宣中詞。如此。西塘見宋編年雜書。衛村見五代史。當作此衛字。息盜一節。近見諸史循吏傳中。事有細於此者。亦得書。故復續入。恐疑前後所云不同。故及之。然更望可否也。縣官猶學官云。卽官舍也。見前漢詩。後二公字。係是二章。不係重韻。役使一章。亦有此例。無妨共張二字。前碑卻付下。近趙君玉寄一卷詩來。深入理窟。當略其辭語。取其旨意。乃知此老有非人所能到者。似此書生。今世能有幾人。謹附去。試過目焉。以吾兄質古人所謂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故敢以是相告也。某又拜。

與郭子東書

先太守銘中。書先夫人事蹟。則賓不可以勝主。先夫人銘中。書先太守事蹟。則陰不可以統陽。且婦人前無表墓之例。但有誌爾。必一樹之墓表。一埋之墓道。於情文始備。希知之。某再拜。子東奉議大孝苦次。

請趙教授就師席

總管府廉孚等。謹致書於教授安之先生足下。近聞病體就平。學者莫不相慶。比講堂落成。有府學生尙克溫等。修館舍。備束脩。以請伏望早就師席。以副國家崇學育才之意。正月初八日。孚等再拜。

書示瘍醫

周禮瘍醫、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五毒、疑卽醫師所聚毒藥、凡五藥之有毒者、非謂一方五藥、而可以盡攻諸瘍也、攻與療、所以去其疾也、養與節、所以扶其本也、蓋攻則必養之、療則必節之、攻視療加急、養視節加密、理勢然也、鄭氏釋五毒、以黃整、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者、以雞羽取之、以祝創惡肉、破骨則盡出、宋楊文公、見楊岷驗之、果如鄭所云、此蓋古方五毒藥之一爾、若卽以是爲五毒、則不惟聖人之言不如是之狹、而執兼與下文五氣、五藥、五味之言、亦不類矣、予又恐以楊之偶中、而致人之不中也、賈氏疏、又以五藥爲五毒、則鄭旣失經之意、而賈又失鄭之意也、東坡嘗論學儒、不但費紙、而正俚語之非、唐庚論陶隱居、注本草與易之說、非知言者、蓋儒術之大無對、非可與醫並言者也、然衆技校之、則李明之、嘗言蘇沈良方、猶唐宋類詩、蓋言不能詩者之集詩、猶不知方者之集方也、一詩之不善、誠不過費紙而已、一方之不善、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友人爲醫者求余書其醫瘍也、故云、

答田尙書

某再拜復、禮意懇到、至於再三、雖不敢當、亦所不敢拒者、然勢有不能者三、今不免一一焉、近有人自鄉中來、水幾囑先慕、尙賴相去甚近、時得展省、而謀所以遷避之方、必三歲而後可庶幾焉、一也、家堂垂老、有所生女子在趙州、亦欲時一相見、若遠去、則往復極不易矣、二也、外舅郭判官、平生受知最重、今在平定臥疾、十月間、已一往省視、臨別垂泣云、比死幸得一相見、近其子書來云、變腫而利、醫者云、利、不利於

是證也。拙婦聞之，殆難爲懷。欲遂俱往視之，則山路崎嶇，往復千里，而勢有不能，殆不免某復作一行也。三也。有此三者，而遂舍之，將以教人，而先失此，雖公亦所不與也。可往，則一來卽往，誠不敢虛譎，以要人之再三。公若不亮察，雖百往復，亦止此而已矣。某再拜。

答何尙書

某再拜復辱書，原作疏禮意甚厚，實非所敢當也。然易之風士，素所慕愛，而公之才器，則又所願交而未得者也。某平生嘗苦無書讀，每思欲館於藏書之家，而肆其檢閱，而今之藏書，復孰有如公之多者。是三者，蓋十年之所欲求而不得者，今一朝不求而併得之，且公出貴家，而能不忘子孫教養之計，求之古人，亦不多見，而某又何暇辭。但事緒卒不能絕，六七月之交，當再議之。某再拜。

答張推官

某頓首啓。自獲與仲實交，嘗竊聞家世昆季之美，而執事恬退之節，樂易之風，雖未之識，固已若親承其教。五月間，彥通來，聞秩滿家居，而僕方私計，或以事至府，則庶得一見焉。及仲實至，則紙墨等物，遽蒙先施之辱矣。且許以北行，則取道於此，而將枉駕焉。感慰不自勝。然思其所以得此，豈仲實諸人，嘗以不肖欺執事也。比當面敘，姑此馳謝。八月廿八日，某再拜推官先輩執事。

答王判官

某頓首復總判執事。向居保府，竊聞才名風節之餘，向慕而願交之者，有日矣。然公宦遊南北，而僕復閉

門癡坐。蹤迹蹉跎。是以十年之間。僅望見風采一二於稠人之中。竟未嘗接杯酒殷勤之歡。以道其相與之意。及來山中。交道日狹。故人日疏。凡鄉曲之賢。平昔之願交而未得者。日往來於心。其相與之意。故在。忽八月九日。傾四月間見寄詩。其賦敘平實。而興寄高遠。辭旨精嚴。而風格古雅。其平日磊磊自負。與夫期待之厚。又概見於言意之表。讀之不覺驚喜。向之願交而相與者。自此敢少進於前矣。特恨浮沈久而得之晚。和答難而報謝遲。故謹專人先此馳復。比良晤。秋嚴。惟順時以道自愛。不宣。八月廿七日。某再拜復。

答口勸農

某頓首再拜。復書勸農仲淵先生執事。辱惠書。知勇退之節。好士之風。不勝嘆服。所喻舉可爲縣學師者。一人。見保府及旁郡諸友人。年及四五十以上者。皆已經擢用。某在城。一二生徒。稍通經者。亦以事奪不能去。惟李某字某者。見在新安縣三臺村居。其學行頗可爲小學師。其累稍輕。或可暫去鄉邑。然逼於嚴命。不敢不勉思之。欲求如許端甫者。實不可多得也。蓋如斯人。每每已在仕路。不然者。或老病不任教讀也。僕平昔一二生徒。精通文義者。亦各以事纏綿。不能遠去。爲執事計。不若懇留許君之爲得也。恆之習之。迴謹此奉報。不能既。二月十一日。

如深澤李德常、南宮康和之。皆可。但不知其人肯應之否。

答仲誠問干支

甲、陽氣萌動。草木至是始甲而出。

乙、陰氣尙強。陽出乙乙也。草木亦然。

丙、陰氣初動。陽氣將虧。故文從陰內而陽外。在萬物則炳然而成。

丁、陽強不爲主。其勢適與陰丁。萬物至是皆丁實。

戊、陽土也。故文通物而出。戕物而入。

己、陰土也。故文象萬物辟藏。詘形。

庚、以陰干陽。更而續之。又爲萬物庚庚有實也。

辛、陰干陽極。更故而新。故萬物更爲成熟。

壬、陽受始而陰壬之。

癸、水土平可揆度也。

右干

子、滋也。陽氣動萬物滋也。

丑、紐也。萬物動有事。

寅、贖也。正月、陽動欲上。而陰強贖寅於下。

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

辰、震也。三月、陽氣震動。
巳、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
午、悟也。五月、陰午逆陽。冒地而出。
未、味也。六月、滋味成。
申、神也。七月、陰成體。
酉、就也。八月、物成。
戌、滅也。九月、陽氣微。
亥、菱也。十月、微陽起。

右支

答醫者羅謙父

八月二日。駟頓首再拜復太醫先生侍下。人來領書。及見賜諸醫書。前後受賜稠疊矣。僕自六月七日。中山會葬妻父。七月五日迴。目疾暴發。至今昏花。所謂醫經辨惑。纔檢校二三簡而已。昨日定興奔舅氏喪。迴而知專人來。且以繕寫脾胃論見命。則愈增稽緩之媿也。然目疾纔愈。尙不敢久視。且一二日間。欲於門側建一草亭。又不免監督之役。恐久曠日期。而虛來人之備直也。今日早飯竟。故遣歸。其二書約兩月可畢。至期使之來取。可也。仲實近出來。卽送書去。比良晤。惟以任重自愛不宣。克溫無異此。駟再拜太醫

先生侍下。

疏

王治中請趙君玉疏

道人游於內。形骸無廢疾之嫌。老者近於親。飲食有象原作。養之戒。惟其布帛之文。不爲野。所以耆艾而信。可以師。伏惟提學先生。經明行修。年高德邵。人惜士安之苦節。天留鑿齒之半軀。某蚤失師傅。今勞王事。每慚將逼於晚景。但欲長聞於善言。避堂寢以舍蓋。公固不敢當禮賢之僭。載酒肴而過揚子。或能伸問字之勤。樹傳已修。薰沐而待。

請趙提學疏

丁亥正月

桑梓懷歸。遂老者之志。蓬茅增價。賴賢者之光。惠然肯來。實爲全美。伏惟提學先生。詩文律口而成。舉動聽天之命。置之中座。居然宿儒。某等久爾鄰居。歆乎雅望。使先生春秋浮滿鄉社。亦何慚東道主人之招。令我輩朝夕出入里門。庶能免西家愚夫之誚。

請趙安之就師席疏

爲州郡立師。久著朝廷之令式。選生徒入學。屢頒臺憲之條章。遂興激勵之心。爰得依歸之所。恭惟教授先生。蚤親有道。晚舉力田。以公論所歸。膺師儒之選。某等幸居是郡。得與諸生。敬備束修。願行見先生之

禮特新講肆。望不虛鄉國之勤。

靈陽觀鳩糧疏

奉爲本院見闕道糧。謹投一鄉上善。共加補助者。竊以力田固清修之本。收功有豐歉之殊。終歲徒勞。連年失望。靡虞里巷。共歌樂土之有秋。寂寞齋廚。實望仁人之移粟。

靜修先生文集卷四

記事

敘節婦賈韓氏事

韓氏，中山治中賈公之子增順妻也。其先真定獲鹿人。父某，金末嘗代上黨張公爲潞州帥。後歸國，移鎮彰德西道。會有告其與金恆山武公通問訊者，遂繫獄行唐。當天下草昧，非強宗豪族不能自保其室家。况當衰謝罪累之餘，其強陵豪奪孰能復禦之者？時韓氏年已十五，姿色復過人，獨能以禮適名族。其風節已可想見矣。年廿七，增順死，賈之族黨有欲嫁之者。韓氏以死拒之。其兄知沁州事某憐其少寡，欲迎歸之。韓氏恐其將嫁已也，凡五往復，終不許。及年四十，則曰：吾老矣，吾兄必不強我也。方一往焉，韓氏出衣纓，復移天於大家。其生長見聞，宜不知勤儉勞苦爲何物也。及增順死，家無以爲生，童穉嗷嗷待哺於前。韓氏卽斥去脂澤，其服飾雖山野農家之所不堪者，韓氏處之若素也。復慨然以勤力自任，每夕以麻二束自課，剝而績之，盡焉而後寢。其事舅姑，接夫子，御妾媵，待親戚，則又鄉閭以爲模範者。其壻郭庶，屢爲余言之，始爲敘其大略。庶有如安定胡翼之者，聞將著之賢惠錄云。

武遂楊翁遺事

翁與予外家通譜牒。一世矣。昭穆則舅父也。八十歲餘。每一過予。輒自喜數日。而謂有所得也。好聞邵氏惡盈語。每告之一二。必手錄而藏之。嘗謂予曰。予視世俗。惟予與山西一石丈者。其所爲。頗當吾子意。宜吾子之不見合於人也。略能道予家數世事。每援之以爲其朋友子孫之戒。臨終。遺其子孫者無他語。惟及予。戒其諸孫。令從予學而已。翁舊嘗與予言。昔自西山來武遂。涉百里途。一日意甚速。訪捷徑於人。視所嘗往來。當早至。中途遇人奪騎補驛傳。乃遠避之。乃反迂於所常往來者。爾後思之。事莫不然。遂不敢求捷。又云。某人者。擁高官以南。予謂其人不免。後果如予言。蓋治行時。予見謀利之具以知之。又云。昔年二十餘。遇保州抄騎。身已十餘創。卽伏而死矣。其一人復抽刀。由背及腹。刺至地而去。是時豈意復生於天地之間六十年餘也。以此知生死非人所能爲也。又云。保州屠城。惟匠者免。予冒入匠中。如予者亦甚衆。或欲精擇事能否。其一人默語之曰。能挾鋸。卽匠也。拔人於生。擠人於死。惟所擇。事遂已。而凡冒入匠中者。皆賴以生。當時恨不知其人之姓名。若此等語。每語次。必一二及之。予亦樂聞而不厭其言之屢也。性喜飲。醉卽微笑。好談佛書。亦頗能知其微處。嗚呼。親舊日益盡。予日益孤。感念知己。不覺涕零。遂書此示其子孫。使知翁之言行如是。且令不忘予家之好云。翁字吉甫。忘其名。至元十六年正月十六日。書於吟風亭。

碑銘誌表

中順大夫彰德路總管渾源孫公先塋碑銘

中統元年，今天子卽位，草昧一革，古制寢復。及至元改元，則建官立法，幾於備矣。獨御史臺未立，於是今彰德路總管孫公公亮，慨然以爲言，不報。五年，以言者益衆，始立之。故首以公爲監察御史，屢有所彈舉。天子以硬目之，尋出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臺薦其所行知大體。遷山北遼東道副使，旣而有今命焉。予始識公於鎮州，於其言論風旨，已得其所謂良御史者。其子拱，與予交，則又得其出處之詳者如此。然於其名位赫著，子孫蕃衍，則宜其必有發之者，而尙未及知也。一日，公使拱持書抵予曰：先公以末世之孤裔，奮焉爲起家之始祖，使公亮輩得有所沿襲，凡以予曾大父及大父勤德利物之所致，以隱不仕，今已不可得而考其迹矣。而先公則資沈鷺豪宕，重然諾，好施予，年十六七，已有志於功名。值金貞祐之變，卽欲應募爲兵，其親或難之，因逃去謁西京帥謀年，以驍勇得近幸。時金主南遷，謀年帥欲有所奔問，而難其人，公感激請行，見金主於真定，得報歸，往復二千里。甫七日，及西京內附，國朝所置守帥馬侯，熟其膽略，表授義軍千戶，尋復董平山府甲工，從軍潞州之役，力出其伯父成，族兄公政，於俘虜鳳翔之役。太宗詔從臣分誅居民，違者以軍法論，輒歎曰：誠能脫衆人死，實不愛一身。况主上見問，必有以對，而未必死耶。遂盡匿己所分者。河南之役，汴旣降，仍不聽居民自出，日餓死不可計。遂請於大帥速不歹，以渾源名族，如御史雷氏，同知均州樊氏，張具瞻，馬正卿，王仲賢，王祿，楊玉者，數十家而出，且護而歸之鄉里。先夫人杜氏，亦嚴正有法。平山府有妄告工人變者，皆力爲營拯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此皆見之太常

許君靖所錄行實及鄉先賢之所撰紀而先塋下棺之碑則無以銘之惟有待乎子之言以信於後人也按孫氏世爲州之橫山人公之曾大父某娶何氏四子慶祐慶文慶元祿和慶文則公之大父也娶趙氏有婦德二子威平平早世威卽公之考也夙巧慧少出入戰陣每患世之甲冑不堅壽其婦兄杜伸則考工記所謂燕人能爲函者因密得其法且能創蹙筋翎根別爲之太宗親射之不少貫寵以金符故其從征邪乾諸州也見其攻拔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爲甲冑惜乎又命諸將衣其所進甲目之曰汝等孰所愛重諸將各以意對帝皆不之許曰能捍蔽爾以與我國家立功名者非此人之甲耶顧無以之對者何也復以錦衣錫之前後所領平山安平諸工人皆俘虜之餘殆少生意數爲表給衣廩子女以勸之諸工人至今感之如父母年若干終於平陽河南懷州順天諸路工匠都總管帝聞爲嗟恨久之杜氏年八十八下及五世孫疾公率其子拱撒振等諸孫謙諧誼等以問見公佩金虎符拱撒皆佩金符曰吾家起寒微今一門貴盛但當竭忠勤以報國家爾言竟卒嗚呼當大變故夫人之與氣運而升降者以人視之非必盡有所以致之者而其予奪之間又未必盡得其平也疑若一出於偶然而已抑不知人之所見者以一世爲終始固不能如天之所見者之久且遠也予固知孫氏之有以發之者也然而公未老事業尙未旣而拱有才氣謙旣以能世其業而奏隸東宮而諧亦穎悟予他日又可以考其淺深厚薄於此也銘曰

昔龍之山有晦而淪必孫氏之先蓋有嗟其屈者謂天道之或愆今睽其華賁及邱原亦有嗟者謂賦與

之或偏。彼嗟者愚。不究其終而不探其源。孰馭龍山。遊萬物巔。涉下視乎神川。歷百世一循一環。不輕不軒。而得夫造物者之權。元鐵符握。黃金色寒。翠屏雷裂。滌海雲翻。有物蕩盡。再造坤乾。有惻天心。莫揀其然。孰其庇之。孰其翼之。於此時而保全。乘此時而騰蹇。孰其誘之。孰其相之。人皆嗜殺。我獨惕焉。惟山西之名御史。曰雷默與劉雲。郁乎相輝。一代人聞。惟將作君。武臣桓桓。有子如公。復與雷劉之子而驄馬聯翩。相彼根株。有此蔓延。窮天地物。極天地年。又安有不定之天。夏蟲疑冰。孰大其觀。後之嗟者。示此銘言。

懷孟萬戶劉公先塋碑銘

至元十一年。詔大丞相伯顏。領諸將兵伐宋。有志之士。咸喜乘此際會。思效計勇以自奮。是時今懷孟萬戶劉公潭。以世襲上百戶。攝行千戶事。將七百人。屬今尙書右丞史公格。由西道進。是年渡江。以攻下一堡。生得將二人。攻沙市。先登。加忠顯校尉。遷總把。明年。以攻下十餘堡。生得將十人。攻潭州。先登。加昭信校尉。明年。以略定柳、賓、邕三府。生得將一人。攻靜江。先登。賜銀符。加武略將軍。爲真千戶。明年。以攻下鬱林、化、二州。略定廉、欽、高、雷四州。生得安撫使二人。將四人。加武德將軍。明年。以從平章政事阿里海牙。過海。略定瓊州。降大將六人。賜金符。加宣武將軍。遷總管。守瓊州。又以略定萬安軍。攻下黎洞一百二十所。降大將三人。賜虎符。加顯武將軍。明年。又以略定吉陽、昌化。二軍諸洞寨。加明威將軍。爲萬戶。兼安撫使。鎮海招討使。守瓊。凡九年。以民夷既定。來朝京師。遂加廣威將軍。授今職。移鎮嚴州。國朝兵制尙質。其將帥皆以所統戶數名。故有百千萬戶三等。其符節。有金銀虎符。亦三等。又於百千之間置總把。千萬之間

置總管以爲遷拜旌賞之漸。其許佩符節、子孫襲職二事，則惟將帥得之。故將帥在今爲美官，而至佩虎符爲萬戶，則又爲最貴矣。公自以階襲至此，過家上塚，圖報先澤，以近世多刻石先塋，敍先世名迹，如古先廟碑者，乃再拜以事狀來請。按顯曾祖考諱德安，隱居不仕。妣張氏、楊氏，顯祖考祁陽府君諱寶，姿幹奇偉，氣略過人。當金貞祐主，棄河朔，徙都汴時，有張甫者，據信安。武仙者，據真定，皆爲金守。易定之間，大爲所擾。而蔡國張公柔，開府滿城。凡州縣來歸者，皆承制封拜，令各城守，相爲應援，以禦敵。乃以祁州爲祁陽府。今左副元帥賈公輔，行帥府祁陽，以府君爲行府右監軍。仙軍嘗攻深澤、新樂二縣，府君將兵往，大敗仙軍。二縣之人賴以安全。後仙將柴姓者，襲取冀州府。君從張、賈二公往，搃之。時天大雪，深三尺，與柴軍遇，張公陷雪馬倒，爲柴所逼。府君以一矢斃之。柴軍遂潰，而張公獲免。上府君功，授宣武將軍，祁陽府通判。再遷總管。後以年老致仕，優游鄉里。享年若干。妣李氏、楊氏、姜氏，顯考蒲陰府君諱世鼎，以蔭補蒲陰尉。後以良家子從軍，特授上百戶。戍亳，嘗以主帥命將五千人，攝府事，攻荆山，身先士卒，不避矢石。竟被創而廢。享年若干。妣齊氏、張氏，三世皆葬祁州蒲陰之北鄉百長原。其宗支別有圖列碑陰。銘曰：自北而南，天開元基。遼漸燕垂，金奠淮夷。厭分裂耶，孰徹藩籬。白鴈一舉，橫絕天池。彼瘴海兮，藏鯨鯢。巨鬣如城兮，尾如旗。安得壯士兮，驅而守之。矯惟劉公，熊羆虎豹。奮髯一呼，黎山爲摧。強黎是譬，罷民之依。彼祥雲瑞日，固爲可喜。不有風霆，執行天威。方挽強是賴，而一字奚施。我聞瓊人，劉公之思。相彼甘棠，根株在茲。乃今燕趙，如唐山西。或一矢斃敵，赴主將之難。或百戰致命，合荆山之圍。蓋三世受封，而後出益。

奇語彼瓊人，有來京師，道出於祁，黃蕉丹荔，當一酌劉公先塋之碑。

明威將軍後衛親軍總管李公先塋碑銘

至元十七年，丞相伯顏以舊所領諸將中四人，見皇太子曰：此皆臣攻江南時，渡江水戰，攻城略地，爲國家盡力命，臣所親見者。是時天下事聽皇太子處置，乃命四人者無外補，可使將侍衛親軍，仍賜食殿中。今致仕後衛總管清苑李公，其一也。公便騎射，材趨過人，雖自幼以宦家子從軍爲將校，然每喜與士大夫遊，且其居近予，故聞其動爵行事也。習壬戌，憲宗南征，將兵隸史忠武公，至巴州，能卻敵，攻諸柵先登。至重慶，原作崇慶，按巴州以上重慶係沿江要地，崇慶在成都西，與地形不合。卒遇敵江峽，奪戰艦，中統元年，今上北征，復將兵隸忠

武，至吉河，三年，李壇叛，將兵隸張勇烈公，圍濟南，日夜與賊戰，獲賊衆十餘人。明年，詔河南統軍略地荆南，將勇敢，分攻堅柵，多所克拔。九年，圍襄陽，十一年，丞相伐宋，爲衝前將，至鄂州，部所將引戰艦入至郢州，夜奪浮橋，攻沙陽，新城，二柵先登，渡江，將勇敢水軍，首與敵遇，取旗戰艦甲仗，旣渡，能盡卻所當守岸兵，復入江，順流追奪至白虎山，明年，取真州，能退敵焚其舟，時敵將夏貴，水軍陣巢湖，勢不可犯，能破其堅，奪旗鼓戰艦，取常州，將勇敢先登，拔其城，又略定蘇、秀、二州，此其功。憲宗時，中書右丞相公子清，牒爲百戶，中統二年，璽書遷總把，錫以銀符。至元十一年，軍職例加散官，授敦武校尉。十三年，遷武略將軍，錫以金符。爲千戶。十五年，加武德將軍，再加宣武將軍，爲總管。十七年，遷明威將軍，爲後衛親軍總管。後例減總管，復爲千戶。凡六被璽書，再授符節。憲宗南征時，詔賞白金一錠。北征時，今上賞錦衣一襲，圍濟南。

時親王爲大將者。賞白金半錠。渡江時。丞相賞馬一疋。白金一錠。此其爵賞。下濟南。出誤爲賊所汙者數十人死。拜衛率。讓其同列先。已最後補。此其行事。公知予習聞。是謂予曰。凡此皆藉先世。今思報效。而先塋近在縣之臨水里。考品制得樹碑。願刊先世名行。使子孫知仁祐。今日者有所自。皇考諱義。大元開國時。從楊甲。立柵保南。甲爲李丙所害。乃慨然以義動衆。共殺丙。以復所事讐。其衆遂推爲長。後大帥山赤丹。略地燕南。乃以衆歸之。朝廷賜以璽書金符。俾就領其衆。爲權府。如古留後。天下既定。乃浮沈里社。年八十二終。請書是爲銘。予按司馬遷自序多及己。蓋史家變例。故公勳爵。亦宜附見。以榮先世。公諱仁祐。字安卿。男一人。曰元。襲公職。女一人。嫁僉行樞密院事王公之子。守銘曰。

吁其好還。臥榻不容。白鴈載飛。千彬益雄。有翼而從。咸第其功。南至於江淮。北至於沙漠。東至於青齊。西至於巴庸。惟公生平。預折四衝。當將以告其先。曰。疇昔生男。不愧矢蓬。留後復讐。天亦義之。報不在躬。彼樂幽崇。龜螭而豐。銘以賁之。庸壽厥封。

正議大夫禮部尙書王公神道碑銘

公本東萊王氏。其大父曰湍。娶周氏。生永福。多才有遠識。見金末亂。避地徙燕。慕陶朱公爲人。用其道以富。天下既定。遂列名莊聖皇太后封邑籍中。後被教主管都城課稅。比五品京官。實爲宛平王氏。始祖娶某氏。生公。中統初。選良家子入侍東宮。公甫弱冠。儀觀甚偉。氣宇粹然。太保劉公秉忠。見而器之。引以與選。服勤守恪。漸致近密。有詔皇太子裁決天下事。凡時政所急。民瘼所係。知無不言。是時宮職未備。而湯

沐分邑地廣事繁。當有攸屬。乃拜公正議大夫工部尙書。行本位下隨路民匠都總管。及詔立東宮官屬。爲家丞。蓋令署帝鄉貴臣。故以公爲貳。又別置儲用司。掌貨幣出內。以公廉悉。特令兼之。前後所蒞。咸以精飭事治。獲嘉獎。後以病辭職。不許。辭不已。逾年。乃許。仍令食祿如故。復上言。旣不事事而祿食。臣心誠所未安。又不許。而陳其不可。至於再三。方許。至元廿六年。皇孫出鎮懷孟。天子重其事。選及侍東宮舊臣。老成鍊達者。護之以行。公乃行。陛辭。天子目之良久。以爲得人。營幕所在。軍政肅然。未幾召還。廿八年。天子更易大臣。一新時政。詔求才可用而久不仕者。羣臣咸舉公。拜禮部尙書。復以病辭。皇太子妃召問曰。人皆欲進。卿獨求退。何也。對曰。臣見宮庭舊人。如臣等輩。十去八九。臣蒙恩最厚。願留侍皇孫。備宿衛。更直實不忍去。聞者莫不嗟歎。明年薨。問疾給葬。故事畢舉。旣葬。詹事張九思曰。公從事東宮三十餘年。小心慎默。無少玷缺。而其辭受去就之間。風義凜然。有可激勵後世者。不可不書。其神道宜有碑。碑宜得劉某銘。其孤鵬持集賢直學士趙孟頫所撰行狀來請。公予所知。資孝友。爲人誠實樂易。讀書務躬行。不徒事章句。其居家教子。撫孤嫠。恤宗族。秩然有序。銘固無愧。公諱倚。字輔臣。其夫人張氏。薊州節度使滋之女。九思姊也。內助成家。其子男二人。鵬爲長。朝列大夫異樣總管府總管。秩視九卿。鵠讀書未仕。女三人。長適鷹坊總管韓某之子某。次適集賢學士劉彞之子庶。次適夫人之族子謹。其孫男一人。遂初。女一人。幼。其壽五十三。其薨之日。正月戊申。其葬之日。二月甲申。其所葬在盧師山下。銘曰。正從惟一。是爲臣則。偉公得依。確乎不移。初仕東朝。曰勤汝嘉。允惟帝卿。來視予家。身方病休。心未職免。

鶴駕仙遊。鸞聲未遠。帝曰。予孫往藩於懷。疇咨家老。作傳惟諧。還歸幾時。乃卿於禮。難忘本初。臣心安此。嗚呼忠哉。茲惟公墟。吉實銘之。過者勿驅。

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

公諱直。字正卿。姓段氏。世爲澤州晉城人。少英偉。有識慮。甲戌之秋。南北分裂。兩河山東。郡縣盡廢。兵凶相仍。寇賊充斥。公乃奮然興起。率鄉黨族屬。爲約束。相聚以自守。及天子命太師。以王爵領諸將。兵來略地。兩河山東。豪傑並應。公遂以衆歸之。事定。論功行賞。分土傳世。一如古封建法。公起澤。應得澤。遂佩黃金符。爲州長官。凡廿餘年。方天下初集。國家以澤衝隘。別置守兵。主將不善制御。恣其侵暴。久之。山民不勝其橫。往往自棄。爲羣盜。公上言。願罷守兵。請身任諸隘。保其無虞。朝廷從之。羣盜遂息。公見澤民避兵者。多未復。乃籍其舍業於其親戚鄰人。戶末約曰。俟主還與之。戶如故。分出賦如業。是以民多還集。但戶額少。而丁業如故。賦輕而易足。兵後屢饑。其遺民無產者。復不能自生。公爲出粟食之。不使流散。時新法藏亡甚嚴。鄉民不一。一曉知。澤當諸軍往來之衝。病俘多亡。留民家者。若以藏論籍沒。從坐。保伍爲空。公乃豫爲符券。爲官使收養。以俟諸軍物色者。後凡留俘家。皆得以不藏釋。州民被俘他郡者。公多爲購得之。兵死暴露者。公必爲收瘞之。當大變之餘。兵氣未已。生意未復。而澤風翕然。已爲樂土矣。公又大修廟學。堂筵齋廡。庖廚惟備。仍割負郭良田千畝。購書萬卷。以給之。州人李俊民。在金時以明經爲舉首。後國朝亦被累徵賜。號莊靜先生。蓋有道之士也。是時方避地河南。隱約自處。公迎而師之。凡澤之名士散在

四方者亦必百方招延。必至而後已。故不五六年。州之學徒。通經預選者。百廿有二人。時今上在潛邸。有以公興學禮士聞者。嘉之。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公卒。年六十五。子紹隆嗣。後三十三年。紹隆遺其子倪。從事李蕢。持公行狀。及莊靜所作州學記。造某所。蕢贊倪代紹隆拜曰。請先生銘先公。予按傳記。初。澤俗淳樸。民不知學。至宋治平中。明道程先生。爲晉城三年。諸鄉皆立校。暇時親至。爲正兒童所讀書。句讀。擇其秀異者。爲置學舍糧具。而親教之。去邑經十餘年。服儒服者。已數百人。由是盡宋與金。澤恆號稱多士。故公雖不學。起行間。然其生長見聞。必有起其趨向者。故當用武之際。獨能以立學爲先。敦勸修舉。使前賢數百年之遺風。不遂廢墜。謂倪乃祖用是當銘。倪應曰。諾。謹拜銘之賜。公考諱順。妣趙氏。夫人衛氏。勤儉有禮。公旣一意公事。凡其所以成家教子者。咸內助之力也。張氏。馬氏。李氏。亦皆賢淑。子男四。紹隆。今以遷轉法行。加武略將軍。移知葭州。國初。凡守親王分地者。一子當備宿衛。紹先。宿衛王府。紹相。早卒。紹宗。未仕。女一。適裴氏。孫男六。倪。儀。信。傑。佐。仁。女四。長早卒。次適何氏。郭氏。李氏。卒於甲寅六月。三月而葬。葬建興鄉沙城里先塋。公平生朝京師一朝。王二。王寵賜甚渥。初。太師承制封拜時。授潞州元帥府右監軍云。銘曰。

天荒澤方。庸試程氏。邦家幾時。春風百世。生爲後民。爲幸已多。矧嗣守土。公如幸何。以富以教。循序兼盡。公焉取斯。承此餘潤。公生閔勞。謂樂斯驕。閱其堂中。皤然蓋公。公生用武。謂如貔虎。迹其嬉遊。泮水優柔。魯城絃歌。不以兵壞。旣安旣甯。宜爾多賴。不遠公阡。大刻銘詩。於戲澤人。勿替爾思。

清苑尹耶律公遺愛碑

至元九年五月。以工部主事耶律公伯堅。爲清苑尹。後四年八月。用臺薦擢同知恩州事。公字壽之。桓州人。氣豪爽。有幽燕俠士風。其接人。雖一無所失。而中有裁鑑。樂與當世名士游。雖貧乏。至典衣。延致不少。懈。有御錯縱才。昔或薦公。規措關陝川蜀財賦。詔可之。公至。爲條件利病。疏畫出納。事治而物安。識者稱其能。性明決。憲司及府有滯獄。必檄公平之。公能不以刑得其情。而訟者亦以公所理無冤。爲政。不事表襮。而民知愛。不任刑罰。而民知畏。作事必爲遠計。使人得以守其成法。而不卽壞亂。其處已御下。則欲與者。避其廉。受罰者。思其公。其爲清苑也。安肅苦徐水之害。訴於大農。欲以人力奪水之故道。道而東之。東則縣之境也。其地形。有不能遂其迅激之性者。而水必終返其故道。而其沮洳波蕩。壞民田幾千頃。彼之害。旣不得而除。而重以其害貽我。畚鍤已興。民睨視之。莫知計所出。公爲圖地形。指陳利害。要農官及郡侯。與俱行視。以止之。縣之西塘。水利溉民田甚廣。有力者。以禮奪之。而民無訴所。公至。爲斷理。以每歲溉田之餘。月分之禮。仍聞省部。著爲定制。縣居南北衝。每歲爲親王大官。治供帳於縣西。以十月成。至明年。復撤而新之。吏得媒孽其事。而至歲費不貲。公以一廢館舍。移其所不足。分俸祿以繼之。館成。而是役絕。縣西南衛村。多古斥堠溝壟。時伏盜其間。公爲墮其高。堠其下。而奪其穴焉。盜於是息。縣舊雜民居。而縣之鹽法息錢。例當己有。公曰。是錢在我不必有。公廩在縣不可無。遂割之以起廩。凡連年。和買之。不降其直者。公至。白之執政。盡降之。凡府之賦。縣有不均者。公輒曰。寧得舉於上。不敢得舉於下。必爲爭辨。得其

平而後已。移恩之明年，恩人已刻石頌公。又明年，清苑之耆老故吏，亦思公不忘，以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介吾友趙安之，請予紀公遺愛。予亦樂以循吏爲天下勸，而又喜邑人能被公之化，而不忘其舊官長之賢。故次第其民之所以謠公者，而爲之詩。庶其傳之採官，以存一邑之風。且爲他日太史氏之傳循吏者，以張本焉。嗚呼！使邑人歌之野，足以爲農勸，歌之邑，足以爲吏勸，歌之道路，聞之恩人，又足以致奪公之私怨。公早歷臺閣，人望其通顯，可立致。旣而獨從外補，今又老且病，將不能復與功名會。此在人不能無少難者，而公處之裕如。使恩人聞而歌之，以壽公，則其沈滯之私，雖不待有所慰而後忘，而其及人之樂，則或因此而長之也。其辭曰：

我行東野，有田離離。燥焉膏腴，彼鄰不知。持以嚙水，孰恤我饑。惟耶律公，出言若隄。奪田於水，障水以歸。西塘之陂，無水旱虞。非陂得歲，食我惟渠。水匪附勢，奚捨我趨。望公之來，使我心休。公浚以理，渠來舒舒。公實水來，公實水去。田雖我田，實公錫與。我之德公，非惟水故。有勢非水，微公孰禦。縣官渠渠，公力所支。昔有絲棼，今皆畫旂。聞公車者，更戒勿嬉。旂來揚揚，有宮以息。彼安其宮，我安斯室。車不知服，子不知力。彼盜之穴，南據邱隅。公行視之，荷鑷與俱。昔路斯棘，化而通途。奪田與我，奪時與我。以耕以食，於以飽我。食惟公食，持以勞公。公曰歸止，飽爾羸癯。公堂燕深，孰公不容。天乃私恩，奪公之東。惟彼東人，相戒以化。無勞我公，我思我公。神其相之，惟壽康公。俾公其來之。

武強尉孫君墓誌銘

戊申夏六月丁巳武強尉孫君以疾卒。臨卒，疏其子繼賢等曰：吾以先世之澤，生而有幸，四若等可念之，勿忘。金崇慶末，河朔大亂，凡廿餘年，數千里間，人民殺戮幾盡，其存以戶口計，千百不一餘，而吾與存焉，一也。其存焉者，又多轉徙南北，寒饑路隅，甚至髡鉗，鯨灼於臧獲之間者，皆是也。而吾未嘗去墳墓，且獲尉鄉縣焉，二也。當其擾攘時，侵陵逼奪，無復紀序，而吾四妹一弟，俾皆以禮婚嫁，今皆成家，若與世變不相與者，三也。平居非強宗，世亂受陵暴，自其分爾，而吾乃爲鄉人所推，遂得挺身樹柵，保千餘家，凡族黨姻戚，皆賴以安全，四也。吾挾是以沒，上有以承先人，下有以遺若等，無恨矣。後卒十日，祔葬范原之先塋。後三十有八年，繼賢始狀其爵里，且誦所遺言，請予銘。予按君諱善，真定武強人，祖泰，父成，皆業農，積粟，嘗遇歲凶，貸饑者不責償。癸酉，我師略河間，君始以所保柵附大城以降，得賜官，修武校尉，佩銀符，後以功遷忠翊，金亡，始罷諸鎮兵，令各封賞有功者，遂署本縣尉以終。娶李氏、周氏、張氏，子男四人，長卽繼賢，奉訓大夫，知深州，次繼勳，行軍百戶，繼忠，本縣諸軍，與魯兵官，繼貞，都元帥府知事，獨繼忠爲張氏子，餘皆周出也。周年今九十，康寧，女四人，皆適令族，孫男九人，弼，承信，校尉，行軍千戶，佩銀符，輔，行軍百戶，餘尙幼。銘三章，章八句。

天開洪爐，若有所試，彼紛枯荜，祗以滋熾，謂天不仁，此獨何存，吁此何希，彼獨爾繁，紛如仆僵，君身堂堂，蕩焉崩離，君閭熙熙，吾幸所資，一柵之力，微有相之，區區何及，涼風至止，繒纒不儲，哀哀履霜，兒寒何需，有興吾詩，孰不歆歆，匪有所興，一尉奚書。

新安王生墓誌銘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竟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為銘其墓其辭曰
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制禮之後為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天禍是嬰如九原
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警吾當作銘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為墟蕩然無統強焉弱陵衆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
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衷使聚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
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蓋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傑者後皆真擁
雄城而為大官其子孫或沿襲取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
以存及其子孫則為之臣民而服原作復按漢書復除也此用之不合其役出租賦而祿之彼亦非幸也蓋天以是報其
功人以是報其力僅適其平而已易之蔡國張公柔則當時開壁原作辟據元於易山諸砦原作巖據
元文類正者君其女兄子也君諱宏敬字仲禮元文類易之州元文類定興人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彥成
以醇謹勤力為蔡公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姿容讀書善射蔡公器之復以女妻焉丁未受
東鹿長庚戌遷易州太守壬子改完州易人以善政請於是復為易州時官制未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
曰太守皆從一時之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廿一日葬於河內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即

夫人張氏出也。後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吾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幾少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予迫於禮文，謹且備，而終銘之。銘曰：生物爲心，乃厭其蕃，自涓涓而洪河，洪河滔天，沃之焦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茲方慘，而有忻苗然，碩果孰斲，天心可觀，史氏命凡，胡甚不仁，斬首曰級，書多是勤，抑不知取資於一時之所私事者，乃所以受罰於千萬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獨使道家爲知言，易山峨峨，昔誰壁門，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爲斯人之培也，爲斯人之子也，爲易州者，固宜斯人，茲實其墳。

郭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諱文婉，字麗卿，姓張氏，蔡國武康公柔之子，年十有五，嫁郭氏，是爲故攝行元帥事彥成之婦，故易州太守宏敬之妻，今奉議大夫謙之母也。夫人之母毛氏，金大興尹王脩然之外孫，賢而好禮，故夫人生而有儀則。時蔡公開國燕趙間，隱然古方伯，如郭氏皆所自署者。夫人既嫁，能抑抑敬戒，其舅姑夫子上下咸曰宜。嫁十有五年而夫亡，夫人復能以禮自持，綱紀家政，內而養老撫孤，使喪祭婚冠皆以時，外而事母，夫人病盡憂，至三刲股肉以進，癯潰則親爲吮之，無難色。又三十年，以至元廿一年五月廿三日，以疾卒。春秋六十，以後五月一日，合祔於河內夫氏之墓，謙以狀如右，請銘。夫銘葬，非古也，婦人統於夫，若特銘，則尤爲非，雖然，有則舉之，古今人子之心所同然者，以是則爲宜，且瘞之，將誌其藏，非以表白也，雖婦人亦宜。銘曰：

觀法於坤。陰教之師。婉彼夫人。秉是靈彝。於赫公族。莫敢我夷。姑得而婦。夫得而妻。及茲孤俾。毅然有守。哀哀良人。毋恤爾後。姑曰予婦。兒曰予母。屬曰予主。以左以右。盛忘其貴。憂安其勤。士難其兼。婦乃有人。宜壽以樂。鈞其報施。虧之又虧。孰主張是。彼將有待。自獻其天。其天維何。河內之原。得從以藏。魄沒其寧。幽文象德。匪事著明。

孝子田君慕表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爲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爲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文。原作去據元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文。原作相爲據元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何足爲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爲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之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有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爲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先人嘗手錄金源貞祐以來。致死於其所天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爲多。而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焉。

而慚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爲之泣下。終則毛骨悚然。若有所振勵者。故爲之訪諸故老。揆諸小說。考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焉。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爲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欲代其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以待之。卒舉火。未暇省閱。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冰傷脛。至血出發母塚。下尸而塞之。乃還。而衆不之覺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孝子者歟。其子道章。資高爽。喜讀書。而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爲詩文以美之。雅善予。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於易水之上。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於史官。而先人之孝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途無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爲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今謀所以表夫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尙忍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爲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金符。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彥妣喬。母兄嘉。其所娶。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爲韓孝婦。其壽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五。溫良恭儉。曾孫四。元亞。季德昌。銘曰。

嗚呼。蹈斧鉞而致死。猶淵冰之歸全。其死者。藐焉此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繫雖邱。匪邱者存。有圓雖石。匪石惟文。百世之下。有旌古而勵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孰獨匪人。

洛水李君墓表

君諱守通，字彥誠，姓李氏。其先中山人。五世祖從，大宋靖國間，仕至朝散大夫。因宦遊至洛水，愛其風土，衍沃而占籍焉。遂爲洛水人。高祖惠明，中武舉，官武翼大夫，同知鄜州節度使。曾祖智靜，避靖康之亂，隱居不仕。祖德遷，娶劉氏，生君之考道元。讀書有立志，動止以禮。年五十，卽斷家事，關白就太一翁受道錄，開別第以居。娶張氏，生二子，長曰守進，君其次子也。君資樂易，與物無忤，喜施予，善談論，能言漢唐五季事。歷歷如數目前。君旣故家，且有才具，故素爲州郡所推擇。及金人南徙，國朝遷諸州工人，實燕京，而隸邢洛者，卽舉君授符而總之。後以將作如制，數蒙寵賚，已而不樂，曰：是身可役，於是耶。遂委符歸鄉里。歲時會耆老故人，相與娛樂，享年九十。以至元九年十月二十有八日，無疾而逝。葬武道鎮先塋。娶景州處士劉從直之女，婦道母儀，鄉邑以爲法。先君二十年，年五十八卒，生男子三人，長全福，季全安，皆早世。仲子曰全祐，女子一人，適千戶任某。初，東瀛先生蕭鍊師公弼，有重名，所與遊皆當世名士。今上在潛邸，屢以安車徵之，至則待以客禮。其前後條對，惟及治道，而所薦舉亦皆天下之選。蓋奇特之士，厭於世故，而以方外自隱者也。君以全祐幼有羸疾，不任婚宦，乃命棄家師事之。今以學識清修，先賜號觀妙大師，再加純一真人，深爲上及皇太子之所眷顧焉。二十五年春，純一遣使持君世次行事，請於予曰：予家自朝散公起家，兩世貴顯，後漸卑下，爰至先考，方圖遠紹先業，尋又棄去，而以樂終。今全祐老矣，雖兩被璽書，而奉祠宮觀之秩甚隆，復不能追及先世。又旁無支屬，可以後吾親者，思所以慰吾親，惟有旌紀邱壟之一路耳。平昔願交吾子，凡以是故，今敢以是累吾子。吾子其毋辭，嗚呼！吾純一託迹元虛，旣老而能不

忘其親。雖其天彝之秉，自不容已。然予於是益信東瀛爲奇特之士，而其門人之所觀感而得之者，固如是。迺爲敘其始終，且系之辭，以識吾純一之悲焉。曰：

天開兮地闢，惟寅兮生人。寅之所生兮有吾之先，幾億萬傳兮延及此身。如根而幹兮如幹而枝，前既有承兮後當有滋。惕焉傷哉兮而息於斯，稟世短長兮厥初不齊。不滑以人兮乃天之爲稽，伯陽之所崇兮，曰生與慈。彼縣縣其不輟兮，由段干而膠西。物與道以爲體兮，今舍此其孰依。惟純一之超詣兮，知反本之當悲。渺黃鶴之翩翩兮，過故墟而徘徊。撫長楸而太息兮，勒金石以告哀。

處士寇君墓表

君寇氏諱靖，字唐臣。祖禹，父曾，耕於中山安喜陘，號質行家。君始力學爲士，當金遷國汴梁，河朔內附，一軍分戍鎮定間，開府屈君爲掾。時約法未定，刑賞惟意，君所論一如平世。師出，將吏額士卒，輸虜獲爲常。君獨不取，惟受田募千戶爲屯，以食汴梁。旣破，衣冠內從者，大爲歎所苦。君見之，必盡力以恤。天下旣定，中書令耶律楚材奏疏遣使分諸道，設科選士。中者，復其家終身。擇疏通者，補郡縣。詳議君旣中選，仍署之縣。君曰：向從事紛紛中，思濟人且自全耳。今兵已戢，獲奉先人遺體，守墳墓足矣。尙復仕耶，乃謝去。隱居教授，安勤樂儉，日爲琴數弄，讀易一編。卽所居自號松溪翁。其子三，爲關洛州郡，恆得以佳山水悅親。監輿，孫擁琴尊，僮隨徜徉嘯咏，超然物外自樂也。君安重善下，澹然無緣飾，重以經涉世故，學易見消長理，故一意事內。於凡得喪欣戚，不久留中。嘗偶爲浮薄輩所陵侮，旁觀者怒欲前擊，君止之曰：彼智不及

相知。故然是宜哀矜。家有私口二三。君歎曰。物理有代謝。是旣服勤我久。子孫宜不忍更隸之也。悉毀券釋去。年八十。以至元甲戌九月三日。無疾而終。葬先塋東北。以其配蒲水魏氏。子男二。長元亨。幼失明。精於術數。次元德。早以文學名天下。相國廉希憲薦事。今上潛邸。從征江南。自真定宣撫司諮議。歷懷孟京兆判官。遷知陝州。再加同知岳州總管。轉同知京畿都漕運使。改燕南河北提刑按察副使。今擢爲兩浙都轉運使。爲政廉易。姚左丞樞。楊參政果。王承旨磐。皆作詩以美之。女一。嫁同里著姓甄氏。孫男六。曰某某。女三。皆嫁仕族。因及拜君牀下。嘗與聞其平生。重以其子請。宜銘以表君曰。閱衰或興。象消息也。感彼更迭。無終極也。寧開靈臺。爲樂國也。早勤耄歌。時所職也。彼蜚冲天。伸此屈也。有繁孫枝。本惟一也。體君所學。銘以易也。

辭

玉田楊先生哀辭并敘

余平生所與往還通問訊者。皆有日錄。而以時考之。庶其有自警者焉。昔者有自京師至者。曰玉田楊先生。嘗問子動靜於我。又曰。嘗問子言貌於我。或又曰。先生謂子。過此必識子。是以來。若是者無虛歲。至有素疾予如仇讐。而擠毀百至。一及先生之門。則必幡然親愛。予亦不知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後得先生手疏。訪故人遺文行實。而先人與焉。予始疑先生之所以拳拳於予者。或以

先人故思欲一見以報其知。而先生歿矣。後五年。至元丙子。其子遇。始與予會。其雅相敬愛。猶先生。又二年。遇謂予曰。先人愛子者。子爲辭以哀先人。莫子宜。予固幸其得以遂予哀。故不辭。先生諱時煦。字春卿。仙翁雍伯之後。嘗爲興文署丞。幼穎悟。質厚。制行不爲崖岸。性喜客。家雖貧。而延致接納無虛日。隱居教授餘二十年。名公貴人。往往出其門者。築一室。環種以竹。名之曰庸齋。或爲圖其象。爲野服蕭然。先生願而樂之。名以庸齋自適。先生之病革也。訣其門人李生曰。予平生無媿於世。言竟怡然而逝。其所學與其所行。蓋可見矣。而世獨以好客稱之。非知先生者。遇。今爲史院編修官。孫肯堂亦好學。其詞曰。

嗟漓澆兮孰可淳。賦敦龐兮公其人。揚爾波兮一我存。矯獨立兮與物春。物來納兮吾渾淪。氣被物兮吾氤氳。彼巖巖兮駭絕倫。嗟離物兮危爾身。彼悠悠兮逐世紛。孰有涓兮不涇渾。庸可常兮德有鄰。微先生兮吾誰與親。

白雲辭 二章

白雲凝情兮佩月光。白露結彩兮明幽芳。衆星皎皎兮水波不揚。渺予思之若遇兮。耿在目而不忘。音容著兮形無方。肅予中立兮四無旁。予母歸來兮山高水長。

白雲高飛兮杳不可尋。靈風長往兮聲不在乎幽林。皎月東生兮忽西沈。元鶴何逝兮遺之音。予思未及兮。實懷我心。儻萬里兮指所歆。曠同游兮啓雲襟。予母歸來兮山幽水深。

靜修先生文集卷五

祭弔文

己卯春釋菜先聖文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寥方冊。孰傳聖言。天啓聖心。程朱將命。堙晦浚關。聾聵昏元文類明。謂當後人。承此遺澤。孰云剽盜。資我而文。肆焉多岐。孰會其一。徒爲瞻仰。有惻此心。某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脛屈。未立已原作以據元類。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懷不自容。顧念初心。恍焉如失。今此闢館。惟我之求。講學有徒。進修有地。研窮參訂。亦復有書。於古遺言。於今學者。尙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悠悠。復循前軌。惟神啓迪。實有臨之。

弔荆軻文并序

歲丙寅十月。步自鎮州。歷保定。將歸北雄。息肩於易水之上。草枯木原作落。寒風颯起。登高四顧。慷慨懷古。人莫測也。風蕭蕭兮。易水寒。此非高漸離之歌乎。荆軻與太子瀝泣共訣。救血相視。原白虹貫日。亦一時之奇人也。至若怒秦王。滅燕原本脫國。奇謀不成。飲恨而死。獨非天意乎。嗚呼。

軻乎。吾想夫子之憤惋，千載不散。遊魂於此矣。古稱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余不忍負此言也。故投文以弔焉。其辭曰：

稷文祚絕兮，天驕強羸。六王猖狂兮，係首咸京。席卷天下兮，勢若縛嬰。英雄膽落而求死兮，膏鏹鋸之餘。腥脫身於商網兮，寄命儒坑。嗚呼吾子，將何爲哉。此時何時兮，不匿影而逃形。慙一時之衆養兮，遺千古之盜名。逞匹夫之暴勇兮，激萬乘之雄兵。挾尺八之匕首兮，排九鼎之威靈。死而傷勇兮，雖死何成。嗚呼吾子，何其愚也。相彼白帝之嗣兮，豈燕秦之鬼囚。阿房未灰兮，驪山未秋。走鹿未能兮，素羅未游。子亦何人兮，敢與天仇。嗚呼太子兮，豈無良謀。招賢養士兮，信義是求。胡爲嗾歇，驕搏於菟兮，不顧吞噬之憂。召公之廟不祀兮，將誰之尤。損燕士之奇節兮，吾爲子羞。感霸業之遂墟兮，悼昭王之不留。仰蒼天之茫茫兮，寫我心之悠悠。

告峨山龍湫文

嗚呼。一邦之望，有峨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川惟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凶旱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蓋雨暘之數出於天，非神之所得而專也。雨暘之咎由於人，非神之所得而釋也。是以使神涵蓄靈潤，雖欲發之而不得也。雖然，山川之神，受命於天，而主佑下民者也。今欲佑之而不得矣，則當爲之請命於天。昭昭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欲無責，烏得而無責也。且小民至愚窮且極矣，而無所歸誠，則惟淫昏之鬼是求。夫淫昏之鬼，乃神之所當屏黜，而下民之衷，亦神之所當誘

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歸功於淫昏之鬼。而惑信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夫。致禱於神。則是禱其所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而當禱之神。能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既足而又周浹焉。庶小民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闔關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內吏民之所當敬修其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鬼者。真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自此而變之。則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是雲雷之澤。神其不司之。旱乾之虐。神實不恤之。天命之職。可怠而曠之。惑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望焉。又何望焉。敢告。

祭張御史文

亡友故監察御史張君仲實之靈。嗚呼。精勤之志。俊逸之才。博洽之學。清謹之節。已矣已矣。哀哉哀哉。辛卯八月。

祭王利夫文

鄉友王公利夫之靈。鄉中親舊。所存惟公。謂當百年。今復已矣。孤子之際。憂患之餘。所遇皆傷。矧茲永訣。嗚呼哀哉。庚寅四月。

祭楊待制文 名恕。字誠之。

堂堂文獻。金之儒宗。得見嗣子。如及音容。况我先人。出文獻門。既世有契。義當公親。總角拜公。雞泉之濱。期與莫當。懷乎此身。後公重來。我方南還。德孤道否。笑笑在艱。拜書於公。義動公顏。別五六年。移居西湖。

吾道日窮。交道日疎。問疾憂貧。兩辱公書。愛我如斯。死別終天。不及執紼。猶當瀆縣。矯首東望。奈此矐然。緘辭寓哀。公其鑒焉。

祭王彥才文

故參知政事王公之靈。在公晚年。嗣續惟重。方將慶公。公已告病。問疾之舉。旦夕治裝。公謝弗來。公已云亡。孰知此行。施行公喪。昔公之西。予寓易城。百里送公。為公遠行。今公此去。終天永訣。敢不扶疾。送公於穴。恩禮未酬。音容竊然。謹此區區。公其鑒焉。嗚呼哀哉。
甲申十一月。

銘贊

王孝女旌門銘并序

女家容城西。以母喪感念。遂不嫁終身。州上其行。御史按實。禮部令旌表之。內翰盧公。署其門曰

孝女王氏。縣人劉某銘曰。

魯山之元。本句上元文類有孰不娶終身曰六字。道州之陽。稱卓行何。元文類作史名卓行何。謂非平常。二子且然。女奚責望。盧

公表之。元文類之字。下有何字。用以戒荒。

友松軒銘并序

總帥史侯子明。種松私第。因以友松。名其堂之軒。友人涿郡盧處道為請銘。銘曰。

孰賦遠遊。秦初爲鄰。孰廣絕交。麋鹿爲羣。彼其薄世。棲心物外。世固未薄。汝薄已大。矧侯貴游。於侯何負。乃今翻然。亦松與友。植物之英。象斯人賢。象則與之。而况其真。寬裕樂易。孰求此心。我將持松。責侯來今。凜乎風霜。巍乎明堂。彼實有之。予靈敢忘。

神農畫像贊

天初生民。粒食已成。如人育子。種與俱生。於赫炎皇。繼天而已。聖德神功。止於如此。

退翁真贊

鹿廟之姿。山林之思。惟所謂天下之士。故能爲學者所師。奚藏諸用而昌於辭。有德有言。寧卒不施。迫而視之。非吾退翁而誰。

廉泉真贊并序

中統初。廉泉公年甫三十。以門地才望。爲天子宰相。未幾。以病去。而天下之人。日夕相與語曰。幸廉公病少愈。當復相天子。以福我。而公之志。則亦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也。如是者。凡十餘年。而公竟不起。以終。以人觀之。公爲不幸。抑不知天之愛公。俾盛名全當世。其所得已多矣。公雅愛予。而未之識也。近獲拜公像於其子孚。遂爲之贊。以報其知。公本高車部人。因官命氏爲廉。公舊嘗鎮秦中。旣去。而秦人思之。呼其濯纓之水曰廉泉。後以爲號云。

北庭而西。風氣所同。雲龍所會。如漢沛豐。公惟世臣。金人命氏。天畀以文。用瑞斯世。胡其畀之。不盡施之。

茲嘗齋公使全歸之。我思廉泉路遠莫致。龐眉者誰。不動聲氣。觀公之像。湖海之豪。求公之心。憔悴離騷。彼齊魯儒。輕自高大。何不旁求九州之外。

田先生真贊

貌澤而腴。氣秀而疎。善畫如閻立本。而不以藝自恥。識字如揚子雲。而不以諸生自居。人類萬殊。觀物有書。所謂三皇氏之民。百世之士者。蓋斯人之徒歟。

可庵道士真贊

不巢由。不伊周。陶然方外遊。不滄浪。不廟堂。超然無何鄉。冠其髮。繩其鬚。溫然山澤耀。水其心。雲其身。飄然萬天民。俗而無塵。野而有文。九十康強。人間幾人。吾謂可庵之真。乃神仙之神也。

王允中真贊

齒未老。鬚胡爲而白耶。隱然含四海之憂。鬢已衰。顏胡爲而壯耶。凜然橫千仞之秋。竹實丹心。砥柱中流。百折而必東。寸折而不柔。其履危犯險。原作分據元文類改正。幾禍一身。固可爲戒。然視循默苟容。貽害當世者。寧不優耶。

郭安道真贊

衣冠自同於鄉人。而文章名天下。言論若無所臧否。而風鑒析秋毫。安處下僚。而人不見其屈。力辭兩命。而人不忌其高。我相英華。得其根苗。蓋於此眉睫之間。又見其所以肖夫先君子之捐金購書。揮觴結客。

以侷儻起家爲幽并之豪也。

張大經畫贊

眉之揚然若將遠遊。目之凝然若有深憂。其清雄俊逸者在骨之奇。果決通達也。如髯之蚪。有欲驗夫襟懷志趣之高。與其文章政事之美者。於茲焉而求之。

書畫像自警

所以承先世之統者。如是其孤。所以當衆人之望者。如是其虛。嗚呼危乎。不有以持之。其何以居。

賦

橫翠樓賦并序

金臺雄壯甲天下。而山水人物爲最也。其西北有峯。望之巖然而立。巍然而高。琅然而秀者。郎山也。其西四十里有泉。穴城而來。流分而派衍。環乎市井之間。爲一時之偉觀者。雞水也。水之上。又多樓亭臺榭之美。而宏麗特出。俯瞰閭閻。騁懷遊目。足以極登臨之勝概者。橫翠樓也。樓之上。飄輕裾。曳長袖。解劍指廩。釀酒臨江。養胸中之天地。游物外之文章。爲燕南文物之冠冕者。樓之主人也。主人觴於斯。詠於斯。原作此會賓客於斯。見千巖萬壑。盤紆拂鬱。而坐致乎几。按間。故樂而名之曰橫翠也。然而樂其所以樂者。非直爲景物役也。將以取山水之秀而助其氣也。若夫嵯峨嶮

嶮刻削峯巒。混涵天地。呼吸萬壑。斬絕峻拔。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與秋色而相高也。雲開日出。雨霽虹銷。巖壑霽。若拂嵐撲黛。藹藹然有可喜而玩之者。朝來之爽氣也。霜露既下。木葉盡脫。水窮霞盡。天高鶩飛。微微螺髻。隱隱蛾眉者。天寒而宜遠也。日下壁而乘彩。月上軒而飛光。開簾拄笏。把酒而觴者。翠屏之晚對也。朝暉夕陰。煙容雨態。如萬物供四時而無窮也。由是而觀之。主人氣象巍然。襟韻磊落。靈臺洞月。玉骨橫秋。飄飄然有凌雲之風者。殆不偶然也。燕趙諸公。多以歌詩道其美。記之者。有陵川之雄文。詠之者。有木菴之絕唱。前人之述作已備。主人復以文命僕。僕輒不自揆。拾人之滯穗。句人之殘唾。亦爲之賦而贅之於後。其辭曰。

丙寅之秋七月。與主人相攜登於橫翠之樓。覽斯宇之所處。極滄溟之盡頭。地連西鄙。雄冠中州。星分箕尾。州別冀幽。控鴈門之右塞。引雞距之清流。倚太行之宏觀。接易水之長洲。有如陰雲慘慘。晦日冥冥。林樾失色。岳壑潛形。或風雨驟至。泊然如半夜之潮生。或波濤怒捲。湧然如萬馬之軍聲。使人魂飛膽慄。心折骨驚。悵然失視。悚然忘形。但惻於僚慄兮。而若有遠行者乎。又如雲開山色。雨沐秋容。天光接塞。水影涵空。浮一天之灑氣。快千里之雄風。使人湍飛逸興。浩發吟魂。如登太山。漂崑崙。有可挾日月而薄風雲者乎。又如騁出岫之白雲。傲橫空之素鶴。揖列壑之青嵐。訪攢峯風。原作之翠黛。窮島嶼之縈迴。觀宇宙之宏大。吞燕趙之精英。吸乾坤之沆瀣。發胸次之磊砢。原作豁中襟之薜芥。其亦有思乎古人之登高而弔古。傷時而感慨也。若乃太行之英。郎山之靈。開岫幌。闢巖扃。收霧幃。列雲屏。供詩情於晚翠。貢圖畫於

新晴於時吾與子。詠春風於舞雩。濯塵纓於滄浪。來登斯樓。終日徜徉。歌紫芝之曲。酌明月之觴。渺天地於一粒。隨造化而翱翔。期萬代於咫尺。順四時而行藏。下視萬物。杳焉如千里毫芒。然後翼翼然。洋洋然。庶乎可以與天下俱忘者矣。

苦寒賦

嚴氣積。元律窮。北斗知春。迴指於東。惟功成而不去。孰項冥之可容。乃鬱彼尊暴。激彼威鋒。凝愁雲而蔽日。怒寒風而攪空。奮陽春之生氣。使天地闐然寂然。如未判之鴻濛。於時燭龍絕光。熒惑失次。陽鳥斲足。火鳥縮翅。畢方高飛而遠翔。癡牛毛寒而縮蝟。炎帝爲之收威。祝融爲之屏氣。羲和倚日以潛身。盤古開天而失視。天吳死於朝陽之谷。倏忽滅於海南之地。若乃焦溪涸。熱海澄。沸潭止。溫泉冰。火井凍。陽谷凝。炎洲地冽。裸壤毛繒。熒臺煙滅。瘴水生凌。而我生於此時。奚凜冽之可勝。或有從軍永訣。去國長違。霜鋒寶劍。鐵襯單衣。積雪沒脛。悲風激懷。夜渡劍河。曉上輪臺。陰山雪漫。瀚海冰厚。當此苦寒。十死者九。又若寒門久客。貧閭故居。不爨不燭。無衣無襦。鼻酸氣失。墮指冽膚。火如紅金。薪如桂枝。兒號妻哭。痛盡傷悲。抱膝而苦。竟死何裨。噫嘻嗚呼。天歟。地歟。神歟。彼項冥之不去。我生死其何辜。嗚呼噫嘻。蓋嘗聞之。無寒不溫。無貞不元。時之革化。由是而門。吁炎吹冷。元氣所存。貞極不元。寒極不溫。乖序錯命。罪半東君。於是易川牛馬走。地上蠨蝥臣。再拜東方發狂語。脣凍舌齷難具陳。告我東君。胡甚不仁。嗟生類而欲盡。君奚爲而不春。匪我語汝。其孰汝親。匪君顧我。孰活我人。我藉汝力。汝假我神。挽天地之和氣。黜項冥於元根。

汲東海之泥，以接地軸。鍊泰山之石，以補天輪。以廣廈萬間，庇吾民之凍骨。以布裘千丈，弔四海之冰魂。使鸞鷟赤子，鼓舞於春風。熙熙然樂其天真。胡爲弛網維而退避。獨廉讓而謙尊。我徒問汝，汝且不言。於是乎，乃歸瑾其戶而葺其楹。襲其被而重其衣。不尤乎神，不怨乎天。束手容足，以順乎時之自然。

渡江賦

郝翰林奉使南朝。九年不還。今國家大舉。方與宋君會獵於江東。因之以問罪。北燕處士。慨然壯其事。乃計地勢。審攻守。將草渡江策。以助之。淮南劍客。聞而過之。曰。今茲大舉。長江必可渡乎。江東必可克乎。君其爲我言其勢。處士曰。昔我國家。初基創元。順斗極。運天關。握雄圖。祭雪壇。神人赫爾。折箭以首之。遂超大河。橫八荒。跨北岳。漂九陽。南極破而朔風烈。長星滅而北辰張。繼繼承承。臣僕萬方。其威益振。其武益揚。卵壓中原。勢開混茫。蠢爾蠻荆。何癡而狂。自取征伐。孰容爾強。今乃提天綱。頓地統。竭冀北之馬。會天下之兵。銜枚疾走。攝號而南行。然後駢部曲。列校隊。愬元戎。誓將帥。橫堅陣於高岡。招勝風於大旆。鼓角鳴於地中。旌麾拂於天外。驍騎輕車。旬隱旬磕。原作旬磕。隱旬與上下韻。元幕綠微。飛揚騰藹。魚麗長蛇。撼搖覆載。長鏃雪點。流矢雨飛。霜矛電激。神劍飄馳。精甲雲屯。白日爭輝。扇燎原之猛勢。奮蓋世之雄威。嗚呼噫嘻。吾想夫陰山虎士。茹毛飲血。狀若神鬼。氣傲霜雪。嬉於戰鬥。業在征伐。咆哮而獮兇。感激而風雲變。頽崑崙而翻海浪。折江河而崩雷電。川谷爲之蕩波。邱陵爲之震眩。使彼淮方之矮馬。蠻溪之豪族。延目望之。固足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敵。退不敢竄。我乃擊奔霆而倏昇。怒長風而迅征。一

叱而健瓴折筮。再鼓而瓦解土崩。於是環壘剝塹。糜城下邑。灌以流潦。礮以巨石。前喉後背。左排右掖。一日之間。一方之地。開拓千里。遂乃進楚泗。拔江都。擊丹陽。取南徐。浙西之津破矣。擁廬壽。跨烏江。濟蕪海。攻建康。淮南之戍潰矣。平舒翦。順流而下。徑入潯陽。江東之渡得矣。掠荊州。掩黃岡。下江陵。困武昌。湖北京西之虞通矣。於時六師奮楫。萬馬吞舟。駕黃龍之雲。驅御五牙之魄。原作魏。據馬。廣成頌改正。韓斷橫江之鐵鎖。焚柵岸之河樓。其勢也。人人清河公。一一韓擒虎。小王濬之樓船。凌伏波之銅柱。朝發舳舻。夕會南隅。囊括百越。杯觀五湖。靈旗所指。席卷長驅。哀哉宋君。可憐也。戰則爲黃泉之士。降則爲青衣之奴。上絕奎宮之運。下失皇祐之區。草滿金陵。鹿走姑蘇。五溪焦土。七澤邱墟。何其痛哉。客聞之而笑曰。信如公言。以謂遂無宋矣。曾不知大國有征伐之力。小國有禦敵之勢。而我長江所以限南北。山川所以界封域。外則西接巫峽。東至海陵。相望萬里。烽櫓旗亭。其形勝也。臨谷爲塞。因山爲嶴。振扼喉衿。天設巨防。蒼龍元武之制。白狗黃牛之狀。鐵瓮銅梁之固。劍門石關之壯。峭峽東之狼尾。聳荆門之虎牙。持夔州之百牢。揭瞿塘之兩岸。鳥道盤空。戟牙刺天。馬不得列。車不能旋。一人守隘。萬夫莫前。彼雖有懸車束馬之勤。棧雲梯石之役。我主彼客。彼勞我逸。財殫力痛。功不補患矣。內則灘流迅急。波濤洶涌。狂瀾逆走。絕壁障壑。其所鼓盪。則盤渦谷轉。原作角。凌濤濤。原作山頽。二語見郭璞江賦。墮雲遁雨。怒風轟雷。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吞淮飲海。滔天而來。中有舟艦被江。旌甲燭日。金翅青龍。風烏水鷁。連檣萬里。牽拖千尺。篤。原作工舟師。選自閩粵。驟颺風。翫靈胥。撫馮夷。策天吳。察象馬之神機。賁千里於須臾。東守偃城。

之塢。西屯采石之戍。一舸據津。萬夫莫渡。孫權割險而自霸。曹丕望洋而迴取。加以春水方生。漲氣連天。霧鬱薰蒸。跼墮飛鳶。彼雖有甲騎百萬。橫屯北岸。安能飛渡我長江乎。又若船襄漢之粟。漕江淮之資。發武庫之兵。剗犀象之皮。鏤銅牙於龍川。伐竹箭於會稽。使巴渝趨捷善鬪之夫。服而用之。亦足以抗衡中原。隔障蠻夷。退以堅守而進以力持也。又有義士奮袂。良將登壇。既有枕戈之劉琨。豈無擊楫之謝安。假祖逖以黃鉞之威。拜陸遜以都督之權。而曹公赤壁之役。苻融合淝之戰。公獨不聞之乎。處士曰。表裏山河。備敗而已。堅甲利兵。應敵而已。以勢禦勢。固未知其孰利。曾不知應之以大機。昭之以大義。而有不禦者。我請爲子籌之。我直而壯。彼曲而老。我有名而衆。彼無義而小。一也。彼江塞之地。盤互萬里。分兵以守之。則力懸而勢屈。聚兵以守之。則保此而失彼。二也。彼持衣帶之水。據手掌之隅。將脣原作兵驕。傲不我虞。其備愈久。其心愈疎。三也。彼荆鄂之民。舊經翦伐。久痛瘡痍。見旃裘而膽落。夢毳窟而魂飛。今聞大舉。重被芟夷。人心搖落。士卒崩離。四也。彼留我奉使。讐我大邦。使天下英雄。請纓破浪。虎視長江。亦有年矣。今天將啓。宋將危。我中國將合。我信使將歸。應天順人。有征無戰。五也。孰謂宋之不可圖耶。客於是怙然失氣。循牆匍匐。口怯心碎。不知所以對矣。

靜修先生文集卷六

詩 五言古

經古城

我行常山尾。高城下吾前。按轡覽形勢。依依見全原作燕。易水開前襟。飛狐連右肩。遙想豪傑場。撫己增慨然。薪人過我傍。一笑如相憐。指城前問余。考古今幾年。沈思未及答。行歌入蒼煙。

韓魏公祠

定州古北門。作鎮多英奇。如何郡學傍。獨有韓公碑。乾坤極厚大。連動物不知。堂堂宋三朝。幹旋公似之。惟公元默間。泰山已四維。天宇公之祠。元氣非公誰。郡人一何愚。而於公欲私。大者且勿論。緒餘猶世師。千年閱古堂。誰歌鄭國詩。公閱古堂。富公有詩。徘徊老柏前。目原作送秋鶴飛。悠悠五色雲。悵望今何歸。

燕平學仙臺

碣石來海際。西南奄全燕。中有學仙臺。燕平欲昇天。燕平骨已朽。遺臺猶相傳。雖復生青松。歲久摧爲煙。原作極目望海波。不見三山巔。三山巨鼇簪。山人蟻蝨然。使無不足論。信有亦可憐。大塊如洪爐。金石難原作久堅。天地會有盡。何物爲神仙。空山無笙鶴。落日下饑鳶。今古非一臺。浩歎秋風前。

黃金臺

燕山不改色。易水無新聲。誰知數尺臺。中有萬古情。區區後世人。猶愛黃金名。黃金亦何物。能爲賢重輕。德輝照九仞。鳳鳥才一鳴。伊誰腐鼠棄。坐見饑鶩爭。周道日東漸。二老皆西行。養民以致賢。王業自此成。黃金與山平。不掾兵縱橫。落日下荒臺。山水有餘清。

張燕公讀書堂

陰壁下寒泉。陽崖隱深洞。想像張幽州。當年此絃誦。遐情納方寸。灑露驚宵夢。既有真積功。豈無致時用。不然起絕學。猶當垂後統。濟濟唐開元。儒臣相伯仲。文雖數燕許。名不並姚宋。遂令百世下。煙霞抱餘痛。尋幽縱步貪。懷古清歌送。緬思白鹿翁。眼中見連棟。茲山有道氣。會遇或天縱。聊以永今朝。白雲不可種。

馮瀛王吟詩臺

林壑少佳色。風雷有清秋。爲問北山靈。吟臺何久留。時危亦常事。人生足良謀。不有撥亂功。當乘浮海舟。飄飄扶搖子。脫屣雲臺遊。每聞一朝革。尙作數日愁。朝廷乃自樂。山林爲誰憂。視彼昂昂駒。奈此汎汎鷗。四維既不張。三綱遂橫流。坐令蚩蚩民。謂茲聖與儔。蚩蚩尙可恕。儒臣豈無尤。不有歐馬筆。孰能回萬牛。太行千里來。瀟灑橫中州。今朝此登臨。孤懷漲巖幽。何當剗疊嶂。一洗佗山羞。

龍潭

盤磴脫交蔭。平壇得高岑。高岑不可攀。哀湍激幽音。窮源豈不得。爽氣來駸駸。靈潤發山骨。沮洳下崖陰。

爲問石上苔。妙理誰曾尋。乾坤有乾溢。此水無古今。下有靈物棲。倒影毛髮森。東州旱連歲。呼龍動雲林。顧此百丈潭。豈無三日霖。爲霖此雖能。鞭策由天心。日暮碧雲合。空山深復深。

招飲山亭

飲人不飲酒。千載誰與期。賴有此山色。我杯時一持。西郊遠市井。林亭對山暉。主人知愛客。釀酒無虛時。佳客麟鳳然。人亦難致之。君亭有吾山。招飲當不辭。

西山

西山澹無姿。中有羲皇前。翻思太古人。事業何不傳。三墳亦何罪。世遠成灰燼。紛紛後來人。暮死朝爭妍。勳名史一策。學術文千篇。古人豈不然。後有無窮年。惟餘方寸心。天地相後先。

池上

今朝好風日。出門何所之。西城得山多。一水揚清漪。溪翁指水言。此貨天下奇。不有磴百區。猶當稻如坻。擬從陶朱公。斷取高陽池。纍纍九州谷。隱隱千石陂。食魚素無望。觀水今有期。所期徧區域。不見貧者饑。歡飲

同類天地中。相親理所宜。前後億萬年。而我生此時。前予既不及。後孰能待之。同時四海內。徧識將無期。所識既無幾。賞心又當誰。政有賞心人。會遇亦復希。當其會遇時。豈無事相違。今朝好風色。不飲君何辭。女蘿生松枝

女蘿生松枝。不及松生年。松枝摧爲薪。豈如知原作山石堅。誰云高山雲。曾見天地先。人生朝露爾。豈止蟬
螿然。蕩蕩山海圖。悠悠皇極元。其間何物無。何事無推遷。事有古今希。達觀如寒暄。君今不遠遊。自苦良
可憐。

有大如天地

有大如天地。日夜長乾乾。有小如螻蟻。營營誰使然。我亦形蹟中。豈得獨安閑。萬物相爲用。錯綜盈兩閒。
如身百骸具。少一爲不完。有形無虛生。豈予獨贅偏。森然氣分內。既有不可鑄。蝮蛇誰宥之。生生亦能延。
安有人道尊。湮滅獨不傳。乾乾以爲師。餘者一聽天。

孤雲

孤雲生幾時。冉冉何所適。豈無崑華高。路遠嗟獨力。徘徊天中央。明月爲顏色。下有幽棲士。歲宴倚青壁。
朝飲澗下泉。暮拂松間石。相對澹忘情。倒影寒潭碧。

集陶句二首

人生豈不勞。終古謂之然。孰是都不營。早起暮歸眠。過是非所欽。躬耕非所歎。但使願無違。甘以辭華軒。
正爾不可得。在己何怨天。自古有黔婁。被服常不完。榮叟老帶索。饑寒况當年。何以稱我情。賴古多此賢。
善惡苟不應。鬼神昧茫然。是非苟相形。行止千萬端。世路廓悠悠。聊且憑化遷。居常待其盡。任真無所先。
詩書塞座外。弱子戲我前。親戚共一處。餘糧宿中田。促席延故老。斗酒散襟顏。聊以永今朝。百世誰當傳。

晨起書事

丁丑五月二十八日

蒼星擘明河。三月麗朱方。兩月忽散落。一月留中央。下有五星連。西近東少張。仰面東北隅。流星墜彩作原
類。類據。類元。類文。類改。類正。芒。誰令月有癭。飄搖及吾窗。須臾日東生。有星環四方。一星當日中。乍視搖晶光。自北忽西
旋。老陽已榆桑。西北雲一絲。翠暈揚清芳。嫩雲生碧蘚。得句聲琅琅。俄見雲有魚。其大丈許長。火繩紛繞
之。昂然欲飛揚。呼友與共觀。此境已茫茫。靈樞夢爲病。周官夢爲祥。寤言札諸闕。庸俟知者詳。

偶書

開眼昭昭天。無形有痛痒。斯人亦安忍。斲喪甘自枉。視中竄一嚙。其死隨翻掌。乃知天人間。感應如影響。

遊天城

徑遠澗隨曲。崖深山漸少。居然翠一城。四壁立如掃。天設限仙凡。雲生失昏曉。平生萬事懶。登臨卽輕趨。
山靈知信息。風煙久傾倒。顧瞻困能仰。汎應習稱好。端居得蕭寂。遠眈礙孤峭。乃知方寸間。別有萬物表。
未須凌絕頂。胸次青已了。

遊源泉

叢祠鬱蒼翠。萬古藏清幽。冷然石上足。不逐蒼波流。長風索我御。欲舉仍遲留。白雲何山來。相對亦悠悠。

玉溪精廬

居然山四頽。危檻俯晴春。川氣生不極。翠潤流衣巾。林陰起薄暮。酒色生微醺。歌聲忽落谷。驚歸欲飛雲。

隱仙谷

山川含太古，風氣如未開。中有幽棲人，日暮斷蒼苔。吾胸素義臯，人世不可諧。此地復何地，倪若登春臺。山扃掩對時，石徑迷縈回。桑麻連水竹，屋宇依山崖。燕南避世謠，千古知我懷。橫渠百世師，一區竟相乖。知音得元老，龍門有遺齋。伊川先生上文潞公求龍門庵地書略曰勝善上方舊址荒廢爲無松齋之名傳之至今某雖不才亦能爲龍門添勝迹於後代爲門下之美事賤子孤旅人，念此良悠哉。於世豈有望，居山亦無媒。舉杯對山靈，欲去仍徘徊。他年要勝迹，此駕當招來。

遊雲水庵

乘春奮幽潛，觀化登邱山。哀淙聞遠壑，息駕思雲關。墾石密松桂，結屋珍茅菅。生煙紛漠漠，激流散潺潺。山石浮壽色，澗木榮歡顏。覽物有真意，撫節驚循環。悠然千載情，儼若盤石間。眷焉欲晤語，古人何當還。

題歲寒亭

西州有佳士，種松秋水垠。歲寒得所師，名齋豈徒云。要知松柏心，亦願濯南薰。交枝鬱葱蒨，喜與萬木羣。當此搖落中，勁節獨排雲。雖得後凋知，歲寒非所欣。

泛舟西溪

萬山倒滄浪，一葉凌嵯峨。嵯峨爲飛舞，翠影如婆娑。輕陰散雨足，淨綠生圓波。人間碧海幻，老眼青銅磨。風雲幾千古，辨此雨一簑。溪南有幽人，鼓棹前山阿。煙深渺無處，月色浮松蘿。

會飲山中

鳴禽變初節。白雲思高山。笑拊蒼然石。爲謝區中緣。舉杯屬何人。四顧心茫然。雲煙互吞吐。巖壑如相先。人間此幻境。過眼成千年。山家有酒令。飲外可無言。

喜雨

以雨我公田
分韻得雨字

壬申秋大水。一雨乃孤注。九年鎔寸積。曾未辦朝露。陂塘此何日。還我滄洲趣。夜來雲初作。期待一如故。旣聞漸成陣。尙謂行且住。甫寸驚已狂。及犁歎無數。平明報三尺。感激淚將雨。元功亦雄哉。回旋易指顧。呼酒欲鯨吞。哦詩有神助。區區喜與憂。豈爲一飽慮。

雪花酒

分韻得
如字

古人重甘澤。雨雪名所居。何如千里白。斂之寄一壺。神物與造化。醞釀同機樞。夢中聞酒熟。天花已紛如。况復吟風亭。興來操百觚。天地無餘春。山澤豈全臞。何當一灑之。豐年徧寰區。收藏有奇功。六月天爲鎡。冰壺連水鑑。千載誰與俱。林間有清風。此酒不可無。

種松

萬牛來邱山。大廈高崔嵬。當年誰苦辛。遺此千歲材。手持百松子。與之俱傾頽。殷勤矚造物。爲護荒山隈。今來見豪末。喜溢蒼煙堆。十年望根立。百年排風雷。自此千萬年。再見明堂開。東家十年計。戢戢千頭栽。豈不早有望。求此良悠哉。

詠梅

燕南舊無梅。寒花爲誰芳。月色隱清豔。幽香竟難藏。寸心警殘雪。孤根待朝陽。只有橫斜森。萬里同昏黃。

白蓮

冰華離風塵。素質更深靜。灑露凝幽香。皎月散清景。誰並絕世姿。澹然水中影。青房生苦心。秋風逼涼冷。安得同愛人。共此良夜永。

玉簪

堂陰秋氣集。幽花獨清新。臨風玉一簪。含情待何人。含情不自展。未展情更真。徘徊明月光。泛泛如相親。因之欲有託。風鬢渺冰輪。

璫花圖

淮海秀璫枝。獨立映千古。遙知辨此初。坤靈心亦苦。平生勞夢想。江煙隔南浦。春風不相待。回首已焦土。畫圖今見之。依稀春帶雨。芳心紛已碎。仙葩聚如語。璫臺舊高寒。人間此何所。翩翩風袂輕。幽杳暗相許。

八月十六日望

前日中秋節。今宵月方圓。人間歡賞景。此際吾獨觀。吾觀意有在。高歌問青天。蒼蒼非正色。而况此嬋娟。去我當遠近。相值果正偏。徑圓知幾許。附麗或空懸。既疑紈扇如。復味左右旋。有食定何物。中黑胡爲然。何當凌倒景。迫視如弄丸。一祛萬古惑。如生天地先。吾觀意在此。餘光何足憐。

四皓二首

智脫暴秦網。義動英主顏。鬚眉不得見。猶思見南山。每當西去鴻。目極天際還。馬遷歌采薇。託名夷齊間。孰謂紫芝曲。能形此心閑。鄙哉山林槁。搏也或可班。安得六黃鶴。五老相追攀。一笑三千古。浩蕩觀人寰。留侯在漢庭。四老在南山。不知高祖意。但欲太子安。一讀鴻鵠歌。令人心膽寒。高飛橫四海。牝雞生羽翰。孺子誠可教。從容濟時艱。平生無遺策。此舉良可歎。出處今誤我。惜哉不早還。何必赤松子。商洛非人間。

嚴光

文叔雖天子。因陵位愈尊。爲陵成高節。此亦天子恩。兩星映千古。精爽如尙存。有此謹厚者。可贈狂奴真。巢由本不經。怪妄徒擬倫。中庸久蕪沒。矯激非天民。惟餘仁義語。至今懷若新。想像富春石。崔嵬猶起人。

翟節婦詩并序

昔金源氏之南遷也。河朔土崩。天理蕩然。人紀爲之大擾。誰復維持之者。而易之西山。乃有婦人曰翟氏。年廿餘。其夫從軍。死於王原作所據元事。翟出入兵刃。往復數百里。晝伏夜行。以其尸歸。負土而葬之。旣葬。自以蚤寡無子。遭時如此。思以義自完。乃自決於墓側。鄰里掾而復蘇。終始一節。今八十餘年矣。夫人心之極。有世變之所不能奪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予聞之。爲作是詩。俾其外孫田磐刻之石。或百世之下。有望燕山而歌予詩者。使翟之風節。凜然如在。亦庶幾乎吳人河女之章焉。

兵塵浩無際。烈女難自全。婦人無九首。志欲不二天。燕山翟氏女。既嫁夫防邊。一朝聞死事。健婦增慨然。生有如此夫。蚤寡非所憐。求尸白刃中。負土家山前。事去哀益深。義盡身可捐。無兒欲何爲。所依惟黃泉。鄉鄰掾引決。烈日丹衷懸。誰辨節孝翁。重賦睢陽賢。我昨過其鄉。山水猶清妍。聞風髮如竹。飄蕭動疏煙。千年吟詩臺。我羨太寧巔。爲招元詩選馮太師。和我節婦篇。太寧山有馮道吟詩作寄蓬距翟居甫數十里。

燕歌行

薊門來悲風。易水生寒波。雲物何改色。游子唱燕歌。燕歌在何處。盤鬱西山阿。武陽燕下都。歲晚獨經過。青邱遙相連。風雨墮巖我。七十齊郡邑。百二秦山河。學術有管樂。道義無邱軻。蚩蚩魚肉民。誰與休干戈。往事已如此。後來復如何。割地更石郎。曲中哀思多。

吳山夜雪圖

江南無寒歲。一雪今幾時。吳山豈無春。畫此寒蟲姿。壯哉萬里流。不廢東南馳。胸中謾長風。俯仰今古非。誰能唱小海。爲和大江詞。

白馬篇

白馬誰家子。翩翩秋隼飛。袖中老蛟鳴。走擊秦會之事。去欲名留。自言臣姓施。二十從軍行。三十始來歸。矯首望八荒。功業無可爲。將身弭大患。報效或在茲。豈不知非分。常恐負所期。非干復讎怨。不爲酬恩思。偉哉八尺軀。膽志世所希。惜此博浪氣。不遇黃石師。代天出威福。國柄誰當持。匹夫赫斯怒。時事亦堪悲。

答樂天問三首

二氣日交感。變態何紛紜。清濁與厚薄。賦與定難鈞。世運如四時。類聚仍羣分。升沈與奪間。今古亦難倫。天道自悠遠。百年寓此身。未來不可見。既往有未聞。愚者或貴壽。賢者或賤屯。龍亢豈無悔。螻屈豈不伸。君自不知此。何云詰義文。

邈哉開闢初。造化惟陰陽。錯然入形化。一受不可忘。稻粱固爲愛。豺狼非故殃。物理本對待。生氣常相將。孔聖豈無後。暴秦不可長。鬼神禍福機。昭昭亦可量。桃囓李樹死。城焚池魚傷。外來非我取。生意自洋洋。君何不思此。徒欲問穹蒼。

樂天種香草。有艾同根株。鋤溉兩相妨。題詩問何如。恨君計已晚。草草種樹初。根莖不早辨。使與莖葉俱。鋤根固相傷。莖葉猶可除。臭葉日以除。香莖日已蘇。區區彼微根。僅有知無餘。雖霑灌溉恩。生意已漸疏。君今尙未決。歲晚益難圖。

代來使答淵明

何時發天目。山中雲出時。出山山更佳。草木非所知。公田幸有稗。何問菊與薇。一笑領此意。翁豈爲酒歸。

幽禽

幽禽初出谷。其聲何熙熙。但知春可鳴。渾忘蟄凍時。天生復天殺。恩怨敢自私。寥寥古人心。世遠今誰知。

寓意

萬木凍欲折，中有天地春。一元貫萬古，生意誰能屯。但苦未充滿，此心終難伸。秋風髮毛改，卓爾顏色貧。又二首

愁陰翳陽景，超然慕遠遊。天風忽吹衣，命駕崑崙邱。冰壺洗秋露，霽月霜空流。平生多故人，回首生離憂。世路空嶮巖，遊子天一方。况是青春深，桃李爭芬芳。相媒有百鳥，巧韻無絲簧。客行雖云樂，歸哉非故鄉。

有懷

朝詠小招詞，暮歌白頭吟。出門何所適，欲語誰同心。豈無平生交，顏色非真金。目送西南鴻，令人思之深。思子不可置，誰從懷好音。年意惜已往，進修徵來今。

獨酌

青山淡無夢，相憶無由來。每當西北風，曠然開我懷。爲從山中至，對之舉吾杯。主人有佳客，此門容勿開。

月下獨酌

佳月靜可飲，一天明水寒。餘光泛不極，徘徊尊俎間。但覺涼露下，不知清夜闌。醉眠吾有興，君當下西山。

書堂谷晏坐

上負青天壁，下引碧澗滋。中有晏坐石，日夕忘吾歸。永懷幽棲人，千載誰與期。人間九瀛海，莽蒼天相圍。黃塵重如霧，舉手不欲揮。白雲如可招，願作雙鶴飛。

九日登洪崖

有道士居此，今二十年不睡矣。

卑居不見秋。登高自誰始。清狂未免俗。謹厚亦復爾。山光故相迎。百步翠可倚。屈指數勝游。茲山居食指。高絕讓龍門。平敞亦專美。羣山渺波鱗。天開見洪水。列岳眞清塵。遐瞰小千里。卻恐行路人。視予旋磨蟻。解衣林表坐。爛摘蒲萄紫。甘漿來逡巡。毛骨脫泥滓。勝境得眞賞。泉石迥如洗。况有幽棲人。嗒然空隱几。相對已忘言。一笑雲林喜。回首暮煙深。高歌望吾子。

遊龍宮

翠澗如生煙。石瀨欲無雪。縱目失平地。仰面猶清越。時節未當春。生意方謀泄。隨時久閉藏。與物今超越。茲遊豈人力。勝境殆天設。拊石看棲龍。髣髴仇池穴。聞說如桃源。自古有深絕。拂衣徑欲往。不見當年轍。獨立馭長風。哀歌山石裂。

登聖庵

緩轡指西山。振策凌崇邱。臨風一回首。擾擾令人愁。蒼石負嶮崎。碧草藉芳幽。長林泛餘霽。初節成高秋。端居氣始平。頽然漸神遊。舉目欣所期。叩心思欲酬。爲問石上松。千年爲誰留。飄飄巢居子。歲晚同歸休。

三月二十二日同仲韞飲北溪

分韻得卻字

世紛謝已久。恍若隔今昨。惟餘北溪雲。可愛不可卻。時當持詩往。報復亦不惡。百年何將軍。山林未寂寞。北溪擅佳名。春服有成約。頗聞張氏宅。池館自疏鑿。不須弔鵝池。且喜餘岳壑。春風覺我來。佳色動藜薄。煙霏效奇供。乍喜復可愕。顧盼不暇給。遲回迷所託。清泉會人意。愛弄入杯杓。觴流水故遲。歌發聲仍作。

野蔌旋充盤。舉網聞魚躍。生徒展餘敬。賓主雜善諠。圖畫沂上翁。意象窪尊酌。蒼苔笑仰天。微風蕩雲幕。禽鳥過我鳴。似語翁正樂。大笑昔人愚。所見未脫略。後來亦塵迹。俯仰詔成錯。人心妙無際。崑崙復磅礴。一元貫萬古。普徧無郭郭。雅意不可言。商歌滿寥廓。源泉、古北溪也。金大行人張通古故居。今爲巫覡所據。甲鵝池。見錢氏甲右軍宅文。

秋晚登西山

十日罷琴誦。招搖慕飛仙。天風何許來。吹我蒼崖巔。誰知此絕境。秋花亦芳鮮。采采泛清尊。山容變春妍。只應城中人。遙知弄雲煙。若見孤鴻來。可咏悠然篇。

九日攜諸生登西山

九日秋服成。童冠從我遊。萬古清沂春。重結西山秋。白雲歸青岑。狂瀾落滄洲。永嘯長風來。爽籟生岳幽。清商失搖落。生氣浮林邱。門生顧我言。樂矣行歸休。風袂尚飄然。此意浩難收。

沙溝二詠

漱霞巖

丹霞凌日觀。餘津浩難收。蒼涼蘇病骨。醉暈浮岳幽。萬象春意融。頽然得歸休。擾擾路傍子。無勞歌遠遊。

飛泉亭

掩蔽多露草。秋空挹飛泉。胸中玉芙蓉。滿意清冷淵。火食困煩鬱。下顧心茫然。何當分一杯。灑落齊州煙。

六華峯

入山採靈芝。濯足東澗濱。白雲不可招。丹霞有餘津。長風忽絕頂。悠哉凌翠氛。舉手問浮世。此子今何人。

寄宋生

西南吾楚澤。吞三江五湖。眼中此尤物。不可一日無。有客報渾一。胸次如還珠。望極不可到。逸興風飄裾。家人笑挽之。恐遂凌空虛。寄聲宦遊子。歸與江山俱。閉門望雲濤。屋梁雙月孤。西陵斷巴蜀。南雲渺蒼梧。徑圓一千里。杯酒納有餘。新詩想瀟灑。爽氣餘清臞。明朝函丈中。坐對江陵闕。

送劉校書回

祁陽堯故國。淳樸餘山川。每見祁陽人。心如對堯年。而况賢宗盟。久矣相周旋。今年護我歸。青山照華巔。處我既以禮。贈君可無言。言動戒在戲。當誦東銘篇。

李伯堅宣慰荆南并序

李公伯堅。幼以世家子。入事北安王。來典保定。蓋爲王守分地也。安靜樂易。屈己下士。郡嘗被水。災力請於朝。多所蠲復。郡人賴之。爲郡五年。王朝京師。有司被王教。宜奏公宣慰一道。至元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詔下。當往荆湖。保府諸公。賦詩爲贈。郡人劉某爲之敘。

荆南壯哉郡。作鎮多英奇。三年廉相國。千古甘棠詩。聞公相國客。荆人恐來遲。公來何所望。望如相國慈。有子父乃顯。觀臣王可知。榮親與報王。勉力在此時。

凡物

凡物能振厲。卽見生意融。慢氣或少施。衰颯不自充。志至有定位。敬勝多奇功。強哉復強哉。德業將日隆。

植榴

植榴將食實。三年不見花。日夕灌溉勞。物情自可嗟。今朝兩相忘。靜綠清且佳。三嘆詠此意。不覺芳陰斜。

學東坡小圃五咏

枸杞

仙苗被城郭。聞之杞國人。始疑制名初。義與荆楊均。遠慚句漏令。空望黃河濱。常山古靈潤。煙霞流餘津。青莢發丹乳。厚餉謝我神。世人厭肥膩。思與雅淡親。客來薦蔬茗。用以華吾貧。方書自有本。疑信未敢真。偶思青城山。山人壽且淳。手持羲皇書。念此區中民。

地黃

山行多上藥。地賤名亦辱。村民誇善染。功能竟誰錄。仙翁種藝法。隱處未成卜。旅居容少試。膏土早原作果。一一作深。斷頃筐如有秋。靈液光潤屋。俯鑑盆影中。華髮已成綠。九醞謝清泉。隣牆馥餘馥。朝陽發蒼涼。舉世解醒毒。元氣久蕭索。內熱紛相逐。黃鵠憑寄聲。山中酒方熟。

甘菊

金行發黃素。風露饒甘馨。政使非上藥。猶當充前庭。對花誦陶詩。持詩問淵明。帝鄉不可期。安用制頽齡。忍饑啖松柏。直以奴僕輕。東坡豈忘言。空腹嚼落英。采采還自笑。君今何所榮。無病不服藥。邵子有深情。

壽夭付天公。歐陽差失平。吾心在獨疾。持此報兩生。

薯蕷

玉延事韜養。朽壤深以密。短援原作援。據羣芳譜改正。受柔條。葱鬱護風日。貧居乏肉味。勞力苦羸疾。松聲泛綠畦。夢聞石鼎溢。初疑湯餅滑。乍見晴雲出。和飲宜杏酪。煎糜縷崖蜜。餉鄰報炊芋。留客代煨栗。入藥宜自擇。原作。留種戒勿失。奇人分嘗薄。計用今六七。靈物聞善化。慎勿輕呵叱。

黃精

黃精晚得名。丹家貴朱草。藉藉仙經中。參朮避華藻。名高有物忌。榛莽幾摧倒。春風入溝畹。英翹忽已好。感子灌溉恩。糜身錫難老。豈無難老願。所願在探討。世變閱無窮。乾端見更造。此志理難遂。斂之寄襟抱。釋爾任重憂。歲晚共一飽。

郭翁詩并序

翁名恩。本相人。少爲輪扁業。亂後流寓保定。年今近九十矣。早與其兄相失。後聞其居河南。老無所依。翁乃三往迎之。及至。奉事惟謹。與同寢處。翁家貧。素無僕御。其兄臥病。翁親爲浣滌廁牖。其兄臨終。嘗以遺骸歸祔爲託。而翁亦極力以成其志。郡中諸老人。與翁年相若。遊相好者。數數爲予道翁行事如此。予感嘆不已。爲作是詩。

佳木交清陰。欣然動人意。况聞翁之風。能不生氣。此翁少有兄。干戈鄉縣異。哀鳴念羈孤。相思勞夢寐。

自誓畢此生。復爾歡聚遂。千里三往還。竟扶籃輿至。夜雨一方牀。春風滿天地。家無十歲僮。百役一身寄。效兒浣廁。代婦理中饋。生忘惇獨憂。死免道路棄。關河隔故邱。走送徇歸志。大義今已全。初心始無愧。翁本不識書。所知惟藝事。作詩美翁賢。亦以警士類。

友善堂詩送文子周使江西

我昔客鎮州。東隣友善堂。一別今十年。主人髮如霜。百年翰林銘。許與聲琅琅。愧昔知君淺。喜今窺汪洋。暫會復遠別。江山懷豫章。舉目見良朋。胸中非故鄉。但憂兵亂餘。民氣恐不揚。人生貴樹立。事業在此方。

李從事北上

在昔爲趙客。君方掾鎮州。前年從事保。我爲鄉人留。今聞當上計。適值將南遊。區區四五年。足迹無少休。窮達雖云異。飄泊同羈愁。

行家園樂畦

極覽力不任。近尋情亦親。勤人良可愧。生物庸非仁。氛雜沒畦隔。洗去如遊塵。激流不知小。因風亦生鱗。羊乳生氣少。靈原作龍杓原作龍杓詩據蘇軾改正。渺無聞。牛嬾頗肥澤。老馬或當神。薯區才數木。臘粥思及鄰。庭前席許地。可望濟病身。茫茫天宇間。此意難重陳。

種芋

借地廝深區。西鄰計已成。雖無范陽種。尙愛君子名。糞壤豆其爛。南風綠雲平。欲知子有孫。當驗葉與莖。

饑腸日有望。歲晚分杯羹。未築學圃亭。先著種芋經。欲持已試驗。盡令鄉社行。

蜀葵

蜀葵落秋子。已能成小叢。如何同枝花。隱隱纔含紅。一氣有先後。萬物誰窮通。伊誰嘆遲暮。來此尊酒同。

重遊北溪

分韻得暉字

蒼黃淡野色。草樹含清暉。林居隱葱蒨。清風散霏微。歸雲有真意。鳴禽發天機。勝處必深會。輕觴豈虛揮。山泉來何從。北望空依依。

呈保定諸公

燕垂趙際間。人物煒珪璋。諸侯舊賓客。一郡宗賢良。士窮叫知己。人渴思義漿。諸公且勿嗔。賤子伸餘狂。駟幼有大志。早遊翰墨場。八齡書草字。觀者如堵牆。九齡與太元。十二能文章。遨遊墳索圃。期登顏孔堂。遠攀鮑謝駕。徑入曹劉鄉。詩探蘇李髓。賦薰班馬香。銜官賓屈宋。伯仲齒盧王。斯文元李徒。我當拜其旁。呼我劉昌谷。許我參翺翔。眼高四海士。兒子空奔忙。俗物付脫略。壯節持堅剛。前年脫穎士。峩峩勢方颺。欲求伸汨沒。今反墮渺茫。少小嬰憂患。痛切摧肝腸。零丁嘆孤苦。片影弔愴惶。溺身朱墨窟。人事如冰霜。高才日陵替。壯志時悲傷。駑駘欺赤驥。鷗鳥笑鳳凰。妾婦妒逸才。浪背讒舌長。紛然生謗議。鋒豈不可當。不忍六尺軀。縮項俄深藏。諸公富高義。刮垢磨我光。去留從所適。爽氣生西廊。

擬古三首

孤蟾皓素色。寂寞虛堂深。傷彼蘭蕙花。鬱鬱芳幽林。美人天一方。佳禽響遠音。我有一卷經。洞徹天地心。我有一寸鐵。蕩滌妖氛沈。心定有天游。淵乎祕中襟。所得不可說。此理神其歆。

浮雲翳陽景。靈颿扇我衣。男兒志萬里。誰復傷別離。我生十五年。世事猶未知。慨然慕義氣。遠與千古期。高風不易攀。俗紛亦已羈。所智必我拒。所期必我違。哀歌仰天問。生我亦何爲。撫劍一太息。晝夜中情馳。人生天地間。太倉稊粟微。苟無金石姿。耐此日月飛。當勉元髮歡。勿取塵世嗤。一笑羣憂失。三杯萬事非。豈不志功名。功名來未遲。萬物各有時。時今不再違。憶昨初讀書。人曰饑寒甚。今日追斯言。誠哉不我欺。屠龍無所用。不如學履舄。鑊非所授。不如囊中錐。多少白面郎。屈節慕身肥。奴顏與婢膝。附勢同奔馳。吮癰與舐痔。百媚無不爲。丈夫甯餓死。豈無需臚期。鴻鵠凌雲志。燕雀焉能知。二禽登寥廓。尺鷃笑藩籬。世態原作能。盡俚鬼。吾將誰與歸。

秋夕感懷

新涼入郊墟。金風蕩秋夕。輕河皎素練。寒霜澹白壁。星斗闌干橫。孤堂更岑寂。游子起中庭。感慨心襟激。對酒露肝膽。豁然清塵臆。玩世風生口。開懷月滿席。長嘯一聲秋。雄談羣動息。壯志海山平。任氣天地塞。醉舞捫斗牛。浩歌振金石。哦吟驚鬼神。俛仰洪荒窄。恥爲時輩羣。追思古人迹。人生少年時。分陰真可惜。寒窗一經老。區區竟何益。學劍覓封侯。行行匹夫敵。男子志斯民。安用書劍癖。皎然方寸間。自有平安策。一日會風雲。四方賢路闢。致身青雲間。高飛舉六翮。整頓乾坤了。千古功名立。

匏瓜亭

匏瓜隕自天。中涵太虛氣。造物全其真。世人苦其味。雖得終天年。惜坐無用器。伊誰竅混沌。大樸分爲二。一供顏淵樂。一爲許由棄。顏有聖人依。許逢堯舜治。天下非其責。行藏適自遂。秋色高箕山。春風滿洙泗。後來鼎鑄徒。誰知兩瓢貴。寥寥千載間。復墮無用地。神物終有歸。至人可重值。偉哉子趙子。獨兼許顏義。匏瓜集大成。高亭挹空翠。感君亭上名。發我思聖喟。人知聖人言。孰有聖人志。聖人心如天。何時無生意。時無不可爲。人無不可致。吾道苟寸施。吾民有^{一作}寸庇。堅白自有持。磨涅豈無累。豈不欲無言。恐與匏瓜類。仲子誠少野。強直無再思。聖人進退間。歷歷生私議。請觀欲往心。豈與乘桴異。我生學聖人。栖栖形寤寐。窮年憂道喪。漫自中腸沸。君才當有爲。自以無用置。我才當無用。自以有爲覲。物性雖有殊。我心良可媿。願君志我志。才志庶相利。使君名我名。名實亦相位。留彼匏中酒。供我浩歌醉。行當取其種。移來易川植。

靜修先生文集卷七

詩 七言古

桃源行

六王埽地阿房起。桃源與秦分一水。小國寡民君所憐。賦役多慙負天子。天家正朔不得知。手種桃枝辨四時。遺風百世尚不泯。俗無君長人熙熙。漁舟載入人間世。卻悔桃花露蹤迹。曾聞父老說秦強。不信而今解亡國。畫圖曾識武陵溪。飛鴻滅沒天之西。但恨於今又千載。不聞再有漁人迷。

明妃曲

初聞丹青寫明眸。明妃私喜六宮羞。再聞北使選絕色。六宮無慮明妃愁。妾身只有愁可必。萬里今從漢宮出。悔不別君未識時。免使君心憐玉質。君心有憂在遠方。但恨妾身是女郎。飛鴻不解琵琶語。祗帶離愁歸故鄉。故鄉休嗟妾薄命。此身雖死君恩重。來時無數後宮花。明日飄零成底用。宮花無用妾如何。傳去哀絃幽思多。君王要聽新聲譜。爲譜高皇猛士歌。

塞翁行

塞翁少小襲上鋤。塞翁老來能捕魚。宋家昔日塞翁行。屯田校尉功不如。西山瀛海接千里。長城又見開

長渠。要將一水限南北。笑殺當年劉六符。天教陂澤養鴈鷺。留與金人賦子虛。我來鄉國覽風土。髣髴
鼓笛鳴鳴。胸中雲夢忽已失。酒酣懷古皆平蕪。昔年阻水羣盜居。塞翁子孫殺欲無。至今遺老向人泣。前
宋盪邊無遠圖。

武當野老歌

南陽武當天下稀。峯巒巧避山自迷。青天飛鳥不可度。但見萬壑空煙霏。山不知人從太古。白雲飛來天
作主。旌旗明滅漢陽津。幾閱東西互夷虜。老人住此今百年。自言三世絕人煙。往事不聞宣政後。初心欲
返義皇前。脯鹿爲糧豹爲席。竹樹蒼蒼歲寒國。天分地拆保無憂。怪見北風山鬼泣。一聲白鴈已成擒。回
望丹梯淚滿襟。傳語桃源休避世。武陵不似武當深。

感秋

思古人之
不可見也。

湘絃悠悠阻清音。駕車欲往洛水深。白榆一葉驚河漢。萬里碧霄中夜心。玉鸞翩翩紛翠羽。髣髴機絲隔
煙霧。瓊林難得芳華年。惟恐流光兩遲暮。河旁有星名牽牛。此星既出令人愁。明朝再見明河影。已隔人
間萬古秋。

飲後

日光射雨明珠璣。怒氣鬱作垂天蜺。天將海波吸已竭。倒景徑入黃金扃。金扃一傾天宇闊。天公愁吐胸
中奇。海風掀舉催月出。吹落酒面浮明輝。瓊芝瑞露千萬斛。肝腸瀟瀟清欲饑。金宮銀闕此何處。夜半夢

落崑崙西。眼中之人素所期。赤霜爲袍丹霞衣。明星煌煌何太速。碧霄悵望白雲低。

西山

西山龍蟠幾千里。力盡西風吹不起。夜來赤腳踏蒼鱗。一著神鞭上箕尾。天風泠泠清入肌。醉抱明月人間歸。嫦娥灑淚不敢語。銀河鼓浪霑人衣。寄謝君平莫饒舌。袖中此物無人知。

登荆軻山

兩山巉巖補天色。中有萬斛江聲哀。人言此地荆軻館。尙餘廢壘山之隈。太子西來函關開。誰信生兒爲禍胎。筆頭斷取江山去。已覺全燕如死灰。馬遷尙俠非史才。淵明憤世傷幽懷。春秋盜例久不舉。紫陽老筆生風雷。遺臺古樹空崔嵬。平蕪落日寒煙堆。紛紛此世亦良苦。今古燕秦經幾回。憂來徑欲浮蓬萊。安得魯連同一杯。碣石東頭喚羨門。六鼈戴我三山來。

薛稷雙鶴圖

胎禽寥廓非人境。只許清江見寒影。書家筆頭垂露姿。一變凌雲更修整。前鶴忘機如易馴。後鶴昂藏不可羣。二鶴相看如有語。松下盤石少此人。

幼安濯足圖

漢家無復雲臺功。平生不識大耳公。眼中天意鏡中語。此身只有扁舟東。關東諸公亦英雄。百年能辨山陽封。歸來老柏號秋風。世事悠悠七十翁。乾坤故物兩足在。霜海浮雲空復空。無刀可斷華太尉。有死不

爲丕大中丹青白帽凜冰雪。高山目送冥飛鴻。爲問蘇家好兄弟。萬古北海誰真龍。長公愛文舉次公愛幼安蓋氣質各以類云。

采菊圖

天門折翼不再舉。元詩選袖作拍。手四海橫流前。長星飲汝一杯酒。留我萬古羲皇天。廟堂袞袞宋元勳。元詩選誰作信東籬有晉臣。南山果識悠然處。不惜寒香持贈君。

歸去來圖

淵明豪氣昔未除。翺翔八表凌天衢。歸來荒徑手自鋤。草中恐生劉寄奴。中年欲與夷皓俱。晚節樂地歸唐虞。平生磊磊元詩選作磊落。一物無停雲懷人早所圖。有酒今與庸通沽。眼中之人不可呼。哀歌撫卷聲嗚嗚。

雪翠軒

西山萬古青未了。黛綠鬢雲已傾倒。豈知太虛忽生白。恍如厚夜今復曉。紫湯仙翁見本根。白波開天餘浩渺。胸中盤曲此高寒。曾夢肝腸倚天表。蒼崖飛來天出巧。爲護煙嵐翠如掃。萬縷寒煙吹不舉。靜秀依依見娟好。此時先生一開軒。平生壁立金玉削。脚底遊塵輒更紅。黑頭擾擾誰爲雄。臨風回首三太息。安得置此冰壺中。西山秀色千萬里。一顧可洗浮雲空。遙望飛泉駕遠壑。中有一路開雙松。人間風日不到處。來訪軒中雪翠翁。

山中

山中望塔倚天表。今得全山如立草。不知天地視全山。何如一粒江湖渺。平生老眼如層梯。昨日所爲今兒嬉。神功天巧祗如此。人力區區能幾爾。世間壯觀徒紛紜。堯舜事業猶浮雲。

飲山亭雨後

山如翠浪經雨漲。開軒宛坐扁舟上。西風爲我吹拍天。要駕雲帆恣吾往。太行一千年一青。才遇先生醉眼醒。卻笑劉伶糟麴底。豈知身亦屬螟蛉。

巫山圖

朔風捲地聲如雷。西南想見巫山摧。江南圖籍二百年。一炬盡作江陵灰。不知此圖何所得。眼中十二猶崔嵬。猿聲髣髴餘山哀。行雲欲行行復回。神宮縹緲望不極。乘風御氣無九垓。區區雲夢蹄涔爾。豈知更有陽雲臺。

李賀醉吟圖

赤虬翩翩渺無聞。望之不見矧可親。浮世浮名等濁溷。眼中擾擾投詩人。心肝未了人間春。龐眉尙作哦詩響。太平瑞物不易得。昌黎仙人掌中珍。北風瀟瀟吹野麟。千年淚雨埋青雲。乾坤清氣老不死。丹鳳再來須見君。

後賦赤壁圖

公無渡河歸去來。周郎袖裏藏風雷。老狐千年快一擊。金眸玉爪不凡材。先生平生兩賦爾。江山華髮心
悠哉。只今畫裏風月笛。尙有老驥嘶風哀。眼中驚波不西歸。元鶴夜半從天迴。曹劉閑氣今何處。船頭好
任原作白雲堆。

陳氏莊

陳氏園林千戶封。晴樓水閣圍春風。翠華當年此駐蹕。太平天子長楊宮。浮雲南去繁華歇。回首梁園亦
灰滅。淵明亂後獨歸來。欲傳龍山想愁絕。今我獨行尋故基。前日家僮白髮垂。相看不用吞聲哭。試賦宗
周黍離離。陳氏先父之外家也。金章宗每遊獵必宿其家。淵明謂先父龍山。指孟嘉事。

采石園

何年鑿江倚青壁。乞與中原作南北。天公老眼如看畫。萬里才堪論咫尺。蛾眉亭中愁欲滴。曾見江南幾
亡國。百年回首又戈舡。可憐辛苦磯頭石。江頭老父說當年。夜捲長風曉無迹。古人袞袞去不返。江水悠
悠來無極。只今莫道昔人非。未必山川似舊時。龍蟠虎踞有時歇。月白風清無盡期。古人看畫論兵機。我
今看畫詩自奇。平生曾有金陵夢。似記篇舟月下歸。

金太子允恭唐人馬

道人神駿心所憐。天人龍種畫亦然。房星流光忽當眼。徑欲攬轡秋風前。漢家金粟幾蒼煙。江都筆勢猶
翩翩。東丹獵騎自豪貴。風氣惜有遼東偏。天人秀發長白山。畫圖省識開元年。金源馬坊全盛日。四十萬

匹如秦川。天教劫火留此幅。玉花浮動青連錢。原作連錢。據元文類。英靈無復汗石馬。原本復字。下據
元文類移正。悲鳴真似漁洋古詩。泣金仙。只今回首望甘泉。汾水古詩選。繁華鴈影邊。奇探竟隨轍迹盡。
兀坐宛存驂臨先。人間若有穆天子。我詩當作祈招篇。

宋理宗書宮扇并序

杭州宮扇二。好事者得之燕市。一畫雪夜泛舟。一畫二色菊。理宗題其背。有興盡爲期。及晚節寒香之句。諸公賦詩。予亦同作。

天津月明啼杜鵑。梁園春色凝寒煙。傷心莫說靖康前。吳山又到繁華年。繁華幾時春已換。千秋萬古合歡扇。銅雀香銷見墨痕。秋去秋來幾恩怨。一聲白鴈更元詩選。西風冠蓋散爲煙霧空。百錢鞵錦天留在。禍胎要鑿驪山宮。當時夢裏金銀闕。百子原作杯。據元文類。樓前無六月。瓊枝秀發後庭春。珠簾晴捲天門雪。棹歌一曲白雲秋。不覺金人淚暗流。乾坤幾度青城月。扇影無情也解愁。五雲回首燕山北。元文類。燕山雪花大如席。雪花漫漫冰峨峨。大風起兮奈爾何。

續十二辰詩

饑鸞嚇鼠驚不起。牛背高眠有如此。江山虎踞千里來。才辨荊州兔穴爾。魚龍入海浩無涯。幻境等是杯中蛇。馬耳秋風去無迹。羊腸蜀道早還家。何必高門沐猴舞。豚宰雞栖皆樂土。柴門狗吠報鄰翁。約買神豬謝春雨。

送徐生還鄂 并序

江夏徐生，東湖故家。庚申北渡，客燕趙十七年，而宋亡。其子姪書來，迎之而還。蓋前人所謂黃鶴歸來，疑城郭之猶是，浮雲一去，惜人代之俱非者也。諸公賦詩以道其行，命容城劉某敘而倡云：燕山送客歸南州，與來每恨無扁舟。君歸爲我謝江漢，思君不見令人愁。千里風煙想瀟灑，一代英雄成古邱。當年才氣鸚鵡洲，撫掌笑殺黃鶴樓。黃鶴歸來哀江頭，江山依舊人悠悠。浮雲萬古恣變滅，眼中擾擾何時休。紫陽仙人歌遠遊，飛蛟起滅三千秋。爲君揮手崑崙頭。紫陽，謂晦翁。飛蛟，起滅，見遠遊集注。

蠡吾王翁畫像 并序

蠡吾王翁，世爲農家，多蓄粟。金源貞祐初，宣宗南渡，河朔大饑，翁於是發之，全活者甚衆。時鄉豪在所皆自樹，慕義者咸欲推翁爲首，翁不許。挈家避地扶溝，餘二十年而汴亡。天下蕭然，蕩爲邱墟。翁家獨無恙而歸，子孫讀書，不求祿仕。三世皆以壽終，殆不偶然也。翁之曾孫天輔，求予序翁之行義於其畫像，謂庶幾能聞之名士大夫，而有以發潛德之幽光也。

北門翠屏，雷破山，畢逋頭白，五馬遷，乾坤運會到血肉，有欲脫之誰飛仙。河朔諸州，尤可憐，有饑以原作來無此年。鄉間嗷嗷公哺之，公困有底心無邊。諸豪推唱彼亦義，亂世性命公能全。教子讀書不求官，歸來素髮家山前。天理不隨陵谷變，坐看老樹生蒼煙。只今圖畫對翁像，回首兵塵一慨然。誰能生死太平日，白石共煮西山泉。

宋徽宗賜周準人馬圖

筆底金鞍有肅爽。誰云不博降王長。汴梁門外若雲屯。畫本相看應自賞。十載青衣夢故都。經營慘淡欲何如。只除金粟呼風鳥。曾見昭陵鐵馬趨。

宋高宗題李唐秋江圖

秋江吞天雲拍水。濤借西風挾不起。斷雲分雨入江村。回首龍沙幾千里。澹庵老筆搖江聲。髣髴阿唐慘淡情。千秋萬古青山恨。不見歸舟一葉橫。

宋理宗緝熙殿硯

使君持送緝熙硯。捷音才到山中人。四十三年如電抹。此硯曾經秋復春。寂寞經筵勸講臣。詩酒宮中樂事新。文章只數天中月。萬卷何曾筆有神。

宋度宗熙明殿古墨

江南賜姓功臣李。吾州奚生墨工爾。江南赭盡吳山松。吾州老樹搖晴空。君王弄墨熙明殿。不覺江頭度白鴈。劫火猶解愛庭珪。吹送山家易水西。松風含哀生硯滴。似訴優游解亡國。只今惟有哀江南。寶氣不受鵝溪綠。早晚扁舟適吳越。爲君揮灑天門雪。

金太子允恭墨竹

黑龍江頭氣鬱葱。武元射龍江水中。江聲怒號久不瀉。破墨揮灑餘神功。天人與竹皆真龍。墨竹以來凡

馬空人間只有墨君堂。何曾夢到瓊華宮。瑤光樓前月如練。倒影自有河山雄。金源大定始全盛。時以漢文當世宗。興陵爲父明昌子。樂事孰與東宮同。文采不隨焦土盡。風節直與幽蘭崇。百年圖籍有蕭相。一代英雄誰蔡公。策書紛紛少顏色。空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白髮。哀歌對此冷雙蓬。秋聲蕭蕭來晚風。極目海角天無窮。黑龍江見金史幽蘭軒義宗死所。汴亡張蔡公以金寶錄歸遺山。嘗就公歷錄此軸亦公得於汴之中祕者。公之子仲仁持以求予詩。故終篇及之。

白鴈行

北風初起易水寒。北風再起吹江干。北風三起白鴈來。寒氣直薄朱崖山。乾坤噫氣三百年。一風掃地無留錢。萬里江湖想瀟灑。伫看春水鴈來還。

渡白溝

東北天高連海嶼。太行蟠蟠如怒虎。一聲霜鴈界河秋。感慨孤懷幾千古。只知南北限長江。誰割鴻溝來此處。三關南下望風雲。萬里長風見高舉。萊公灑落近雄才。顯德千年亦英主。謀臣使臣強解事。枉著渠頭汗吾鼓。十年鐵硯自庸奴。五載兒皇安足數。當時一失榆原作渝。照元文類改正。關路。便覺燕雲非我土。更從晚唐望沙陀。自此橫流穿一縷。誰知江北杜鵑來。正見江東元文類青鳥去。漁陽搥鼓鳴地中。鷓鴣飛滿梁園樹。黃雲白草西樓暮。木葉山頭幾風雨。只應漠漠黃龍府。比似愁岡更愁苦。天教遺壘說向人。凍雨頑雲結淒楚。古稱幽燕多義烈。嗚咽泉聲瀉餘怒。仰天大笑東風來。雲放殘陽指歸渡。

過易州登西樓

秋氣壓山山欲摧。西樓正有詩人來。悲歌感慨聊一發。萬古抑鬱今崔嵬。甯山爲有瀛王臺。頑癡至今如死灰。幽燕勁氣老益壯。北山飛翠來吾杯。

登鎮州隆興寺閣

太行鱗甲搖晴空。層樓一夕蟠白虹。天光物色驚改觀。少微今在青雲中。初疑平地立梯蹬。清風西北天門通。又疑三山浮海至。載我欲去扶桑東。雲華寶樹忽當眼。拍肩愛此金仙翁。金仙一夢一千載。騰擲變化天無功。萬象繞口恣噴吐。坐令四海皆盲聾。千池萬沼盡明月。長天一碧無遺蹤。我生元感非象識。此眼此臂將安庸。海岳神光埋禹鼎。人間詭態何由窮。金天月窟爾鄉國。玉毫萬丈須彌峯。一杯徑欲呼與語。爲我返駕隨西風。堂堂全趙思一豁。江山落落吾心胸。中原左界此重鎮。形勢彷彿餘兵衝。歌舞遺臺土花碧。旗幟西山霜葉紅。乾坤割裂萬萬古。烏鳶螻蟻爲誰雄。漳水悠悠自東注。落日渺渺明孤鴻。

乙亥十月往平定早發土門宿故關書所見

風烟全趙如平掌。失脚山城夢猶想。土門一縷漢時天。萬古行人爲誰仰。指似勅敵談笑中。爲狀羸僕忍寒強。當年鼓角如可聞。急著清吟和林響。遠山宛欲來相迎。近山留人屹相嚮。或從井底忽登天。倚伏已能先想像。平生愛山真惡識。今日果爲山所網。昨朝爽翠擁修眉。最恨高樓負清賞。壯懷鬱鬱悶欲絕。安得凌風恣吾往。天教石頂放一頭。跌若驂騑脫羈鞅。山靈努力出奇供。只恐先生駕虛枉。萬壑霜松動悲嘯。極目雲煙堆莽蒼。北門形勢護中原。辨與姦雄增技癢。太行橫絕半九州。留在平原幾塵坱。何人爲我

起六丁。嵯峨盡墮天宇朗。千年再睹神禹功。恍若鴻濛流。原作開四象。

范寬雪山

老寬胸次無墨汁。經營慘淡寒生須。秦川名山古壯哉。况復玉立千尺孤。安得辰光滿東壁。試看龍燭崑崙墟。赤塵鴻洞天爲爐。一邱一壑真吾廬。眼中人物誰冰壺。

霸陵園

霸陵平生有詩境。黃閣何物爲清風。鄭五自知非相才。獼猴枉畫凌煙中。作備莫作詩家傭。百爲淡苦誰汝供。古人星露尙有戒。况是風雪來無窮。襄江明日蒲萄暖。斜風細雨舡頭轉。門前暮雪吾不知。坐上春風人未遠。

趙生水墨虎

南山鬱鬱煙霧濛。北山落日薄幽叢。先生眼花臂猶健。聞虎有真心愈雄。聲弦寄目黃蘆東。人言此是高堂中。仰天大笑出門去。時危慘淡來悲風。

仲誠家藏張蔡公石女翦製香奩絕巧持以求子詩

靜華墨君天下奇。陵川仙人爲賦之。遺山野史誇慧女。萬古春風蝴蝶詞。豈知此巧復絕代。夜月靜拂天孫絲。夢雲絲雨有形外。郢斤庖刃無心時。蔡公凜凜襲鄂姿。諸郎畫戟清香詩。香奩秀發亦餘事。詩人饑眼省見稀。敲門青燈爛紅碧。布衾驚走惡睡兒。破屋猶疑翠鯨怒。短褐誰憐紫鳳移。東家健婦把鋤犁。西

家處女負薪歸。哀哀正念誅求苦。對此無言空淚垂。

張元帥寶刀

士不產金人氣雄。真人握鐵開鴻濛。不知此刀何所得。風煙餘烈來霜鋒。將軍聲名今蔡公。酒酣過我歌彤弓。持刀對公兩奇絕。眼中已覺南江空。水波江聲浩無窮。朝龔夕淬天有工。回鶻健兒戲天巧。前身鐵精非凡庸。紫煙燄燄天爲紅。鑲紋秀發青芙蓉。寶鑽搖落初開封。四壁如著清水中。天山積雪聚銕鏗。寒色直欲朱崖通。摩挲神物三太息。此行善保千年功。

山行見馬耳峯

近山豪士少羈檢。酒澆不下胸崔嵬。遠山靜女亦閑雅。尙恨少有傷春懷。亂山米聚爭拱揖。武卒侍婢皆凡材。天知老眼不受塵。路轉忽睹雙峯開。雙峯何年聳雙耳。叱之不動煩風雷。今朝向我效神駿。翠色欲逐神鞭來。浮世浮名酒一杯。我欲駕此觀蓬萊。只愁日暮三山上。黃塵回首令人哀。

雪翠軒觀太寧火

吾家雪翠天下白。銀河無聲月無色。天關不閉寒蟬噪。箕尾晶英凍將坼。帝遣六丁下取將。勅賜名軒換金碧。初如紫霧蟠青雲。飛下人間作堅壁。漸如扶桑六龍出。萬縷丹霞吹海立。何人辦此女媧氏。補天重煉蒼蒼石。陽能兼陰今可知。祝融若并元冥國。正教蕪穢洗欲空。誰爲千年棟梁惜。殺機如火出至微。燄燄寧知有今夕。軒中高臥劉更生。願借餘光照方冊。方冊有道出黃虞。今古煌煌天與極。火耕明日千萬

斛酒瓮已開。春雨滴不妨。一飲盡羣山。醉暈春生半天赤。

雪浪石

邵家水陸說影象。一物自可涵無垠。滄浪仙人歌感應。石中固有此理存。老坡胸中如此幾。硯磊須得銀河噴。嘲嵩唾華天不噴。武夷赫怒張吾軍。偶從北海得生氣。竹石也愛風姿新。我來正當秋雨霽。一杯冥漠元都門。小瑤好事如先臣。坐令平地石生根。渠家兒戲解亡國。作詩一笑君應聞。

煙霞觀雲巢松

盤柯盤屈今幾時。龍攀虎跋森英姿。道人眼中無可怪。一巢見餉吾何疑。我所思兮穎與箕。秋聲瀟瀟吹送之。清風一披雲一席。松中之樂天不知。靈臺方寸有君節。虛籟萬古絃吾詩。歲晚相期君與我。笑拊吾髯盡此卮。

瘍醫詩卷

煉心如石補天缺。煉心如泥補地裂。自摹正飽丹鳳饑。心能作實亦能鐵。乾坤瘡痍今幾年。誰家藥籠金石堅。千金此方不一試。雲山注目秋風前。

明河秋夕圖

明河澹澹縱復橫。行雲悠悠度疏星。鳳媒不來烏夜驚。瓊枝玉佩遲所託。畫中隱隱聞機聲。秋來秋去今猶古。此恨不隨天宇青。崑崙西頭風浪平。辦我一舟蓮葉輕。浩歌中流擊明月。九原喚起嚴君平。人間此

水何時清。

美人

美人娟娟秋水隔。煙霧深沈蒙玉質。目逐晴波去不歸。遙山只有竹雲碧。碧雲日暮心悠哉。窗前一夜梅
花開。平生自信心如鐵。一寸相思一寸灰。

玉簪

春色醉人人未醒。獨憐月露秋零丁。昭陽日影巧相避。寸心未減寒泠泠。只應得我一顧足。爲君小醉秋
風亭。蓮兄君子菊弟隱。何物處君君意肯。玉簪玉簪誰與簪。蒼苔疏雨秋欲深。

荆南送橘

江淮草木少生意。今日佳果來何奇。枯苗一溉自此見。入手卽有甘棠詩。眼中風露瀟湘姿。渺我幽林千
樹思。只恐江聲撼吾枕。相看坐對寒更遲。

食筍

夢迴齒頰風蕭騷。幽姿不許霜松高。南來蒼玉不盈束。已覺飲興翻雲濤。詩家胸次自宜此。尙嫌煙火須
烹煎。想像南風吹萬竹。籜龍正恐稱冤號。石盆養魚心自苦。仰羨鸚鵡雲間巢。眼中歲旱土不膏。長饑復
慮山無毛。退食歸來北窗夢。山巔朱鳳聲嗷嗷。

王君奉命賑濟彰德過予求詩

十年監官窮到骨。一簿武邑如登天。巧宦紛紛日九遷。白髮青衫獨可憐。昨朝讀君阜民篇。善察物情亦已賢。南郡饑民想更苦。以君賑濟非偶然。驛傳星馳乃爾急。何暇載酒揚雄元。茅容問稼當有語。野夫憂國願豐年。

送寇長卿同知岳州

聞君得官岳樓去。我夢已落江湖濱。天下先憂付公等。江山之樂當平分。荆湖一城百戰得。存撫安得人。人君。岳陽父老宜相賀。君是荊州舊幕賓。廉荊州治稱第一。

三月三日許天祥置酒東城

都門氣習豪翩翩。此君尊俎今宛然。春色今年遲半月。留待忽忽過寒節。臨流雅唱尋舊盟。青眼青天對今夕。橫橋綺服麗人天。蒼苔坐我羲皇前。花枝華髮兩如許。天意時情一杯舉。安石起舞元龍歌。蒼生我竟如渠何。

飲仲誠椰瓢

君家瓠落無所容。江湖誰辨平生胸。海南佳氣久鬱塞。灑瀆似喜今相逢。前年對酒面發紅。今年對酒氣如虹。江山萬古騷人國。跬步便與華胥通。河間古儒病我拘。聞我一飲喜氣濃。平生得意南湖張。此意頗與河間同。太古窪尊老無底。一朝傾倒何由供。醉鄉千年有此客。鳥歌蝶舞春濛濛。醉翁之意不在酒。宛如翠意非絲桐。太和風境無酩酊。洛陽樓閣高玲瓏。冷然仙馭一杯水。眼中渺渺無極翁。西家伯倫瞽且

聳東家醉死王無功。酒中醒境渠未識。冰壺秋月崑崙峯。舉杯喚月來胸中。人間白日浮雲空。五嶺山高雲幾重。朱崖滅沒南飛鴻。元鶴翩翩渺何許。操瓢徑訪眉山公。河間謂趙玉。南湖謂仲實。冷然仙馭。洛陽樓閣。堯夫。空中樓閣事。

南溪行

老人耕牧南溪南。南溪草淺牛所食。大孫攜書小攜酒。青囊爲席樹爲庵。以書教孫仍自讀。隔溪遙聽聲誦誦。牛眠樹陰孫勸酒。老人未醉意已酣。老人氣高軀幹小。面狹於髻森若杉。年周甲子辰又浹。世故十率八九諳。早歲精勤傳世業。口誦太素手弄甘。以藝發身寧久屈。安車徵起詔使監。入爲天子侍從臣。龍沙萬里嘗陪騁。鼎湖白雲望不極。招之歸來山有嵐。身出夢關涉覺境。人間萬有皆空函。侍從之名不復記。老人自署南溪銜。呼兒來前雙玉立。曰我愛汝擇所堪。自我中年學讀書。方寸若有神明鑒。活人之功豈不美。一有不中中或慙。青囊祕封不再展。塵迹從此乃一芟。讀書力田兩交進。困有所收心有函。開此樂國自我始。繼而大之在汝男。我今已成齊變魯。汝等當爲青出藍。東北一舍容城翁。今年臥病家山巖。其室雖邇人甚遠。汝糧自裹簦汝擔。雪中款段來叩門。僕夫汗流扶酒甌。侑尊有物隨土產。厥包雜進鴨與鷄。飲劇談發不自禁。四鄰驚走來窺探。先生靜默如土鐘。叩之愈大聲愈饒。今朝音吐瀉河漢。老人者誰開其緘。斥之令去不復語。興亡萬古手與談。空鉤意釣不在棊。澹然相對如禪龜。老人思家不可留。二兒扶歸杖几參。臘醅開時魚可膾。相約載酒遊溪潭。

送王之才赴史館編修

太古熙熙存太質。誰爲結繩陷膠漆。三墳五典生厲階。一派前道千流出。商周灑疆數千年。刪定塵編纔半壁。自從盲叟好浮誇。天遣阿遷奪其筆。歷代煩文愈是非。鑿碎名山藏不得。偉哉君實集大成。爾後不聞麟再泣。遼金邪魅無人誅。略主英臣少顏色。策書未削徒紛紛。當恨天孫惜刀尺。公就史癖今史榮。姦魂夜哭崔浩直。善惡磊磊軒天地。筆頭休放波濤息。賤子蕪絕寂寞濱。耕牧河山拾古迹。悲愁忍效虞卿窮。蒼黃敢召台州謫。中原人物有權衡。玉堂誰擅才學識。山東麟鳳半青雲。燕南獨占天荒隙。公能一奮天下文。袖手傍觀甘自適。

同仲實南湖賞蓮醉中走筆

湓江紺浦原作寒風露涼。安得置我濂溪堂。香塵縹緲芙蓉裳。百年得此南湖張。舉杯人勝境亦勝。有蓮以來無此香。蓮香隨酒來詩腸。得句驚起幽禽翔。幽禽隨人作癡態。意欲和我風雲狂。人間一味清到骨。兩足暫付吾滄浪。螟蛉螺贏聊且去。醉眠太華雲間蒼。

明遠堂賞蓮醉賦

畫堂香遠凝清秋。宛如坐我南湖舟。主人愛客情亦重。謂我無語花應羞。荷香繞筆詩自健。滿紙已覺清江流。平生老氣回萬牛。爲君傾倒元龍樓。舉杯喚起謝安石。我醉不省蒼生憂。

元章論書帖

書家豪猛見世變。寥寥鐘鼎今幾塵。古人胸次無滯迹。意外蕭散餘天真。愛書愛畫卽欲死。狂絕俗絕無此人。臭穢功名皆一戲。渠言夸矣君勿聞。

阿寅百醉

南湖風鑿不多可。詩中驚見阿寅名。朝來抱來聚星亭。神涵秋色啼古聲。都山張氏世有賢。斷崖近得唐碑銘。乃翁寂寞老窮經。阿敬健筆敵中勅。循環元間豈終晦。開物有期須一鳴。老夫自任河汾教。先爲虛席待此生。

友人送枳朮丸

心胸未識黃昏湯。無食何用求檳榔。書生但苦湯餅睡。巴椒慘慘無鼠腸。舊聞易水仙翁術。綠荷包飯圓枳朮。南州故人持送我。但欠黃雲數千斛。笑撫青囊時一鼓。健啖何由酬此腹。

記夢二首

天風吹雲送星槎。蒼鱗道前牽紫霞。鳳凰呈舞月妃和。飄飄來自金母家。金母臨行有奇贈。玉簫璫管聲清佳。囑我醒時無泄露。恐世知子生喧譁。明朝夢覺莫驚怪。異香冉冉浮窗紗。眼中雲物徒紛紜。我一掉頭殊不聞。天風瀟瀟燈半滅。忽爾雲間見雙闕。欲吐不吐三萬言。雄雞已落長庚前。牀前阿魯讀魯論。到植其杖而芸田。

雜言

觀雷溪

飛狐天下脊。老氣盤互回。三江瀉天怒。合爲一水東南來。此勢不殺令人愁。石門喜見西山開。未補青天裂。誰鑿混沌胎。奇聲猛狀萬萬古。山根幾許猶崔嵬。兩山倒傾瀾。百丈逢顛崖。先聲動毛髮。餘爽開襟懷。初疑萬壑轉奔石。意象髣髴坤軸摧。又疑鼓角鳴地中。百步未到仍裴徊。荒祠下石磴。駭目何雄哉。春風不到太古雪。今日乃得胸中雷。穿石誰能窮窟宅。流沫勢欲浮蓬萊。平生芥蒂今寒灰。兩耳到骨無纖埃。酈元筆頭天下水。石門之奇猶見推。乃知茲遊亦奇絕。快弄素霓噴瓊瑰。東崖一片石。坐撫千年苔。爲招郎山君。共捲長鯨杯。江妃爲搥靈鼓催。赤鱗躍出銀山堆。先生醉來泉灑面。狂歌一和湍聲哀。

遊郎山

昨日山東州。馬耳索御凌風嘶。今日軍市中。不覺已落山之西。山之面背一無異。不待風煙變化神已迷。危關度雪嶺。亂石通荒蹊。林間小草不識風。日自太古。我行終日仰羨木杪幽禽啼。但見雨色來。雲物颯以淒。忽然長嘯得石頂。痛快如御駿馬驪。萬里來長風。五色開晴霓。長劍倚天立。皎潔瑩鸚鵡。平地拔起不傾側。物外想有神物提。詩家舊品嵩少同。畫圖省見巫山低。誰令九華名。獨與八柱齊。千態萬狀天不知。敢以兩目窮端倪。騫騰誰避若飛隼。側瞰何屈如怒猊。千年落窮邊。煙草寒萋萋。若非酈亭書生此鄉。

國物色誰省會分題。鄒道元註水經說郢山形勢最真。今涿郡有酈亭其先世所居也。乾坤至寶會有待。豈有江山如此不著幽人棲。
頗聞山中人。雲間時聞犬與雞。只疑名山別有靈境在。不許塵世窮攀躋。不是先生南遊有成約。徑欲共
把白雲犂。九疑窺衡湘。禹穴探會稽。玉井爛賞金芙蓉。日觀倒捲青玻璃。風煙回首莫瀟灑。南遊準擬相
招攜。

掛書牛角圖

長安江都搏手空。臺司光祿誰雌雄。大事既去乃爾耳。渠頭不斫將安容。嗚呼千年楚重瞳。將軍視之猶
楚公。掛書牛角亦偶爾。史臣比擬良未同。青青澤中蒲。秀色自凌空。可憐徐包徒。學術皆凡庸。君不見羣
兒驅羊竟何功。晉陽桃李亦秋風。緱山圖畫有如此。何如長作多牛翁。

浙江潮圖

山人懶絕夢亦然。鼎如萬牛不可遷。誰信畫工筆頭有神力。扁舟一夜江聲寒。覺來千里雪漫漫。中有數
點青峨眉。人間天門壯觀已如此。豈知大塊喘息四海如鼻端。海中仙人冰雪顏。吸風御氣非人寰。試問
濤頭何當還。爲我寄聲三神山。我欲乘興遊其間。

清江曲

清江芙蕖玉可憐。岸花汀草自年年。來鴻去燕不相識。曉露無聲香暗泣。江樓縹緲如花人。望之見之不
可親。無限晴雲錦樹新。愁眉只向遙山翠。遙山一千里。長在愁眉底。鏡裏繁華過眼空。遙山鑄向青銅中。

遙山遙復遙。芙蓉霜早凋。明日愁眉爲誰掃。月白江清天未曉。

先天漆硯詩 并序

予近得漆硯二。劉文茂之所惠者。象璧水。而先天八卦周焉。予遂名以別之。且賦詩以答茂之云。揚雄久寂寞。載酒誰相過。今夕是何夕。燭花吐燄浮煙蘿。天開氣機動。起舞獨婆娑。晨光滿壁佳氣集。客來怪我衰顏醜。袖中隱隱天根雷。欲出不出神所訶。硯漆未爲貴。形古天森羅。夜月碧落影。秋風寰海波。茫茫兩儀根。日月東西柯。環中方寸地。樂境涵天和。弄丸恣遊戲。觀物供研摩。平生犀韋編。退筆如山阿。成都墨池自尙元。劉歆醬瓿空作魔。今朝得此天所戲。令人一歎三摩挲。扶搖子。安樂窩。老氣鬱鬱卻日戈。鞭霆裂原作烈據元好問詩改正。月未消歇。百年光景空蹉跎。冥漠神光恍猶在。松風入墨如吟哦。東南澤國尾閭瀉。西北仰看青山多。青山天齊石可磨。安得六丁爲我墮。嗟峨。我欲萬年老筆回江河。先生興來不奈何。爲君醉草太古滄浪歌。

示孫諧

龍山古壯哉。鬱鬱盤煙嵐。一讀元子詩。冷然玉泉甘。江山勝境要佳客。而我不到懷應慚。雷家髯翁虎眈眈。劉氏遺愛存河南。百年喬木動秋色。籃輿誰與供奇探。崑山出美玉。楚國多榘枏。孫郎復貴種。良璞須深函。句萌慎培養。雲霄看岳岳。野夫老矣一何拙。平生只有歸休堪。傳經訪道可無愧。爲我早辦龍山庵。

早發高黑口號

蒼月瘦。黑風酸。枯梢老竅號空山。東方未動天發黑。迷途客子迴征鞍。冰髯壓脣帽簷側。耳輪霜醉鼻尖寒。中原年少燕南道。功名未了黃塵老。黃塵老。馬上神州依舊好。

送國醫許潤甫還燕

來保定
奔母喪

燕趙豪傑窟。馬遷曾此來交遊。卽今勁氣壓河朔。人物傑出嶄然雄。九州燕南子許子。胸盤星斗橫高秋。窮則良醫達良相。古人須向今人求。萬里黃雲馬上家。歸來淚滿銀貂裘。民病未蘇國支枵。勿以一身戚而忘天下憂。古來奇士重意氣。把臂一語肝膽投。君能搜我胸中磊落之奇才。我亦爲君寫我抑鬱之幽懷。

贈寫真田漢卿

別字景延

君不見濂溪先生畫出太極圖。下筆萬物形神枯。又不見伊洛丈人寫出先天理。鑿破化胎混沌死。靈犀一點透圓光。自然造化隨驅使。景延老筆縱橫走。聲名不在龍眠後。一代人材老玉關。精英盡入丹青手。五湖三島在胸中。人間物象無遺蹤。閉門九經庫。意氣摩青空。手探月窟躡天根。千變萬化愁神工。愧我孩提五鬼窮。高軒未遇感秋蓬。千里窮途步兵哭。賓主逆旅客新豐。幸遇知音相見好。倒瀉詞源談未了。閣上麒麟高冢臥。江邊非熊何處老。君王貪夢巫山雲。商霖變作商巖皓。惟有英雄少年人。路入雲臺猶未到。珍重先生筆下神。等閑莫寫常人真。願君傳寫聖賢之蘊。經緯天地之文。窮乾坤無形之理。思風雲變化之春。周仰二公相左右。藐焉不作塵中人。



3
4
2077

靜修先生文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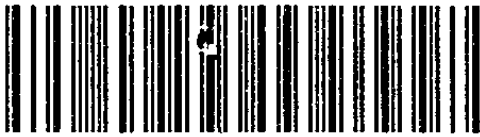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集文生先修靜

(三)



3 0645 1947 7

著 因 劉



靜修先生文集卷八

詩 五言律

除夕

百歲三分一。初心謾慨然。空囊難避節。青鏡不留年。靜閱無窮世。閑觀已定天。履端思後日。四鼓未成眠。

晚上易臺

遺臺連廢壘。落日展遙岑。海嶽天東北。燕遼世古今。每當多感慨。直欲罷登臨。莫更留塵迹。千年不易禁。

登武陽城

朝遊樊子館。晚上武陽城。潮接滄溟近。山從碣石生。斷虹雲淡白。返照雨疏明。且莫悲吟發。樵歌已愴情。

鄉郡南樓懷古

南北世更迭。江山人重輕。澶淵出師詔。顯德受降城。遺恨幾時盡。寸心千載生。區區蓼花詠。癡計欲何成。

滿城道中

學館三年夢。西山此日行。人生兩屐足。世累一囊輕。別澗水流合。斷林煙補平。誰能分半壑。相與結巖耕。

夏夜



院靜復夜靜。幽人世慮輕。是非容勿辨。憂寵莫多驚。萬樹烏飛月。千家犬吠聲。夢回無一事。惟有紙窗明。

重遊源泉

人世自人世。翛然物外身。滄溟來照影。白帽忽生塵。題壁雲封石。攀花鳥護春。今年風景別。開卷覺詩陳。

張氏別墅

惡木推不去。好山招未來。豈無平曠地。當有妙高臺。芳草趁陰坐。雜花隨意開。東南村落近。試與問新醅。

書堂旅夜二首

少小抱孤苦。飄零重此行。迂疏從我好。憂戚賴天成。夙志存無幾。羈懷觸又生。寸心同弱草。歲晚怯霜清。

淹留已半載。去住意何深。月色一千里。愁人方寸心。秋聲助搖落。生理嘆浮沈。松桂清霜滿。哀歌動故林。

生日

四十舉兒子。明珠掌上希。圭璋蒙養正。朱蜜病防微。春露有時降。孤雲何處飛。悲歡共今夕。餘涕不勝揮。

虞帝廟

淫祀徧區宇。空山餘帝宮。靈皇有天在。像設與人同。身世千年後。塵埃百感中。清泉分一酌。毛骨潤南風。

奇村道中

此日西塘路。乘閑作勝遊。深深柳成巷。脈脈稻分溝。白石長含雨。黃花不受秋。移居新有意。試就野人謀。

城南

山人懶到骨。一出動經秋。欲赴城南約。如營海外遊。岸容收潦盡。村色帶煙留。禾黍歲將晚。農家猶未休。

有客

有客談稼穡。對人增感傷。自言二頃業。不博半年糧。宿麥得春旱。晚田經早霜。無功一杯粥。俯首汗如漿。

早行

曙色警初動。物情無久閑。薄凌護頽岸。落月淡空山。殘夢失逆旅。少休期守關。尋常午窗雨。擁被聽珊珊。

白菊

仙草尙孤潔。東籬芳未芳。精神渾是露。氣勢已無霜。夜月藏不得。晚風吹又香。天教陶靖節。素髮與交光。

水亭夏日

孤亭耿獨坐。一碧淡凝秋。氛雜市聲遠。空明雲影留。傷時仍磊磊。對景卽休休。幾欲解維去。乾坤無釣舟。

野興

乘興閑登眺。歸來晝掩扉。靜中見春意。動處識天機。大節始終論。全才今古稀。平生有舊約。常恐寸心違。

秋望

病骨秋偏早。單衣露亦寒。微雲生水際。暝色起林端。地迴月遲下。樓高山易殘。輕風吹欲舉。醉袖拂層巒。

雜詩五首

堯山唐故國。淳樸帶遺蹤。種果收奴力。開田享素封。採原作來。據元收多上藥。景仰近神峯。夢寐驅黃

續巖居一老農

冀北高寒境。英靈海嶽全。斯文若程邵。家世亦幽燕。祀典今誰舉。遺經會有傳。吾鄉此盛事。瞻仰在他年。
何事招提好。山深馬可驅。松巢低映帽。竹溜細通廚。霜粟千封戶。雲屏四畫圖。冠巾如我用。白鹿起規模。
巖居訪高道。少日在風塵。回首話前事。低眉厭此身。江山資寇盜。田畝化荆榛。領取天倫重。無君愁殺人。
水繞千山合。雲藏數畝荒。初尋香有陣。漸入翠成行。豚豕依危石。牛蹊帶小塘。團茅奄如畫。可惜是逃亡。

早發濡上

寒出防優逸。詩情非浩然。煙濃山失色。雲重雪連天。坏戶仙遊上。冰髯老境前。別家忘再宿。桑海問何年。

偶書

擾擾推遷裏。誰知不偶然。要從人力外。推見事機先。青白天公眼。低昂造物權。俗情謾悲喜。倚伏有他年。

宿田家

偶到田家宿。歡迎如遇仙。杯盤陳戶側。妻子拜燈前。青白眼誰靜。炎涼情易偏。豈知人世外。還有野夫憐。

半世

半世恆棲託。孤生被險艱。寡言非蘊蓄。褊性類清閑。生計朝霞上。交情暮雨間。柴門本無客。幽僻况長關。

重渡滹沱

遙臨滹水岸。回望土門關。秋色巉巖上。川形拱抱間。分疆人自隘。設險地誰慳。欲問前朝渡。江鷗故意閑。

恆山樓

萬嶺尊恆嶽。遺臺枕後潭。仰高慙對坐。哭險負奇探。影落滄溟北。雲開斗柄南。山靈憐野客。今夕費煙嵐。

登鎮州陽和門

百尺市門起。重過爲暫停。豪分秋物色。米聚趙襟形。北望雲開嶽。東行氣犯星。憑闌天宇在。人事聽浮萍。

辛巳中秋旅亭獨坐

分光陰太盛。無力掩蒼冥。大塊供微黑。高天失舊青。興徒愁外發。秋向露邊零。點數山河影。依稀見草亭。

文章

文章費餘力。齒髮愧初心。璞有連城璧。精非百鍊金。靜中天地我。閑裏去來今。烏散爐薰盡。長歌激暮陰。

一身

一身能換骨。毛髮散沖融。氣變精神後。人生感化中。朝陽方杲杲。春意正濛濛。白載唐虞德。方成比屋功。

周邵

百年周與邵。積學欲何期。徑路寬平處。襟懷灑落時。風流無盡藏。光景有餘師。辜負靈臺境。圖書重一披。

上塚

過家來上塚。顧影念孤蹤。春露歡迎失。寒泉感激濃。千金一毛髮。十夢九音容。不惜從黃壤。多慙未了胸。

書堂旅夜

丈室不自埽。寸心徒爾豪。世途仍險阻。風物故蕭騷。皓月霜洗淨。明河天放高。空庭一片石。獨坐首頻搔。

過堂水望堯山

神化大無外。名山能幾峯。威顏渾咫尺。天日尙雍容。蒲坂堪饑死。重華有舊蹤。三謨讀未老。於此卜巢松。

過奉先

閩遼承宋統。此志亦雄哉。置縣名猶在。因山勢已摧。百年元魏史。千古汝南哀。華表鶴應有。悲風海上來。

雜詩二首

聞昔飛狐口。奇兵入擣虛。人才九州外。天道百年餘。草木皆成騎。衣冠盡化魚。遺民心膽破。諱說戰爭初。關嶺通山後。風謠採路傍。地寒人好壽。草淺畜宜羊。用水如奴婢。從川貯米糧。西風如有約。乘興卽吾鄉。

野興

莽莽榛蕪路。蚩蚩魚肉民。乾坤幾逐鹿。今古一傷麟。眼底人間世。胸中物外春。江山滿花柳。無負百年身。

秋日

山人久不出。今朝天氣清。秋光濃可掬。草色翠相迎。捫蝨暮山碧。敲門新筍生。歸來重回首。佳處未忘情。

山中憶故人

故人南郡去。消息久無聞。瑤草正堪種。白雲誰共分。屋梁驚落月。鵬翼賦垂雲。歲暮一樽酒。高歌如見君。夢採松脂及甘菊。

樓遲負松菊。夢寐得甘馨。隱逸喜同臭。流膏味獨青。人誰借三徑。天欲制頽齡。毛骨清猶在。桃邊霜露零。

種杞

法出千金要。畦容一席分。灌苗身已健。採實夢先勤。白棘憑誰辨。靈虜只自聞。知音九節杖。惟有華山雲。

戲答人送鹿皮冠

麋鹿山林性。文章冠冕材。頭顛如有此。巖穴更悠哉。老筆天機在。空梁月色來。桃椎應似我。人世莫驚猜。

觀藥爐自戲二首

無病不服藥。康節語也。此懷清更嘉。歐陽或有道。韓子豈無瑕。羸疾嗟予久。名方信彼誇。回頭謝雞犬。何日

是仙家。退之服硫黃一疾訖不痊。樂天詩也。赤松共遊也。不惡誰能忍饑。是仙家。啖仙藥已將壽夭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樂。東坡序歐陽子語也。

地隨服仙草。黃精失採花。徵求徧親友。炊爨罄樵車。屢敗從人笑。偶成容我誇。側聞僮僕語。辛苦是仙家。

閱寶氏名方

人從大節論。士尚絕無求。獻可有先見。老泉多遠憂。方書空物齊。耆舊盡山邱。矯首候斜日。窗中倦鳥投。

眼醫詩卷

火景元中暗。月光徒外明。每當天抹漆。未便目無睛。暗自何年有。明從底處生。若知當告我。心事在蟾精。

楮母節孝詩卷

寂寞吾鄉國。才難婦愈賢。題評慚我後。旌表聽人先。艱苦初心盡。安榮老境偏。幽潛天有待。留看百來年。

張監院過

有客敲門久。山人與鶴歸。論文翻草本。換酒當蓑衣。暫會還成別。相歡且莫違。明朝誦佳句。北望謾依依。

寄彥通

吾子今應健。山人老已癡。迷藏高著眼。興廢大觀棋。感遇渾非昔。忘懷若有思。絃歌吾舊隱。寂寞暮春時。

送友生

無人慰幽獨。之子罷登臨。野鶴籠中態。翔鴻天外音。吾儒關世運。晚節見初心。有問山間事。白雲今更深。

盧學士按察江東

不廢芻蕘賤。狂言試一聽。品題停月旦。言動律東銘。飲少得真樂。吟多損性靈。清燈四書外。澹泊養遐齡。

郭判官按察廣右

謝病三公掾。分司五嶺南。桂山天下秀。憲府百僚參。夜泊防風浪。晨征避瘴嵐。遙知慈母念。先汝過湘潭。

張察院分司臨安

餘杭古佳麗。御史重分司。甘旨足爲養。江山能助詩。梅花春早晚。潮候月盈虧。糾察先從此。陰陽恐失宜。

送仲常遊北岳

大茂元都闕。空山拱萬靈。風霆懷神化。河海盡襟形。昂畢空留影。幽井未了青。追封王制變。僭祀世塵腥。禮樂心雖切。煙霞骨有銘。長懷七十戶。爲我謝仙扃。

送郝季常赴正陽幕

上黨清涼界，超然慕白雲。名家得之子，勝境苦平分。鼓角生新壯，詩書失舊勤。江淮古形勢，有樂在從軍。送成都術士

邵子不言命，相逢盡此觴。風煙雙白鬢，身世一青囊。玉壘浮雲變，峨眉落日蒼。西遊吾有意，先爲謝嚴揚。

宣慰孫公慶七十詩并序

至元二十七年冬，與處士張君、察院張君、提舉郭君、都事張君、飲教授趙君所。工匠提舉孫謙、繼至。察院曰：是家古世官也。將甲氏四世矣。今其翁正議公，階是爲宣慰使，歷事四朝，登秩二品。有子若孫，皆佩金紫，開歲七十，尙躍馬不衰。維爵與齒，實一鄉之望。凡所與游，禮宜往慶。在吾輩慶，宜有詩。於是約各爲詩一首，言韻古律不拘。旣成，俾諸孫捧觴，歌以獻壽。公宜每篇爲盡一觴，不辭。十二月二十九日，樵庵敘。

爲仁存世職，得壽見陰功。家產千金厚，官銜二品隆。子孫皆貴顯，飲啖尙豪雄。五福誰全備，吾鄉有此公。何太夫人壽二首

近親宜致敬，結友合升堂。薄俗隨遷變，淳風墮渺茫。吾人今復古，此日得稱觴。高詠靈椿句，燕山暮色蒼。去歲稱觴後，今朝重過庭。將軍不好武，宅相舊明經。拙宦供行樂，忠臣見典刑。北堂多竹石，歲晚亦青青。示張源

堂高餘慶在。道重魯齋傳。洗眼名家後。驚心大學年。白頭負風鑒。青佩見時賢。明日鹿門隱。須君拜我前。

感事

聞氣來西極。逢時稱世賢。學隨人望盡。家要後生傳。魏野赤松句。堯夫洛社篇。卜鄰曾有願。聞訃重淒然。

贈答徐生

三年不窺牖。城府有山深。於道無少得。多君肯見臨。一杯上池飲。千古水仙音。爲子終宵話。相期勞寸心。

旅夜

欹枕寂無寐。沈思坐不禁。靜中天地我。閒裏去來今。磊磊平生事。休休今夜心。何方有邊戍。雲外急清砧。

虞帝廟

四顧莽何際。威靈儼若臨。山川尙淳樸。天地自高深。鳳鳥千年嘆。籟韶三月音。元功久無復。徒抱致君心。

登保定市閣

十載雞泉隱。今朝市閣晴。民謠混諸國。里號帶軍營。瀛海依依見。堯山隱隱橫。懷今與思古。獨立若爲情。

憶金坡道院

平昔多游覽。茲游不易忘。溝涂春脈脈。松石晚蒼蒼。有客愛山谷。無家名草堂。金坡從此號。聊著永相望。

寒夜

肝膽了無寐。襟懷誰與同。更長頭可白。燭暗火逾紅。硯滴冰生癭。星流氣吐虹。林鴉先我起。鳴噪竟何功。

移甘菊

移晚戒前歲。植根先此秋。親嘗杖履徧。嚴課僕童憂。小藥終年計。新羹一飽謀。區區嘆莎棘。陸子謾多愁。

採野苣

糞壤自肥膩。靈苗絕世紛。炊餘香更美。甘出苦難分。宜酪法新得。輕身方久聞。野人聊自享。未敢獻吾君。

食菘白

採食陂塘利。分甘野老心。杯盤收浩渺。蘋藻避清深。命婢卽能識。招鄰亦見臨。吾鄉希此味。咀嚼有吳音。

酒令

觴至欲何語。令嚴當謹聞。茅容惟問稼。李白只論文。且喜無多客。毋辭過半醺。故人知此老。舉白解浮君。

簞尊

宋秘監
案賦

南國有奇竹。天然成酒尊。來因交趾使。價重秘書門。含蓄中誰似。堅貞節尙存。盤桓古人意。觀象可忘言。

鸚鵡

風雨房櫺暗。猶疑隴樹昏。無愁緣得食。有夢想高飜。巧語難自脫。深憐未是恩。人情多好異。渠豈不能言。

宋道人八十詩卷

往事枕中記。新編柱下言。知音有銅狄。逸史訪金源。春露霑濡際。秋陽想像存。初逢疑夢寐。垂淚拜桓溫。
宋貌紹
肖先子

鄉人王母九十

九十青瞳母。寒溫白髮孫。桑田閱滄海。冠帔記金源。案上春風橘。階前雪色萱。移家就鄰舍。種杞易陽村。

寄答祖丈

先友從遊地。雍容几杖尊。秋風太古觀。春日樂郊園。妙理欲自得。高情誰與論。別離空六載。期待負知言。

楊子忠總管福州

燕趙多豪傑。楊侯氣自奇。風流猶世胄。開爽亦天資。尊俎論交地。江山送別時。閩中有佳政。聊用慰相思。

送尹宰

百里衡山縣。千年陸宰名。鄰封今見此。鄉校可無評。俎豆欲成趣。絃歌漸有聲。涑陽吾舊隱。聞去亦關情。

送成判官

釋菜成鄉約。從君此例新。歡遊渾幾日。離索又殘春。相愛求詩切。臨行枉駕頻。幾年人事絕。送子爲情親。

送成從事

易水河梁夢。回頭已十春。相逢驚我老。送別向君頻。求贈攀前例。將詩認故人。故山松菊在。歸去未全貧。

寄子東太守

一夕西山客。十年往事非。黃塵驚我老。青眼似君稀。別浦秋容靜。離亭草色微。殷勤重寄謝。後會不應違。

送東海相士

青鏡雲千變。紅顏酒一卮。忘言三日雅。觀化百年期。烈火誰當採。神游亦自奇。海山如見問。聊舉送君詩。

感范女

房望吳中范。衣冠相國孫。風流猶李白。樵爨已陳雲。感事哀龍種。慕名重虎賁。乾坤厭更迭。誰與採紛紛。贈答學者

西市藥隱

士論清修品。天然孝友資。從游無少補。離別有深思。貧說長年在。文驚近日奇。吾言不足重。愛子欲何爲。之子隱於藥。四休今不孤。藏名那論價。得號尙嫌壺。知足隨處樂。忘機一事無。東鄰開小徑。茗椀不須呼。獨立

恆岳精英大。直衝昴畢星。初疑元氣白。橫界太虛青。欲與河漢共。不隨霜露零。相看一杯酒。連夜立中庭。嘉甫從親王鎮懷孟

第杜句贈王運同彥材

霄漢瞻佳士。公侯出異人。家聲同令聞。文雅見天倫。元朔巡天步。危樓望北辰。燕王買駿骨。黃閣畫麒麟。妙譽期元宰。蒼生倚大臣。蛟龍得雲雨。鵬鷲離風塵。治國明公在。雄圖歷數屯。世儒多汨沒。賢俊贊經綸。開闢乾坤正。調和鼎鼐新。弼諧方一展。風俗盡還淳。經濟宜公等。泥涂任此身。尊榮瞻地絕。感激畏天真。

交態遭輕薄。浮生有屈伸。嗟予意轉軻。撫迹獨酸辛。留滯才難盡。蒼茫興有神。形容真潦倒。世業豈沈淪。倚著如秦贅。逢迎念席珍。壯心久零落。敗績自逡巡。載感賈生慟。難甘原憲貧。邵平元入漢。王粲不歸秦。回首軀流落。生涯脫要津。稻粱求未足。臺袞更誰親。碧海真難涉。蒼鷹愁易馴。君能微感激。何處不依仁。

哭松岡先生

徙舍勞親意。擇師得子賢。從遊無半載。瞻仰似千年。文字雖時樣。規模有正傳。門生咸知己。佇立一潸然。

哀徐生

去歲登高句。霜楓秋幾多。東籬成惡識。西郭動悲歌。天道憐渠在。吾文奈爾何。送君紅樹下。風葉尚吟哦。
生且死。求予銘爲不朽。計東籬亦見擊壤集。

烏古論顯之母夫人挽章

冠帔金源舊。門闌戚里榮。鶴悲人事短。銅泣露盤輕。往事驚波去。新墳宿草生。烏啼原上樹。霜月有餘清。

侍其提學哀挽

初遠過庭訓。擇鄰得子賢。春風渾一月。恩制欲三年。步武思猶在。頭顱愧所憐。念親仍感舊。欲語淚如泉。

名醫張國綱挽卷

良醫不出戶。真隱要逃名。宿草今如此。春風宛若生。一囊三世藥。兩子萬金簾。原作金。平昔憂多病。懷賢倍有情。

劉仲文挽章并序

仲文名郁，祁州蒲陰人。少從事亳府軍，謝病歸，杜門不出。以春秋左氏學爲業。所居里名黃臺，因以爲號。後仕京師，爲將仕郎，年六十餘，命酌賦詩而終。子元，今爲太常奉禮郎。

楚塞十年役，黃臺一室春。從軍有何樂，學道不知貧。生子爲名士，居鄉稱善人。死生無所恨，今古一邱塵。

哭張之傑

義許同生死，奪君何遽然。無人共清夜，有淚葬黃泉。苦疾求予禱，遺孤託我憐。傷心墓頭字，旌孝看他年。
予題其墓道，爲張孝子墓。

哀郭勸農

才命不相偶，如君良可嗟。半生在人下，一死更天涯。三歲同君里，前年過我家。相忘已塵迹，零落舊煙霞。

頤齋張先生挽詩

與先奉直府君同任金太學。

耆舊晨星盡，公亡益可嗟。先人曾共學，穉子與通家。白日明心素，青山點鬢華。封龍餘爽氣，誰與酌煙霞。

寄故人二首

明時延俊秀，獨分老邱園。道德心猶負，貧窮氣尙存。從容思洛社，親炙憶程門。別後區區意，聊爲知己言。
淹留乏世用，憂戚賴天成。行樂肩輿在，歸休綈袂輕。終身雖有素，生物豈無情。高詠風雲意，行藏問此生。

靜修先生文集卷九

詩 七言律

春陰

淡淡春陰暖更輕。一身酒力若雲生。無人也笑樂所使。未醉先休氣始平。時雨霑枯或有藥。微風著物不聞聲。人生日用本無事。閒倚西窗候晚晴。

多病

多病年來放盡慵。一龕堅坐避深冬。欲忘言處飲先醉。不得意時山故濃。只許國人知我陋。見邵子無名公序妨高論笑吾庸。見司馬公廡書序西巖近有仙芝種。爲謝白雲著意封。

日午

日午雲輕草色蘇。出門杖履自徐徐。乾坤俯仰窺難見。花柳青紅畫不如。靜處規模惟厭小。動時文理卻嫌疏。眼前光景無窮態。註盡濂溪太極圖。

偶成

一語未能分付時。難言方信到真知。道參天地用何小。心有羲皇生豈遲。後世直須要楊子。百年卽我是

鍾期折花笑對滄浪影。不覺東風就手吹。

湖上

湖上幽居事事幽。臥看書卷坐垂鉤。晴窗閑是長年國。暑簟靜爲無熱邱。心遠何妨在人境。室虛元自有天游。家人大笑詢生理。報我西風咫尺秋。

十月朔展省後古城有感

手線西風失敵衣。高城煙樹掛斜暉。徘徊飛鳥不忍去。蕩漾滄波如欲歸。幾爲霜來驚露往。每因物是見人非。詩書未辦鄉鄰化。道德初心恐易違。

道士孫伯英容城故居并序

伯英名邦傑。世爲縣之貴族。遺山元公爲作墓銘。稱其遊太學。所與交皆天下名士。氣甚高。見金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爲。思得肆志方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遂爲黃冠師。以終葬。毫之太清宮側。時年五十一。因兒時嘗見先君子。錄其家世文行之美。以示鄉人。今過其居。感而賦詩。政教才氣敵希夷。冠帔翻然亦未宜。誰辨胡寅論鴻客。見讀史只除坡老識安期。見安期生詩可憐喬木空秋色。惟有青山似舊時。欲傳先賢問遺事。故園猿鶴不勝悲。

過鄉縣西方古故居并序

古、金大定間人。嘗舉進士不第。遂歸。獨居一室。置琴書其側。不妄與人交。縣令佐公服候門。亦以

遜辭謝遣之。有田數十畝，食其所獲。如菽熟，惟食菽。鄉人好事者，欲以米易之，不聽。曰：天所食者，不可易也。監察御史按行郡邑，聞其行，上之，不報。其爲人，蓋亦近於聖學之所謂狷。史家之所謂獨行者歟。先父每舉以律鄉人之貪鄙者，故鄉人至今能道之。古死無後，其邱壙已爲樵牧區，今過其居，亦莽焉荆棘中矣。不覺感歎。夫發潛德而紀先賢，實後生之責也。願力未能焉。姑題詩以紀先父之訓云。

名姓初聞自過庭，山田力食老窮經。鄉閭月旦歸公論，耆宿風流尙典刑。感事重吟鳧繹集，懷賢誰築聘君亭。還家遊子悲千種，念舊思親淚最青。

登雒州城樓

古戍寒雲接渺茫，故鄉遊子動悲涼。江山自古有佳客，煙雨爲誰留太行。野色分將愁外綠，物華呈出夜來霜。海門何處秋聲急，極目滄波空夕陽。

夢先壠

望望東阡見松桂，孤雲爲我且踟躕。十年一夢等閑過，四海此身何慮無。千丈春暉空寸草，萬山明月只啼烏。舊家三徑今誰主，羨殺河汾有敝廬。

宿玉泉村

先父嘗欲卜隱於此。

怪見清暉逼晚襟，太行眉宇未消沈。徘徊終日不忍去，寂寞高盟如可尋。欲向孤雲問蹤迹，只應老樹記

登臨樓遲零落今如此。淚盡章齋刻印心。

外家西園李花

無邊晴雪映柴扉。夢裏繁華又一非。人與山邱屬零落。天教草樹記芳菲。每因寒節來相訪。重爲餘香不忍歸。里社他年有成約。結庵終擬號春暉。

入山

草露蛛原作絲晴日明。亂蟲秋意有先聲。屈盤未轉陂陀盡。蒼翠忽從懷抱生。一徑峯回失南北。兩山雲近異陰晴。天公若會登臨意。可信傷心畫得成。

晚眺

巖姿濃淡似吾詩。雲點青山學鬢絲。老樹遺臺秋最早。斜陽流水鳥偏遲。無人能解此時意。如我曾來前古誰。本爲登臨解陶寫。豈知搖落更堪悲。

山中月夕

滿懷幽思自蕭蕭。况對空山夜正遙。四壁晴秋霜著色。一天明月水生潮。歌傳巖谷聲豪宕。酒泛星河影動搖。醉裏似聞援鶴語。百年人境有今朝。

惡鳥

山中夜夜聞惡鳥。惡鳥聲中似訴渠。氣運變遷皆以類。陰陽對待不相無。形聲如此誰憐我。天地初生已

有子能辦春風長白日。願將花柳付提壺。

五月二十三日登城樓

獨倚危樓數鬢毛。一簾輕燕晚涼高。雲移山影亂初定。雨帶風聲來漸豪。物外此天才一幘。人間何事不秋毫。遠遊未盡平生興。幾欲狂歌續楚騷。

曉出西塘

塘水隨人緩步行。哀湍激石故輕清。太行濃秀霜洗淨。全趙規模天鑿成。偶爲登臨發悲詠。忽從毛髮散秋聲。殷勤莫盡尊中酒。留到青山佳處傾。

南樓

登臨秋思動鄉關。展盡晴波落照間。歎老自非緣白髮。愛閑元不爲青山。幾經分合世良苦。不管興亡天自閑。初擬憑闌浩歌發。壯懷空與白鷗還。

良辰

莫遣閑愁負此身。鶯花逐日是良辰。乾坤痲痺元關我。土木衣冠亦象人。大德豈容輕錄怨。小疵休廢更求淳。此中空洞渾無物。萬紫千紅總屬春。

午睡

閑中何事不清妍。鳥戀花陰伴晝眠。窗外雨晴山有暈。枕邊風息樹無絃。面前多放寬平地。方寸嚴臨咫尺。

尺天萬古羲皇有餘意。不妨分我百來年。

新晴

小雨新晴草色蘇。家園生理未全疏。埋盆欲學魚千里。試地元栽芋一區。時與老農談稼穡。不因閑客罷琴書。乾坤妙處無人會。臥看牆陰雀哺雛。

野亭會飲三首

列坐平分草色勻。四圍天設翠屏新。不可一日無此客。安得四時長是春。野鶴自成難進狀。江鷗不作近前噴。鳥聲自向花枝說。好箇羲皇世上人。

曳杖蕭然一幅巾。山夫野老解相親。橫身物內誰爲我。賦象天中彼亦人。細數平生無此會。不來一醉負今春。舉杯自壽復自笑。萬壑煙霞吾豈貧。

行樂人生當及辰。今朝光景爲誰新。林陰薄薄微露日。花氣溶溶暖著人。春色十分看欲盡。鳥聲千種聽難真。東風就手吹殘酒。無限青山動翠鱗。

淺酌

淺酌微吟意自真。新詩改罷酒微醺。流鶯暗逐春光老。獨鶴潛驚夜景分。共見白駒如晚景。豈知蒼狗是浮雲。無邊風月誰無分。只恐靈臺未屬君。

夢鎮州潭園先父舊隱

昨夜分明是鎮州。溪潭先子舊曾遊。魂來千里太行碧。夢覺滿庭煙水秋。古淡園林無限意。登臨今昔幾人愁。當年援鶴應無恙。爭信書郎謾白頭。

過鎮州

太行迎馬鬱蒼蒼。兩岸灘聲帶夕陽。霜與秋容增古淡。樹因煙景恣微茫。閱人歲月真無謂。得意江山差自強。曾記城南舊時路。十年回首儘堪傷。

井陘淮陰侯廟二首

饑僮羸馬倦重游。萬將分兵坐此籌。滅項豈知秦尚在。奪齊便覺漢無憂。英彭一體誰遺類。絳灌諸孫自列侯。愛殺鹿泉泉下水。亂山百折只東流。
許身良犬笑君癡。快快難勝已自危。智數相催難免死。才名如此豈無疑。兩年蕃鎮真猶假。十載君臣喜又悲。最恨當時蕭相國。直教三族到全夷。

讀漢高帝紀

禮樂經秦掃地空。遺民洗眼續王風。規模自襲挾書律。舉措惟推約法功。魯國兩生心獨遠。新城三老義誰同。只知才到蕭曹盡。可信高皇是沛公。

易臺

望中孤鳥入消沈。雲帶離愁結暮陰。萬國山河有燕趙。百年風氣尙元詩選作自。遼金物華暗與秋容老。杯酒

不隨人意深。無限霜松動巖壑。天教搖落助清吟。

秋夕大風有感

坤輿閒說若行舟。乘此真堪萬里遊。大塊氣豪知寡和。黃紬坐穩覺無求。窗間小草根自賀。雲外高松聲亦愁。明日西山想清瘦。天教老眼看晴秋。

盆池

自慚眼孔一盆多。奈此無邊風月何。莫道渾非九雲夢。不妨能著百東坡。斡旋在手天隨轉。虛靜如心景自過。誰弄扁舟詫吳越。爲言吾老怯風波。

水燈

南湖新綠破春容。一炬才分萬炬同。共說金膏能有景。豈知陰火解生紅。魚龍水樂三更後。星漢仙槎一色中。喚起東坡看清曉。向來碧海又青銅。

方鏡

當年玉斧落何方。陰魄誰教擬太陽。翻起坤輿看鼈背。借來心境發天藏。衣冠嚴肅知無愧。肝膽輪囷覺有芒。四海紅塵競白日。託身分我鏡中涼。

西窗

洛水秦山夢寐前。風流陳邵兩臞仙。中峯太華五千仞。皇極一元十萬年。斯役閱來歸舊隱。迷藏畫出稱

高眠。人間此意今誰會。臥看西窗生暮煙。

有懷

飄飄遺世覺身輕。尚友千年憶若生。瑞日祥雲程伯子。冰壺秋月李延平。浮沈滄海人事換。晴雪太行眉字清。曳杖歸來北窗下。一尊濁酒爲誰傾。

記夢并序

至元戊寅十一月二十四日。夢十餘老翁。衣冠甚偉。以章疏薦予。章中署予爲金文山人。而見稱之語甚多。既覺。惟記松柏歲寒。桑榆晚景之句。而每句之下。又各忘其六字。遂以詩記之。

夢中說夢已成癡。更擬從翁問所疑。松柏歲寒應有謂。桑榆晚景欲何爲。名書丹闕非吾望。家在金文不自知。果有仙山隔塵土。先生亦欲住仇池。

捲簾

捲簾雲樹散微明。淡似幽人百慮輕。眞宰鏤雕亦良苦。洪鑪消鑠似無情。空巖月出人境失。灑露秋巖山氣生。欲寫天機誰餽會。西風吹作棹歌聲。

偶作

爲貪風月重登臨。感慨幽懷不易禁。靜裏形神君與我。眼中興廢古猶今。區區此世眞何物。落落平生只寸心。閒道江湖好煙水。飛鴻滅沒有遺音。

高亭

高亭雲錦繞清流。便是吾家太乙舟。山影酒搖千疊翠。雨聲窗納一天秋。襟懷灑落景長勝。雲影空明天共游。笑向白鷗問塵世。幾人曾信有滄洲。

放歌

未須鵬翼賦垂雲。老眼冰壺亦自新。碧落銀河見高舉。紅塵白日屬何人。纍纍坐閱秋風客。擾擾空悲地上臣。左挽浮邱一杯酒。吾言誇矣不須嗔。

自適

久矣黃塵絕往還。惟餘風月到柴關。清霜烈日從渠畏。野鶴孤雲適自閑。天上銀河連碧落。人間秋色對南山。高吟大醉堯夫老。只有豪誇不易刪。

老岸

老岸陰陰雲樹清。柴門寂寂綠苔生。空明萬象隨月出。水墨四山因雨成。千古心期破茅屋。百年人事短燈檠。道人不是悲秋客。聽盡疏蛩夜夜聲。

世上

世上悠悠儘自爭。眼中隱隱放教平。飛蠅觸鼻人爭怒。落葉臨頭我謾驚。既有陽秋暗消長。何須青白太分明。羨藜原上清霜重。辛苦十年跌足行。

幾葉

幾葉疏桐萬斛秋。四山清露一窗幽。人能知足隨處樂。心若忘機百慮休。事物閱來如有悟。囊箱空慣已無羞。醉中曾聽家人語。老子年來不解愁。

萬古

萬古遺編未寂寥。一窗風露晚蕭騷。有時陶令羲皇上。何物元龍湖海豪。鼯鼠千鈞宜自惜。蟪蛄寸鐵亦徒勞。年來檢點人間事。問舍求田計最高。

老大

老大情懷隨處樂。幽閑氣味逐時添。平生長物不入室。一日百錢輒下簾。題品雲山寧有諱。收羅風月不妨廉。客來恐說閑興廢。茶罷呼棋信手拈。

山石

山石那容玉獨堅。人生磨滅殆天憐。畫蛇最戒足無用。書馬常憂尾不全。誰見虎鬚真可捋。自慚雞肋豈勝拳。誤人莫向婁師德。不領春生未睡前。

人生

人生底用廢閑思。物理通來盡我師。凍雀猶能樂生處。秋花元不厭開時。齊姜必娶終無偶。秦越未生寧乏醫。若道終安須待足。百年何日可伸眉。

夏日即事

迂疏爭笑近清狂，多病筋骸可預防。久乏園蔬因種藥，不留窗紙爲抄方。閑從烏雀分晴晝，靜與蛩螢共晚涼。莫道幽人好標致，北窗自古有羲皇。

冬日

砂瓶豆粥土牀煙，中有幽人意漫然。元晦居山豈懷土，仲尼微服卽知天。閑中作計飽爲上，書外論交睡最賢。小子應門常拜客，病夫便靜乞相憐。

午窗

終歲柴荆掩寂寥，物情多忌恐難逃。家居關白惟求省，應物寒溫亦憚勞。陳瓘只知炊餅大，元龍新厭臥牀高。午窗葉亂風成陣，病擁緇衾氣尙豪。

平昔

平昔襟期鏡屢看，而今涉世願高年。自憐不睡青城地，共笑仍憂杞國天。履影無傷猶不忍，吹齋雖誤亦當然。人間萬事空思徧，依舊西窗理斷編。

冬日

迂疏懶散百無能，半似田翁半似僧。製藥就園煨芋火，檢方聊趁剝麻燈。自知豪爽今無復，共道癡頑舊不曾。閑倚南窗貪覓蠹，敲門人怪不時膺。

次人韻

樂天方識淡中甜。安土無妨著處黏。道在市朝皆可隱。機忘鷗鳥亦無嫌。窗虛不礙山雲度。樹老慣經秋氣嚴。世上閑愁渾幾許。而今青鏡滿霜髯。

中秋

天借無雲雨借晴。月邊涼露滴無聲。只知老子興不淺。誰信太虛白亦生。四海惟當共人影。寸心直擬配高明。二句夢乾坤元有冰壺在。回首紅塵意未平。

人情

人情雲雨九疑山。世路風濤八節灘。共說長安如日近。豈知蜀道比天難。浮航莫笑腰舟渡。坎井終當緊木水。原作觀會取登高有良法。此身何地不平寬。温公曰登高有法徐行則不困脚踏實地則不危

有客

門前有客通名姓。一別十年記憶無。鬢髮俱驚各衰白。行藏已涉幾榮枯。急呼滿酌辭醅軟。聊用親嘗補飯糲。深感故來兼久候。送歸雖病不須扶。

夜雨

夢覺呼童問幾更。未應先作不平鳴。山深六月有秋意。夜靜滿城惟雨聲。四海虛名此身愧。百年浮世寸心驚。誰教簾溜如愁思。欲斷還連直到明。

現前

萬事除無取現前。此身隨處可周旋。居南懷北豈安土。已夏願春非樂天。誰謂包涵心有外。我知彌滿道無偏。洞觀今古平平在。賸盡區區智與權。

上塚

鄉鄰見戲說兒童。日日相邀社酒同。故國無家仍是客。病軀未老錯呼翁。里胥驗帖徵游戶。縣長聞名謁下風。欲向溪南訪喬木。不禁煙雨正空濛。

桃花菊

東籬元不是天台。誰挽春風到酒杯。丹藥有靈能換種。黃花從此不須開。已經晚節霜才識。不是寒香蝶亦猜。老眼淵明不今古。幾回春去復秋來。

夏日幽居二首

隱几南山意獨長。回看塵世易炎涼。栽培得力江陵橘。薄惡傷心陸氏莊。莫就一時論絳灌。要從千載到羲皇。人間何處菟裘好。擬問希夷買睡鄉。

閉門終歲淡無求。雲雨人情亦可憂。斗酒難酬滿車望。杯羹直結殺身愁。平生幾兩謾多苦。一日百錢姑少休。山鳥不鳴林影靜。臥看蛛網掛蜂蟬。

夏日飲山亭

借住郊園舊有緣。綠陰清晝靜中便。空鉤意釣魚亦樂。高枕臥遊山自前。露引松香來酒盞。雨催花氣潤吟牋。人來每問農桑事。考證牀頭種樹篇。

晨坐

共笑龕中坐已癡。環堂燈火誦聲遲。人才興替世所係。瓶水溫涼天可知。差健每因多病後。一寒偏怯欲明時。三年馬隊成何事。採菊南山舊有期。

與客會飲野亭

遙岑一碧淡相依。野態行雲共意遲。多病留侯甯復偉。長身諸葛但如癡。相思千里尊酒盡。永嘯一聲小鳥悲。風袖翩翩似何處。青林西北雨來時。

過徐橋

老岸石欄曙色分。只疑身是入山雲。十年往事不回顧。百里清泉如可聞。人世誰教有長路。坤靈終亦化塵氛。興亡更遣陂塘在。幾欲悲歌酒未醺。

白溝

寶符藏山自可攻。兒孫誰是出羣雄。幽燕不照中天月。豐沛空歌海內風。趙普元無四方志。澶淵堪笑百年功。白溝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

過東安趙宋先塋

五季風煙滲畫繡。渠兒有志亦雄哉。累朝禪策皆虛器。千古黃袍又厲階。文物漢唐今已盡。史編南北更堪哀。荒墳一品知何處。猶遣石麟草半埋。

過東安

干戈天亦厭紛紛。豪聖千年共幾君。太祖無心亦徒說。吾兒有志更誰云。悲歌莫管千秋後。王氣應無一品墳。今古區區等如此。五陵哀鴈入秋雲。

登武遂城

神州英氣鬱高寒。臂斷爭教不再連。千古傷心有開運。幾人臨死問幽燕。平生臥榻今如此。百萬私錢亦可憐。咫尺白溝已南北。區區銅馬爲誰堅。

登中山城

黃金一夕冷如鑛。劉項蕭然恐未真。世事惡盈應有數。天心撥亂豈無人。陵遷谷變橫流地。卵覆巢傾死節臣。毛髮諸孫生氣在。九泉精爽懷猶新。予曾伯祖奉議府君貞祐初死節中山而舉族沒焉。

望易京

亂山西下鬱岩曉。還我燕南避世謠。天作高秋何索漠。雲生故壘自飄蕭。誰教神器歸羣盜。只見金人泣本朝。莫怪風雷有餘怒。田疇英烈未全消。

七月九日往雄州

秋聲浩蕩動晴雲。感慨悲歌氣尚存。灑落規模餘顯德。承平文物記金源。生存華屋今焦土。忠孝遺風自一門。白髮相逢幾人在。蒼煙喬木易黃昏。

武陽故臺

仁義徒令此舌存。轍環初不揀紛紛。天公欲爲秦漢計。野色更無燕趙分。滿眼兵塵餘故壘。一聲樵唱入秋雲。擬乘碣石觀滄海。易水東流去不聞。

鄉先生漢韓太傅嬰墓

章句區區老益堅。百年軻死已無傳。四詩今併毛公廢。三策聊存董相賢。祀典曾聞鄉社在。荒墳重爲里人憐。絃歌燕趙今誰見。高咏周南獨慨然。

定興文廟枯杏復花。其尹求詩。縣。吾奉議府君故治。

手澤天教檜燼存。窮鄉枯朽亦霑恩。敢將吾道論榮悴。且喜甘棠見子孫。但使儒林有根柢。會看寒谷變春溫。題詩當作諸公唱。百里東州又故園。

宿華陽臺二首

石徑盤盤擁亂霞。雲間雞犬是誰家。空山月出人境失。高樹露涼秋氣加。蜀道青天休種杞。武陵流水漫尋花。太行東北三千里。盡借晴嵐染鬢華。

夙志經綸尚未乖。消人閑去只蓬萊。龍門正要書堂在。天柱誰分戶帖來。雲外久遲黃鶴至。夢中曾採紫

芝回秋風何日飛來得。重免移家載酒醅。

飲聞雞臺

出門人事厭紛紛。春色三分已二分。十步離山九回顧。一杯到手百無聞。蒼茫天地有如此。磊落古今何獨君。欲向荒臺問遺迹。水明沙浦只行雲。

宿鄉僧致公房

倦客歸來借夕眠。偶因相敬識君賢。常勤有酒邀陶令。每愧無衣謝大顛。謂暢墨名聊汛應。論周陰助豈誠然。平生親切冠巾語。欲發還休亦可憐。

九月晦日過鎮州宿趙徵士臯極道庵

慘酷姦訛禍世親。翁張那復見真淳。藏來龜六終留殼。調中狙三已自塵。符藥真能度衰俗。樵漁卻恐有幽人。摩挲石刻皆名筆。庭下寒花不似春。庵取象龜藏六。

宿趙山人房有懷

書劍南遊氣吐蜺。歸來華髮首難底。江山應識千年鶴。豪傑空慚半夜雞。物外有天藏太古。人間無地種丹莢。相思日暮一杯酒。望斷碧雲何處棲。

宿龍宮

擬欲題詩贈白雲。且傾濁酒洗塵氛。閑將談笑論當世。卻喜稱呼是隱君。天柱舊曾分戶帖。神林今又有

移文夜深長缺悲歌罷。此曲山靈恐未聞。

玉乳峯

亂山如擁欲爭先。惟許孤峯入馬鞭。舊見劍光曾犯斗。誰教箭筈亦通天。只應絕頂千年石。中有齊州九點煙。安得凌風乘此去。東遊滄海看桑田。

洪元宮明日疑天城

樹邊平野接晴霞。腳底清江走白沙。方外道人留客住。門前塵世倩山遮。自慚爛賞無多暇。更有行窩第一家。煙雨兩坡皆古木。興來便作上天槎。

唐張忠孝山亭故基

斷碑藩鎮記當時。杯酒談兵少牧之。山色何曾間今昔。人才初不限華夷。水波風起心猶壯。木杪秋生鬢已知。莫更候雲臺上望。武陽禾黍亦離離。

雙清空堂遺址

心遠由來地自偏。若分心迹已非賢。結廬人境元無害。跨鶴揚州更兩全。石頂經龕有隨處。山中學館竟何年。馬頭果要爲初祖。擬問西巖借一廛。

張氏西園

水府生煙晚更蒼。翠陰含雨暗生涼。人間豈有赤松子。天上應無綠野堂。一日平原驚客散。千年郭隗又

臺荒誰教老樹夕陽在。留與憑欄遣興長。

賈氏溪堂

澹澹春波遠更宜。邱山華屋總成非。來今往古年華在。厚地高天人力微。世上紅塵無此客。杯中明月有清輝。燕南盛事君須記。曾爲東湖盡醉歸。

憩謁山寺

石田霜落晚蕭騷。一徑禪扃亦自高。九萬里風安稅駕。三千世界等秋毫。山哀自苦天相罩。秋老不禁詩太豪。西望雙龍有高隱。結庵終擬近林皋。

會飲北山

相逢相飲莫相違。往事紛紛何足悲。別後幾經滄海淺。歸來豈止昔人非。此山變滅終如我。後會登臨知與誰。今古區區等如此。不須辛苦嘆斜暉。

暮春山遊

萬山傍繞翠爭新。兩澗平分月有鄰。木杪柴關如看畫。松陰苔徑欲疑塵。浮雲柳絮人間世。流水桃花物外春。杯酒狂歌極浩蕩。野煙晴樹望中勻。

春日遊山

川氣迎晴澹作春。泉聲招客浩如神。隨時俯仰有魚鳥。乘興往來無主賓。碧水白鷗心共往。浮雲蒼狗態

誰真平生經濟程夫子。年少看山意已親。不是吾儒本經濟等閒等

西山雅會

山色舊無今日濃。雅期新得與君同。胸懷霽月千年後。尊酒春風一月中。靜裏乾坤無彼此。眼中花柳各青紅。高情久已忘琴了。誰管殘陽送去鴻。

水北道館

會從氣朗看春朝。始信蘭亭水石遙。物外壺公能避世。山中巢父不知堯。波間明月隨吾取。松上白雲如見招。曉策重來有成約。無妨談易對漁樵。

有懷

百年身世付秋毫。萬里雲霄有羽毛。樓上詩成山欲動。眼中人去氣誰豪。崔嵬自可兄呼石。憔悴直須僕命騷。尊酒論文復何日。西風迢遞暮鴻高。

九日客至

有人車馬訪柴桑。怪見寒花滿意黃。莫對西山談世事。試將華髮照滄浪。淵明不與白蓮社。程子猶憐綠野堂。他日燕南話耆舊。此回風味亦難忘。

除夕

莫道春風室罄懸。試看孤影伴頽然。浮雲往事空千變。清鏡明朝又一年。頭上無繩繫白日。胸中有石補

青天幾時能了西山約。六角黃牛二頃田。

秋夜二首

已喜山深稱野情。每慚無物慰諸生。人貪日課不時睡。雞爲誦音長早鳴。病後端居信張詠。靜中未發有延平。誰知今日絕絃意。卻恐人間知此聲。
坐困沈思強起行。虛庭涼露下無聲。爲爾寂寂人莫笑。不肯碌碌君何成。萬古興亡天亦老。百年身世夜難明。情知不爲學仙去。也欲蓬瀛寄此生。

新歷

山家歷日年年有。林鳥園花報四時。建戌預求尋藥月。逢辰要及種瓜期。胸中堯典二三冊。夢裏幽風第一詩。餘韻千年宛如在。晴窗捲卷不勝悲。

放歌

莫道人生能幾何。金銀宮闕亦無多。垂楊流水輕風裏。碧落銀河暮雨過。天地此身真逆旅。雲山到處是行窩。九原喚起堯夫老。我舉一杯君試歌。

野興

得意江山入酒尊。乾坤清氣未沈淪。莫思世事兼身事。不薄今人愛古人。明月清風無盡藏。野花啼鳥一般春。客來惟說煙霞好。只恐先生醉後噴。

秋郊

行過青林徑欲還。誰家茅屋在林間。雲初湧出半含雨。風漸吹開微露山。世味嘗來知懶貴。物華老盡覺秋閑。天教勝境爲詩敵。未許幽人穩閉關。

西湖

水竇深藏十畝煙。賣書真欲買魚船。數椽破屋已自足。四海虛名良可憐。醉後不知清露下。興來擬共白鷗眠。濂溪謾有當年志。老去而今只愛蓮。

對菊

迂疏不辨一身謀。鬢髮空添四海憂。畫本流民今復見。詩家逃屋爲誰留。黃茅安得千間廈。白布空歌萬里裘。政有南風曲中意。可能獨醉菊花秋。

憫旱

農父看雲淚亦乾。靈湫誰信欲生煙。萬金良藥汗猶出。一寸丹心天可旋。未便無餐思樂土。不禁憂國願豐年。爲瞻河漢中霄起。獨對殘燈理斷編。

城樓待雨

雨入江樓勢欲吞。雷轟何止語難聞。未憂彼岸將爲壑。只恐吾山盡化雲。風伯爲誰能卻敵。物華依舊嘆如焚。百年人事今如此。猛拍闌干怨夕曛。

溪光亭看雨

萬山齊擁白煙來。木杪先聲失怒雷。海岳奔崩換毛骨。乾坤收斂入胚胎。龍公所蘊有如此。塵世一清何壯哉。坐看神功空束手。夕陽華髮對蒼苔。

積雨

萬象何爲入杳冥。懸知物外自高明。前年憂旱有今歲。半月閉門如一生。捧日謾勞中夜夢。補天誰識寸心誠。陰雲政使高千丈。坐愛魚頭恐未平。

秋霖

春旱泥倉恐謾傳。誰從積雨得豐年。麻衣有垢供秋薜。土鏗無灰換曉煙。果爲松薪禁明月。真教斥鹵變桑田。胸中幾許晴霓在。四海霖霖獨慨然。

次韻閔雨

己酉豐凶不偶然。今年千里土生煙。夢遊樂國每嫌覺。望見仙雲猶酷憐。畢竟蛟龍思得雨。何勞蠨蠸謾呼天。山人萬慮消磨盡。惟有憂農阻靜便。

癸酉大雨次人韻

黑風吹海入天瓢。誰信銀河直下潮。渾沌只疑還太古。規模應欲復唐堯。衣冠半夜方孤坐。塵溷千年共一漂。且喜開簾見白日。不須隴畝問秋苗。

海南鳥

越鳥羣飛朔漠濱。氣機千古見真純。紇干風景今如此。故國園林亦暮春。精衛有情銜太華。杜鵑無血到天津。聲聲解墮金銅淚。未信吳兒是木人。

白海青一名玉駿

扶餘玉爪舊曾聞。青鳥猶霑海氣昏。掌上風標有如此。眼中神駿更憐君。原作萃。據元平詩自攷改正。燕未灑頭鵝血。春水誰開獵騎門。過鴈昏鴉莫回首。霜拳高興在空雲。

爆栗

山家愛客夜留連。奮發驚聞一栗先。鑿竅誰言無渾沌。弄丸今喜得天全。香甘合用金甌選。冷淡那容玉版禪。回首燕秦幾陵谷。眼中繁富竟何年。近世山家避栗稅。往往伐去。

飲江漢白

高亭飲興動江山。爲捲灘聲入座間。糟麴真能釀滄海。魚龍直恐盡神姦。襄流謾說葡萄暖。仙國曾分玉液慳。聞道兵塵埋楚甸。一杯誰與洗愁顏。

薔薇酒

顏色醲醲茉莉香。琉璃到手會須嘗。一杯滄海泡成幻。萬古花菴醉有鄉。涼冷併收天水碧。輕浮猶帶女真黃。錦囊盡貯春風在。別是仙家不老方。服食家法。有薔薇法。

黃精、地黃、合釀甚佳，名以地仙酒。

仙家名品對嗟峨，誰信幽人用物多。酒面白雲招我在，杯中華髮奈君何。西山秀氣斷欲盡，易水寒聲釀亦和。未望天行至千歲，舉觴當和紫陽歌。雲臥天行，非予敢議。貯一處和千二百歲，晦翁調息箴也。

玉柱雙清香

二氣元從太極分，浮雲起滅見來真。白虹貫日豪華散，底柱中流意象新。方寸有靈涵大塊，頭顱無物隔蒼旻。藍田萬頃煙生玉，未辨晴窗半穗春。心無外體無間，吾薰爐銘也。

反垂柳短吟

偃蹇高松雪謾飛，最憐憔悴綠楊枝。青絲曾識鶯聲軟，黃葉俄驚馬足遲。有分只偷春色早，無心要結歲寒知。不應再得東風力，更與行人管別離。

次韻劉尚書尊號禮成

萬姓瞻天仰泰階，老人星現五雲開。混同直擬千年論，積累無從百世來。含哺豈能逃帝力，有根無不待春雷。舉頭日近長安遠，葵藿傾心卽壽杯。

答或者以所注孫子見示二首

學術兵農豈盡無，規模如此亦區區。權書不免增多口，霸論誰教混一塗。親手申韓如果有，許身管樂未全誣。千秋萬古中庸在，留與橫渠作後圖。晁公武讀書志有橫渠少年註尉繚子一卷。

誰遣歐陽筆有神。微詞端不赦堯臣。樵夫見笑寧無媿。童子羞稱亦可人。但得躬耕全性命。猶勝偏霸在風塵。芻蕘一語宜深聽。樓上元龍且莫噴。

次韻答范陽郭生

默坐誰窺樂境深。無絃初不用知音。曲肱睡起亦何事。弄月歸來徒自吟。多媿寄書勤訪道。未嫌傾蓋即論心。西山百里平如案。欲認東州煙雨侵。

次韻答趙君玉

萬古西山翠不休。一庵今在白雲頭。開軒招月淡相對。倚杖聽泉清可收。已喜凌空有高興。豈知臥病阻同遊。南湖燈火十年夢。舊好何時得重修。來詩有千岳萬壑春風動安得凌空訪靜修之句故及之

傅彥和壽予詩以韻答

遯世今成壁立山。傷時時復并生瀾。希夷老不留張詠。康節初曾笑謝安。歲月妒人雙鬢老。江山分我一杯歡。因君喚起扁舟興。擬畫臨流白帽間。

次韻答王之才見寄

蕭蕭霜葉打窗疏。耿耿寒燈伴獨居。鄉議謾評康節僻。後賢方識子雲書。詩成已破三絨戒。臂穩因思九折初。明日相望在何處。青山佳處即吾廬。

次韻答張夢符

嚮然一榻臥成痕。多病人疏自古云。執別三年猶念我。開緘千里若逢君。家聲舊仰遼東鶴。才望今稱冀北羣。每憶琴尊前日雅。幾回搔首賦停雲。

寄張之傑

便擬庭闈捧檄過。直須隨俗苦揚波。一瓢有樂誰云細。三釜無歡亦謾多。戰國遺風餘管樂。南朝清議尙王何。見人時樣知吾拙。獨誦滄浪太古歌。

寄彥通

青芻白飯思悠然。燈火山亭暮雨前。不意相思渾百里。直教一別動經年。久甘分席樵夫下。敢望過門長者先。自是煙霞愛招客。可無佳句助清妍。

示彩鱗

相思擬話百年情。燈火直須徹夜明。繼志未論班氏史。隆師何用鄭公名。人間忠孝寧無責。學術淵源先有盟。欲寄君詩仍感泣。野夫能有幾門生。

示有寄

南鄰新膾北鄰醅。莫忘蓮湖舊釣臺。根底自宜留故土。箴中真見有寒灰。短長無就相形看。消息當從既往推。遙想西城共登眺。水光山色亦悠哉。

付阿山誦

十畝荒田不自耕。半空樓觀幾時成。人因遇困方言命。我爲求奇反喪名。此去要知燈是火。向來空指鴈爲羹。新詩銘在山童口。百過高歌告乃兄。

送董巨濟尋親

花繞東鄰竹馬鞭。春隨西舍板輿肩。白雲尙在棲遲地。綵服俄驚喜懼年。樵爨定知生處樂。兒孫多向老來憐。阿翁別後還家夢。比擬思親恐未偏。

送人官瀾西

江海十年幾戰酣。劫灰飛盡到耕蠶。亂離文物想猶在。凋敝徵科恐未堪。眼底興亡卽今古。胸中形勝欠東南。因君漸有扁舟興。伛待清風洗瘴嵐。

送人官吳中

天徹藩籬要混通。古來佳麗數吳中。送君如對秋風起。恨我不隨江水東。五瘴可妨鄉土異。孤雲須念母心同。畫圖留取風煙看。莫趁并刀一翦空。

張仲賢宣慰淮東過余山中臨別贈詩庸見定交之意云

昨夜相逢終夕話。今朝送別百年情。世緣盡付禪心在。官况併隨詩景清。此日揀焚猶有望。他年勇退豈無盟。知君苦愛希夷老。莫厭山深不寄聲。

郭太守提舉松江

蔡公聲望動江東。應識頭顱肯外翁。陵谷初經新化日。尊鱸不似舊秋風。看渠正要忘憂計。避瘴無如寡欲功。萬里吳淞原作松據杜詩改正。憑寄語。并刀明日試胸中。

贈韓道人

積學輸君氣稟真。胸中鵬賦自凌雲。靈砂換骨知何物。道籙降心亦護云。銅泣露繁經幾見。鶴言華表竟誰聞。風流大父承平事。賴有當年李少君。韓及識余先大今百三歲矣。

贈司馬道士

仙界清涼亦陸沈。風流儒素渺難尋。白雲自解留佳客。青帔端能爍壯心。知己未論鵬鳥賦。移人先聽水仙琴。野夫近有南來興。乞我庵前十畝陰。司馬氏。陸川名家。陵川。或謂清涼境界。

贈趙丈八十詩并序

趙丈字澤民。金義宗初年。應律科。中天下第一。原作應科中。天律下第一。授商州知法。尋除左部檢法。遷新息令。北渡。客順天。中統初。擢為左三部司正。致仕景州判官。為人樂易寡默。嘗與先人同應真定。宣撫司辟召。故予以父執事之。今年八十餘。里人好事者榮其壽。諸公為賦詩。而求余倡焉。

律學專門自可疑。更從報施論心期。干戈留在三章法。松菊歸來兩鬢絲。再世通家惟此老。百年涉世亦吾師。平生辦作者英序。慚媿胸中壽域碑。

都山劉丈九十詩卷

感事還悲負米身。此生無復九齡親。干戈誰共知年喜。天地猶全愛日真。只擬商顏亦秦士。豈期唐水尙堯民。胸中壽域平生在。開卷題詩覺有神。

營相士詩卷

形聲感物卽天成。善惡因心有相生。人事百年隨反覆。天容一日幾陰晴。僕夫茗椀何妨共。厮役王門未可輕。不向營家洲上醉。胸中風鑿恐難平。

題贈鄒道人詩卷

開卷煙霞著莫人。紫芝瑤草憶芳尊。法筵古禮存三代。野服遺風見一痕。唐水堯山猶樂國。葛洪張果有仙村。何時輦母東鄰了。老婦烹茶自應門。

渡白溝

薊門霜落水天愁。匹馬衝寒渡白溝。燕趙山河分上鎮。遼金風物異中州。黃雲古戍孤城晚。落日西風一鴈秋。四海知名半凋落。天涯孤劍獨誰投。

遂城道中

鐵城秋色接西垣。遠客還鄉易斷魂。霸業可憐燕太子。戰樓誰弔漢公孫。冷煙衰草千家塚。流水斜陽一點村。慰眼西風猶有物。太行依舊壓中原。

鎮州望抱犢山

亂山西去獨嵯峨。合在仙經第幾名。物外高閑真有意。亂來險固亦堪驚。太行穠秀霜洗盡。全趙規模天鑿成。珍重幽人留顧盼。封龍英爽未全平。

避暑玉溪山

風露撩人儘力清。也應知我到禪扃。秋聲滿谷有生氣。山意帶煙成遠形。皎月欲升天失色。白雲初出樹留青。他年若訪經行處。合有先生避暑亭。

溪光亭小憩

尋涼隨水到溪亭。十里綠陰慙鳥聲。自惜形骸恆世故。豈知風露已秋清。白雲似與山爭秀。落日放教川盡平。六月農家猶原作獨。赤地登臨舒嘯若爲情。

留題山房

靈風縹緲竹花飛。怪石參差樹影齊。壺裏有天藏日月。杯中無海飲虹蜺。松生太古鶴應識。路入白雲山盡低。萬里黃塵一回首。微茫煙水意淒迷。

水門庵

池煙林影淡無姿。物外高寒兩石磯。雲水流行寧有迹。乾坤俯仰自相依。波涵晴景動猶靜。鳥戀幽人去復歸。回首塵緣吾未了。靈風且莫故吹衣。

井陘淮陰侯廟

君臣尙詐日生疑。誰與乾坤息戰聲。未論恃功羞伍噲。試看觀變要王齊。良能用漢氣無敵。蕭可制韓才。自低。枉爲虛名誤忠節。五陵煙樹亦淒迷。

登高有感

疏煙晴曉散輕寒。秋色滿林霜意閑。今古消沈幾白日。乾坤灑落一青山。半生心苦頭先老。兩姊墳荒淚未還。瞬息西風解千里。登高聊爲送餘潛。

樓上

樓觀參差接大荒。五雲分我白雲鄉。臥之地上太行小。來自帝傍春夢長。灑露明河氣蕭瑟。黃塵落日煙蒼茫。清風簾外問何客。元鶴飛鳴天一方。

春遊

巧穩林亭無四鄰。背山向水得天眞。風光正及二三月。童子同來六七八。十日得閑須小醉。一年最好是深春。鳥聲似向花枝說。曾見無懷有此民。

新秋

俗物何曾擾病懷。憐渠孤憤若爲開。人生如此亦安用。野鶴翩然去不回。萬古青天留月在。幾聲白鴈送秋來。西城無限峯巒好。擬對一峯傾一杯。

秋夕

西風吹掩讀殘書。慨想平生時自呼。度日悠悠良可惜。軒天磊磊未應無。才名莫要驚人甚。覈論終當與禍俱。長嘯一聲秋意滿。無邊霜葉下庭蕪。

夜坐有懷寄故人

幾葉疏桐萬斛秋。四山清露一窗幽。高情千古謝安石。壯志平生馬少游。有錯真成六州鐵。欲還空說大刀頭。悠悠且付天公在。未必蒼生待爾憂。

秋望

天從朝雨霽來寬。日到平蕪盡處還。嘆老自非緣白髮。愛閒元不爲青山。洛陽懷古真豪聖。李白學仙亦強顏。何處蓮花有仙掌。不妨招我暮雲間。

秋日有感

自覺規模日蹙然。初心道德負中年。仰觀俯察無多地。往古來今共此天。出處不論三代後。刪修直探六經前。南山正在忘言處。目送歸鴻手絕絃。一作自恐規模日蹙然。每便孤坐靜無邊。仰觀俯察無多地。往古來今共此天。或智或愚能幾里。一鳴一止又千年。南山正在忘言處。目送歸鴻手絕絃。

癡坐

野人癡坐靜無邊。愚弄從渠兒戲然。或智或愚能幾里。一鳴一止又千年。俗流在眼何妨病。細故經心信未賢。究竟誰能離此世。孤山絕頂送華巔。

盆池

青蛙昨夜聚來鳴，斗水那容掉尾鯨。白髮驚魚應百我，扁舟捉月記三生。荷風拂面秋先覺，苔露生波晚更清。我欲江東鑑湖老，天河早為洗南兵。

虎甲

氣勢江淮一旦空，故教金甲虎生風。嶢嶢鐵騎千夫勇，凜冽寒威百獸雄。不信貔貅禦萬竈，豈知狐兔動幽叢。聖朝千古征南錄，亦有孫君治造功。

黑馬酒

仙酪誰誇有太元，漢家桐原作銅，據前漢書禮樂志改正。馬亦空傳。香來乳面人如醉，力盡皮囊味始全。千尺銀駝

開曉宴，一杯瑞露灑秋天。山中喚起陶宏景，轟飲高歌救勒川。一作漢家桐馬豈無傳，力盡皮囊味

三千百杯雖有沖駒氣，一暮何分救勒天。彼酪豈能奴命者，南風到此便淒然。

賦孫仲誠席上四杯仲誠命題，彥通舉韻。

隴鳥回頭意若何，剝腸欲我鑑紅螺。微茫山意詩痕在，灑灑江聲飲興多。聖處已分糟與蟹，醉來惟見酒成波。千年醒殺江魚腹，應恨生身在汨羅。一作注瓦傾銀竟若何，紅珠元稱捲金螺。微茫山意詩成波，千年醒殺江魚腹，應恨生身在汨羅。痕在灑灑江聲飲興多，聖處已分糟與蟹，醉來惟見酒腹且莫乘流問汨羅。

右螺

碧甯和露捲晴霞。錦浪隨鯨落晚沙。風趁歌聲來弄葉。酒知人意要浮花。胸中壁立三峯玉。醉裏神遊太乙家。明日清霜看紅翠。人生容易鬢成華。
一作：明月秋霜滅紅翠。人生休道髮成華。

右荷

希夷尊俎永相望。混沌鑿開見此觴。金橘有天容逸老。青田無地避餘香。雲中招隱留仙掌。物外尋真得醉鄉。試向峨眉問啼鳥。人間紅雨幾斜陽。
一作：希夷尊俎永相望。混沌鑿開見此觴。雲中招隱留仙掌。物外尋真得醉鄉。試向峨眉問啼鳥。人間紅雨幾斜陽。

右桃

瀟湘千樹暮林平。風露詩腸快一傾。蜜戀金絲仍可意。香分綠蟻最關情。洞庭春色元無恙。南國幽姿謾獨清。誰辨酒船千萬斛。棹歌和月捲江聲。
一作：瀟湘千樹暮林平。風露詩腸快一傾。蜜戀金絲仍可意。香分綠蟻最關情。洞庭春色元無恙。南國幽姿謾獨清。誰辨酒船千萬斛。棹歌和月捲江聲。

右橙

以韻卽席課諸生東齋諸物七首。

遠山筆架痕字

何物能支筆萬鈞。按頭依約遠山痕。燈橫煙影隱猶見。秋入霜毫勢欲吞。掌上三峯看太華。人間一髮是

中原中書未免從高閣。不向林泉怨少恩。

折疊簡牌筇字

誰將霜縹漆霜筠。幾葉齊分梵夾勻。眼底有無真亦僞。掌中舒卷屈猶伸。墨雲難染秋天闊。碧玉還思曉露新。他日不須焚諫草。一方何處覓緇磷。

梅杖枝字

鐵石心腸冰玉姿。掌中消得歲寒枝。天教一握藏春密。風覓餘香就手吹。雪月冷懷隨步履。溪山高興入支頤。玉堂若要扶持用。說與東君也不知。

竹瘦知字

爲憐鶴髮久雙垂。秀出龍孫第一枝。鑿破誰言混沌死。彈來未有歲寒知。天材擁腫吾當取。時樣裝嚴彼亦宜。風月不妨時角出。清霜難旁老頭皮。

醉梨寒字

白雪春香洗未殘。元霜誰遣凍成團。漆封圓顆盤增滑。蜜和濃漿齒避寒。綠蟻從今忘病渴。金花無地著餘酸。快人風味依然在。莫作尋常輕熟看。

玉簪香字

花中冰雪避秋陽。月底陰陰鎖暗香。玉瘦每憂和露滴。心清惟恨有絲長。且留宛轉圍沈水。莫遣聯翩入

粉囊只許幽人太相似。蒼苔疏雨北窗涼。

秋蓮空字

瘦影亭亭不自容。淡香杳杳欲誰通。不堪翠減紅銷際。更在江清月冷中。擬欲青房全晚節。豈知白露已秋風。盛衰老眼依然在。莫放扁舟酒易空。

西瓜二首

一片秋風落漢城。人間無復渴塵生。鑿開混沌星辰出。碾碎瓊瑤風露清。胸次冰霜惟我在。口邊糖蜜向誰傾。爛腸莫道遮藏得。黑子紅心到底明。一團天露暗藏春。多少人間渴死人。面上風標儘冰雪。胸中文彩爛星辰。弄丸我是希夷老。鑿竅誰窺混沌真。沃沃君心甘剖腹。乾坤一闢要清新。

貧士

貧士出門多掣肘。聞君幾次謾徘徊。不思學館三年舊。肯爲山翁百里來。久倚通家略賓主。新知不飲罷尊罍。殷勤莫厭通宵話。聽說天明卽欲迴。

故人見訪山中

客子畏人常簡出。病來庭戶益荒蕪。多時略闕通書問。遠路遙慙送藥須。掃地預占燈燼喜。敲門遙認草亭孤。故人知我無供給。故著看山慰野夫。

次韻答河間趙君玉見寄

出門紛擾互相尋。常使幽人懶病深。前月借書來水北。去年採藥到城陰。黃精已倩徐生斲。蒼朮新教石老尋。只有煙霞肯賒借。無人曾送買山金。

憶郝伯常

一檄期分兩國憂。長纓不到越王頭。玉虹醉吸金陵月。元鶴孤遊赤壁秋。漢北蘇卿重回首。天南王粲幾登樓。飛書寄與平南將。早放樓原作船下益州。

涑陽李丈九十壽

九十餘年何限事。向人惟指鬢毛霜。偶因飲酒驚遲醉。不信看書託健忘。還拜噴扶緣敬客。近遊多步爲居鄉。自慚犢子顛狂在。世故艱難未備嘗。

壽田處士

慷慨燕南烈丈夫。半城和氣溢閭閻。仕途盡看鼠爲虎。若輩卻教龍作魚。勤苦十年經子史。風流千古畫詩書。交遊賸有名公在。未許丹青作敝廬。

何太夫人生日

夜夜東鄰有香火。高門因得百年心。蟠桃結實世誰見。隆棟駭人根自深。經卷病餘猶早起。絲車老去亦親臨。久知吾友閒居意。惟願慈顏事不侵。

偶得二首

血氣雖衰志愈真。年來溫故覺知新。久貧多得鄉閭歎。漸老惟於道義親。日月消磨三事樂。乾坤俯仰一閒人。幾時卜築唐溪上。分得堯民五畝春。自覺筋骸老漸頑。曾經豎脊度危關。清霜烈日留身後。秀氣春風拂坐間。自有頽波如底柱。莫教秋色避南山。雲鵬稅駕今無地。羨煞江鷗盡日閒。

次韻答石叔高

昨屈干旌到敝廬。新時曾許鳳凰雛。閑中無地宜三徑。天下何方是五湖。抱膝長歌憶梁父。曲肱高臥著潛夫。朝廷別有真儒在。莫道斯文賴我扶。

次韻答劉仲澤

世態年來一笑餘。易川高興賦閑居。靜中一點畫前易。身後數行言外書。不食可憐周二子。獨醒休笑楚三閭。囑君早了治安策。枉對寒窗嚼子虛。

自釋

嘗憂身口累心期。溝洫高盟恐易違。仲子不能分跖粟。伯夷終是食周薇。胸中耿耿獨如此。天下滔滔誰汝歸。洗耳洗江狂狷子。也應猶笑我隨機。

次韻叩泮宮

誤我儒冠一不成。劍華搖落動江城。心飛北闕知天遠。夢入南荒覺地傾。磊落中原千古鹿。淋漓滄海一杯鯨。太平自有諸公在。誰向南陽問孔明。

哭申也

悲來思汝不可置。揮淚問余何所悲。青欲出藍今遽爾。白能受采復誰期。粥杯屢進知君篤。藥裹親嘗豈我欺。從此塵編只獨理。不堪燈火夜涼時。

哭王之才編修

草草離觴記去年。誰知此別是終天。傳雖成癖今安用。史未爲榮應自憐。四座高談宛猶在。一經白首竟無傳。交朋日與來書少。不過西州亦泫然。

千戶喬侯挽詩卷

拱木秋聲尚凜然。平生鄉國愧幽燕。千家聚落郎山碧。四海牢籠勅勒天。龍虎風雲空一夢。關河形勢記當年。重侯累將應須念。創立艱難亦可憐。

孫沁州哀挽

驚看哀誄爲君傷。一面十年不易忘。秦府舊稱天下選。燕人元有北方強。平生豪氣餘邱土。寤寐神交只月梁。聞說條陳有遺草。承家洗眼看髯郎。

哭母族李涑陽并序

先人北還，主於公家。吾母卒，因寓葬焉。後因從先人南遷。十年之間，公率家人拜掃不廢。其死也，詩以識哀，因自敘云。

亂餘家破苦顛連，生者安居死墓田。瓜李自知蒙厚施，瓊瑤終擬奠新阡。餘仁尙墮千夫淚，遺業惟存二子賢。一寸棘心思母切，不堪重詠哭君篇。

挽李漢卿

十載從軍苦未遇，直教窮死益原作堪哀。交遊有淚能知己，天地無心解愛才。孤子猶尋朱硯泣，奚奴不復錦囊開。南兄久客應相識，爲向譙東酌一杯。

靜修先生文集卷十

詩 五言絕句 六言附

明珠穴

珠從何處來，秀與天地生。涵蘊幾千古，得此風露聲。

滴水籠

膚寸徧天下，至靜涵氤氳。因看石滴水，窺見天生雲。

石潭

清不見羣魚，暗不藏毒怪。觀物得吾師，終日欲相對。

春日

遊絲困無力，欲起重悠颺。芳草落花滿，相思春晝長。

慎獨

一葉下秋水，微波去不停。望中猶隱隱，直欲到滄溟。

毀譽

子賤波及魯，犁牛不累駢。寸心仁厚處，萬物自生成。

偶書

意當極快處，心有不平時。少忍容無害，欲言當再思。

夢中作

溪童望水滿，日夜愁不已。雖非鷗鷺身，亦有相關意。

觀化

風雨何方來，呼童出門望。歸報是羣蜂，聲在庭花上。

四皓圖

雖戀紫芝美，難忘帝力深。驅馳恨臣老，高尚豈初心。

石鼎聯句圖

玩世如一鼎，姓名誰得聞。仙翁應自笑，知我有鄒忻。

白樂天琵琶行圖

冀馬嘶寒風，逐臣念鄉國。江浦聞哀絃，長吟望南北。

百蝶圖

芳蝶具百種，幽花散紅翠。道人觀物心，一一見春意。

子期聽琴圖

塵瑟自吾事，何求人賞音。絕絃真俗論，不是古人心。

夢題村舍壁

村居有何樂，所樂人真淳。回看城市中，居此勝買鄰。

村居雜詩 五首

鄰翁走相報，隔窗呼我起。數日不見山，今朝翠如洗。
黃昏雨氣濃，喜色滿南畝。誰知一夜風，吹放門前柳。
獨立偶懷古，臨風還自傷。一聲樵唱起，回首暮山蒼。
削樹題詩句，畫沙知酒籌。他年成故事，蕭散更風流。
芳茵皆可藉，緩步即吾車。乘興三杯酒，隨行一策書。

螳螂

逢物即能產，其滋乃爾蕃。不知何所積，擬欲問乾坤。

蝸牛

背上穹廬好，問蟲誰汝施。始知天地內，棟宇匪人爲。

螻蛄

後利前還避。陰陽體段分。不須觀兔尾。卽此見義文。

蝨斯

陽施陰專受。精醇物始真。蟲魚能解此。聊用比振振。

芍藥

宜致美人贈。服之良有功。分形雖異種。氣類暗相通。

牡丹

世變日以文。花卉亦應爾。懸知太古時。其美未如此。

萱草

丹鳳忽飛來。喜色滿朝露。何以稱此花。白頭戲嬰孺。

薔薇

色染女真黃。露凝天水碧。花開日月長。朝暮閱兩國。

酴醾

勿翦架上花。不是畏多刺。得蔭難忘枝。曾向花陰醉。

夜合

消忿緣無獨。合昏如識時。韋絃千古意。百繞惜芳枝。

蜀葵

且勿論傾陽。色香尤可喜。人情輕所多。共愛桃黃美。

木槿

已拆暮欲落。未榮朝又花。生生如體道。堪玩不堪嗟。

看雪

雪花不擇地。隨風恣飄蕩。數片如有情。飛落梅梢上。

山亭獨坐二首

野情靜成癖。幽居懶自高。青山臥牀下。初不厭人豪。
愛玩不能去。山靜雲卷舒。敲門者誰子。聊復忍斯須。

偶成

夢回聞雨聲。忽覺是風葉。問余何以知。仰見梁間月。

偶書二首

纍纍山下塚。渺渺嶺頭雲。歲晚不歸去。笙鶴應望君。
昨日宋人苗。今日牛山木。寄語芒芒人。管取牛羊牧。

明珠穴

山從何時裂。珠去誰當還。餘光爛猶在。照我方寸間。

盆池

有月滿秋影。無風生小波。澄心一相對。今夜興如何。

溪橋步月圖

山中有幽人。獨步溪橋月。莫問興如何。披圖亦清絕。

出花

下石綠珠井。炙面昭君村。坐令宜花地。亦復愁移根。

史處士挽章

平昔未相識。幾回曾寄聲。今朝聞謝世。便有故人情。

春露亭書

老樹含春容。寒泉動幽響。念彼山中人。風露恣清賞。

觀石佛有感

明月露如洗。白雲春自生。石邊有枯木。風至亦知鳴。

呂洞賓畫像

微茫洞庭曉。瀟灑崑崙秋。海蟾生碧天。相從何處遊。

絕句

溪童出門望。鷗鷺滿空下。江水淡無情。盡是忘機者。

雁圖

夢迴煙水寒。鴻鴈驚不起。道人心久閑。相忘有如此。

商方爵

商爵既云古。那堪形更奇。不宜燕市酒。雅稱野夫詩。

算盤

不作甕商舞。休停餅氏歌。執籌仍蔽篋。辛苦欲如何。

題山水扇二首

山近雨難晴。樓高秋易寒。憑誰暮雲表。添我倚闌干。

二山環合一水。中有老木參天。不著幽人草閣。誰收無限雲煙。

靜修先生文集卷十一

詩 七言絕句

臘盡

小雪初晴臘盡時。無窮梅柳怨開遲。人間不覺春來早。只有吾家布被知。

讀史評

記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

試筆

得意好花開易落。惱人芳草燒還生。亂多治少君知否。陰偶陽奇理自明。

山中客夜

鞍馬南州五日程。豈知物外有茅亭。塵埃暑困人如醉。月露夜涼天亦醒。

抱陽南軒

下瞰縣崖老木稠。輕風毛髮散涼秋。蒼苔白石夢初覺。霧月疏雲山欲流。

喜雨書事二首

雨晴物物自生春。喜氣浮空似有紋。吾亦乾坤物中一。相看草樹共欣欣。
前日南湖枕白雲。蛙聲每厭靜中聞。今朝便覺笙歌上。爲是多年不聽君。

九日九飲九首擬橫渠元日十詠體

一飲君聽第一歌。誰知此際見天和。醉鄉開物工夫密。春意空濛尙未多。
二飲重賡第二歌。春風毛髮欲婆娑。寸心又到欣然處。莫怪山人語漸多。
三飲山人笑且歌。羲皇相去已無多。舉杯爲向諸君道。自此光陰奈樂何。
四飲須歌第四歌。山人未醉覺顏酡。屬君輕摘黃花露。滴向杯心生小波。
五飲初喧四座歌。黃花滿意入紅螺。人間此樂知無復。魚鳥聞聲亦太和。
六飲相將醉景過。令嚴斟淺欲如何。秋香正滿黃花萼。宜與南山細拊摩。
七飲人驚飲量多。兒童休唱接羅歌。青山一帽千年在。只恐西風不奈何。
八飲人驚飲量過。劇談不記竟云何。杯中正有春風在。無奈蕭蕭落葉多。
九飲蒼巖藉翠蓑。江山搖落奈吾何。乾坤閉物胚胎密。中有山人第九歌。

山行

西崦人家竹映溪。山深雨暗到來遲。行窮谷口水才見。流盡巖花春不知。

銅雀瓦硯

諸侯負漢已堪憐。直筆何爲亦魏編。卻愛曹瞞臺上瓦。至今猶屬建安年。

春曉

要看東風氣象新。登臨何處不尋春。今朝煙雨細如霧。生意空濛畫得真。
以杖畫雪偶成

玉華銀色皓無瑕。方寸居然得故家。雲重風輕晴不快。暮寒覺比曉來加。

仙人圖 三首

千古誰傳海上山。坐令人主厭塵寰。蓬萊果有神仙在。應悔虛名落世間。
雲海蒼茫去復還。人間此日是何年。平生慣見秋風客。只許汾陽會窅然。
悵望皇墳寂寞中。何從事迹得空同。可憐千古稱黃老。誰識當年立極功。

春景

病餘身世淡無情。但覺春來暖漸生。送客出門花已謝。問知昨日是清明。

講學而首章 二首

有樂如從天上來。春風過處百花開。政教萬木夜僵立。何害孤根暖獨回。
人將知我亦何從。天在吾家度量中。此語誤人君勿信。我心無慍本沖融。

講八佾首章 二首

以忍傷肌手自危。割餘痛切不勝悲。心同義理元無間。從此俱看未忍時。生意條然不遂春。根株盤屈欲輪囷。向前枝葉頽然了。自此乾坤屬不仁。

講周而不比章

義理胸中好惡真。初非由己與由人。混然生意流行在。惟有枯荄不受春。

講人之生也直章

朝綱一紊國風沈。人道方乖鬼境侵。生理本直宜細玩。著龜千古在人心。

驕吝

昨日深山興未闌。今朝二女共高寒。施施便解驕妻妾。乞態當從此際看。

講求仁得仁章 二首

山下食薇老興便。荆南採藥此心全。乾坤月慘煙愁外。留我羲皇萬古天。荆棘埋香死不禁。清泉芳徑愜幽尋。移花旋看新生意。方識西山忍餓心。

一元

萬古堂堂共一元。欲於何處覓天根。試從閉開中間看。始覺乾元獨自尊。閉物之後有亥。開物之中。其象可見。

新居

雪擁閑門儘未除。小齋人道似禪居。年來日歷無多事。只有求方與借書。

今月

今月柴關幾客來，擬從屐齒數莓苔。求文道士花前至，載酒門生雨後回。

采柏圖

翠袖重將柏子熏，一般心苦爲思君。思君不爲山中苦，爲說山中有白雲。

采藥

黃精著雨宜深斲，柏子經霜可爛收。莫道遊人渾懶散，一年忙處是深秋。

堯民圖 三首

分得堯天一握多，百年安樂邵家窩。情知弄月吟風手，不扣南山白石歌。
風氣初開理漸融，畫圖猶見帝無功。意長世短成何事，誰及乾坤再日中。
平生喜作許東鄰，百過摩挲畫本昏。聞說詩人多感慨，且休持送鄭監門。

豳風圖 三首

畫裏春風在眼前，詩中雅意若爲傳。憑誰更譜絃歌了，細味周家八百年。
惟願將身入畫中，野人何敢夢周公。一區共買橫渠上，儘有新詩續正風。
采風千古自觀風，十室誰言九室空。寄語當年長樂老，回頭無忘聶夷中。

觀梅有感

東風吹落戰塵沙。夢想西湖處士家。只恐江南春意減。此心元不爲梅花。

山家

馬蹏踏水亂明霞。醉袖迎風受落花。怪見溪童出門望。鵲聲先我到山家。

溪上

坐久蒼苔如見侵。攜筇隨水就輕陰。松風自厭灘聲小。雲影旋移山色深。

偶書

蜜割舊脾花又發。泥生新雨燕方還。一瓢有分吾自足。萬事勞生誰獨閑。

西郊

偶因訪客出西城。一色寒蕪滿意平。行過溪橋嘗脚力。招來野老問山名。

夏日

庭戶無人綠滿苔。巡簷繞砌菜花開。酒醒夢覺日將午。蜂學遠山風雨來。

早秋

昨朝一葉見秋生。今日千巖萬壑清。欲借西風蘇病骨。暫來石上聽松聲。

春盡

草閣垂簾晝掩扉。客來知我出門稀。鳥鳴淡與人相對。花落方知春已歸。

寒食道中

簪花楚楚歸甯女，荷鍤紛紛上塚人。萬古人心生意在，又隨桃李一番新。

行樂有感

未言先嘆少知音，有客每憂無可人。偶到堦前見芳草，乾坤何物不歸春。

故園寒食

清明酒熟老人醉，拜掃歸來壯士耕。此是吾家舊寒食，只今惟有故鄉情。

宿山寺

四面雲山消百憂，一方禪榻有真遊。月明夢覺不知夜，雨過風生渾是秋。

感事

高天厚地古今同，共在人形視息中。四海堂堂皆漢土，誰知流淚在金銅。

廢園

路傍雙石立崔嵬，曾見遊人幾往來。想得當年全盛日，好山橫處盡樓臺。

記夢

眼中天變暗星文，脚底雷轟震寢門。領取天公仁愛意，此心存處更存存。

己卯元日二首

西湖泣血夜將分。感激無如此念真。四十頭顱今日數。悠悠歲月屬何人。
文廟秋風默坐時。慨然千古入沈思。許身尙省初心在。道在而今竟似誰。
己卯九月二十八日。夢過先妣墓得詩。覺而忘其第三句。因足成之。
只應老母心酸處。還似孤兒淚盡時。留在此身成底事。回頭二十四年悲。

先母下世今二十四年矣。

庚辰元日二首

九齡風骨渺翩翩。解道沈河觸泰山。還使當年見今日。也應拍手笑癡頑。
曾記西湖酒一卮。乾坤和氣入新詞。六年未盡冰霜怨。又到春風滿面時。

乙亥所作詞有春風花柳消盡冰霜殘怨之句。

下山三首

峻嶺崇岡儘意登。要收景致入高明。下山卻向山頭望。始覺從前險處行。
翠霞騰暈紫成堆。收盡雲煙酒一杯。想見浮嵐在眉宇。人人知道看山回。
十載煙霞望我深。豈期今日恣登臨。此行知有詩多少。還盡山靈未了心。

戲判遊山詩卷三首

不解煙霞調戲君。強將詩思與山親。苦吟共道西遊樂。林鳥巖花恐笑人。
心境無邊萬象新。直須泉石離風塵。區區等爲紛華役。未分膏肓是達人。
登臨有法莫相誣。絕壑懸崖不信渠。十步回頭五步坐。窗間眉黛笑君愚。

漫記三首

夢覺關頭夢已空。此時方識樂無窮。便將富貴浮雲比。恐落華歆一擲中。

醉知避客猶存禮。死不忘骸尚有身。一自坡仙生一轉。浮虛十倍晉朝人。

安樂名窩有真賞。打乖非是要安身。坡仙便道學暗啞。負殺園中獨樂人。坡謂劉伶。豈知客忘死未忘骸。謂淵明醉中對客元何害。該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有

命先生不是打乖人。明道安樂窩詩也。拊掌笑先生年來學暗啞。東坡獨樂園詩也。

草亭睡起

萬古乾坤一草亭。淡然相對靜儀形。釀成碧酒客難得。生出白雲山更青。

寒食出郭

衣冠不似逸人高。容貌初無達士驕。醉裏騎牛過山北。傍人不信是漁樵。

即事

曬罷空庭藥裏收。閉門無睡卻梳頭。過門幾點黃昏雨。分與蟲聲半霎秋。

冬曉

歲寒心事在蒲團。清曉開簾試一觀。禾稼乍迎紅日影。依稀學似杏花殘。

可庵

莫道無衣不可身。更從裘葛辨冬春。惡惡不可惡惡可。等秤無星恐誤人。

許由棄瓢圖

堯天萬古大無鄰。何地容君作外臣。莫占箕山最深處。後來恐有避秦人。

癸酉書事

嬌兒索粟一錢空。怪見家人不忍中。我不怨天貧賤我。吾兒自合享吾窮。

米元章雲煙疊嶂圖二首

筆勢或傳是阿章。短屏山影露微茫。苦心只辨雲煙好。不辨人乎作米狂。
煙影天機滅沒邊。誰從豪末出清妍。畫家也有清談弊。到處南華一塔然。

宋理宗南樓風月橫披二首

試聽陰山敕勒歌。朔風悲壯動山河。南樓煙月無多景。緩步微吟奈爾何。

理宗自題絕句其上。有併作南樓一夜涼之句。才到天中

萬國明宋大祖月詩也。

探春

道邊殘雪護頽牆。牆外柔絲露淺黃。春色雖微已堪惜。輕寒休近柳梢傍。

題枯木怪石圖

物有常情最耐看。看時容易畫時難。奇峯怪石驚人眼。誰信丹青解熱慢。

酬寫真者

自覺形骸已枯槁，何從眉宇尙豪英。筆頭慣畫麒麟像，乍寫山翁似手生。

夢中題吟風亭壁

方榮不拆寒爲虐，已謝重開雨借恩。一種是花元不異，多由天氣少由根。

題秋景扇頭

嵐光蒼翠山遠近，木葉青黃霜重輕。萬里晴天秋著色，不曾慘淡入經營。

月下

桂華涼冷渺風鬟，灑露一天秋意閑。不記醉中呼李白，傍人笑道是人間。

金太子允恭墨竹二首

墨竹猶堪驗一班，金源文物見當年。博山煙暖春闈靜，卻笑承乾嗜好偏。手澤明昌祕閣收，當年緹襲爲誰留。露盤流盡金人淚，應恨翔鸞不解愁。

遊隱山亭二首

十年種木望成陰，及至成陰礙山色。幾欲砍去心所憐，安得高堂數千尺。山翁一去不復返，亭下幽花空自開。慚愧茅簷雙燕子，飛鳴猶喜故人來。

顏會二首

陽光浩蕩歛秋容。陰景深沈暖漸融。萬古顏曾留意象。洪爐春滿聖門風。
翦冰成雪舊知冰。搏雪成冰見未曾。到底春風同一貫。要從此地識顏曾。
顏魯德曾魯賢

雜詩 五首

老兔難雞自有春。壺冰徹底照來真。驢鳴畢竟渠皆聽。解識天機得幾人。
水華庭草思悠然。風月濂溪有正傳。二十四年成主簿。已知隨柳過前川。
天教觀物作閑人。不是偷安故隱淪。要識邵家風月興。一般花鳥華山春。
寒氣常侵一半春。詩家道體說來真。不教曉入雄雞口。誰喚南窗打睡人。
湯鼎石壇老眼親。陰陽誰見屈中伸。年來不識顏家樂。十月天教薺麥春。

癸酉新居雜詩 九首

一時賓主記從容。萬古風流在洛中。未敢空中望康節。且從實地學溫公。
邢恕無端尙可優。朱王那肯復蘇讐。程門萬古春風在。百草千花得自由。
野店欄衫蓋世雄。徂徠几杖列兒童。平生自恨無師友。千古空聞圮下風。
一語希文鑄大儒。太山纔了又橫渠。紛紛諸子燈前寢。未管春風朽木蘇。
樂事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春。程家若要觀生意。卻恐鳶魚畫不真。
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不須中夜深思省。臥我高樓濤雨中。

牛山昨日恨相忘。今日齊苗苦未長。會待明年新雨足。功未留著護牛羊。
投詩廁裏紛紛口。置筆藩間苦苦心。千古高風一瓢飲。不從文字得知音。
仲舒不草漢三策。韓愈欲成唐一經。三百年來麟未泣。不知編簡向誰青。

道境

道境相看滿面春。平生心事數來真。南山正在悠然處。不肯回頭錯應人。

漫題

乾坤未覺化機停。世態難逃醉裏醒。共見白雲又蒼狗。豈知螺贏卽螟蛉。

漫記四首

天幙高懸兩部蛙。水光山色照黃家。忘情未便真忘得。憶竹栽蘆強自誇。
我自無行便是藏。更將何物要韜光。東臬幸有牛溪在。卻向長安說醉鄉。
百錢破釜發長嘆。一局贏棋爲解顏。擾擾自無安脚處。幾人打透利名關。
應物何嘗累我真。禪家悟死強忘身。昨朝一讀雍行錄。卻笑當年墮甌人。

透得利名關。便是小
歇處。見趙顯癩手簡。

感興七首

江山心境儘風神。弧矢襟期記此身。說與求田問舍叟。遨遊何必故鄉春。
優游千古禍成胎。冷雨疏煙撥不開。卻喜夷吾成霸業。又思漢武亦英材。

天理胸中霧欲流。黃浮眉宇酒浮甌。生香似見花交樹。引得遊蜂舞不休。
霜落江湖水太清。巖巖山色欲秋爭。爭如一覺南窗睡。門外春風草自榮。
功名藉口爲蒼生。唐漢英風未易輕。千載興亡舒卷了。區區勳業亦何成。
斷簡殘編絕賞音。誰從百鍊見真金。龍門千古遺歌後。更覺良工獨苦心。
按劍無人誅武后。斲棺終恨貸朱梁。一林原作爽氣迎秋集。何處雲山是致堂。

書事 五首

當年一線魏瓠穿。直到橫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種下。天津橋畔聽啼鶯。
臥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旌旗。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
朱張遺學有經綸。不是清談誤世人。白首歸來會同館。儒冠爭看宋師臣。
風節南朝苦不伸。泝流直要到崑崙。世宗一死千年欠。此是黃河最上津。
唱徹芙蓉花正開。新聲又聽採茶哀。秋風葉落踏歌起。已覺江南席捲來。

試筆

眼花不見羲之俗。口快爭言杜甫村。擬欲鑿山藏此筆。高情千古約重論。

讀史

中才隨世就功名。恰似焦桐爨下鳴。到底中郎惟兩耳。人間多少不平聲。

讀史謾題

眼底權姦漢室空。伯喈文舉亦才雄。王畿廟號關何事。亦在區區論建中。

梁甫吟

功名且就漢庭多。畢竟曹瞞累我何。汶上千年英氣在。有人梁甫正高歌。

寫真詩卷三首

龍祠岳廟盡冠巾。雨露何關土木身。不是二程窮物理。誰從一髮辨天真。彼此相懸一髮邊。聖賢廟貌幾千年。周郊自有圓丘在。莫道金人便是天。共說雲雷起畫龍。聲容誰道影堂空。含糊若信俗儒論。已落三家僭禮中。

曾點扇頭二首

晉楚英雄管晏才。當時真眼尙誰開。狂生攜著魯兒子。獨向舞雩風下來。獨向舞雩風下來。坐忘門外欲生苔。歸時過著顏家巷。說與城南華正開。

燕居圖

伊川門外雪盈尺。茂叔窗前草不除。要識唐虞垂拱意。春風元在仲尼居。

堯民圖

皋夔遺像懷猶存。更比凌煙意氣真。但使尊前有如此。不慚只作許東鄰。

許由棄瓢圖

人間洪水正橫波。堂上南風入浩歌。兩耳區區無著處。一瓢孰與萬幾多。

夷皓

萬古人心自有堯。直教夷皓怨難消。憑誰移去安歸嘆。換作康衢擊壤謠。

龜蓮圖

龜約蓮香上翠盤。四靈長向畫中看。題詩記我千年恨。風月無聲洛水寒。

幽人圖二首

無媒路徑草蕭蕭。山鬼修篁夢轉遙。手撚幽香意何遠。爲誰終日面岩嶽。
澗響無心和考槃。雲容有意近長安。野猿窺破中宵夢。卻恐山靈不易謾。

高臥圖

萬里青山臥平地。世間何物是元龍。無人說與劉玄德。君在青山第幾重。

華山圖

水墨驚看太華蒼。夢中千載果難忘。三峰雖乞希夷了。應許劉郎典睡鄉。

孫尙書家山水卷三首

扁舟老樹傍蒼崖。好似今秋雪嶺迴。試問黃塵山下渡。幾人曾爲看山來。

諸公久矣笑吾貧。是處雲山欲結庵。只有皇卿解贊助。畫山須畫靜修龕。謂皇甫安國
畫圖題命代移文。寄謝神州老使君。欲乞龍山恐孤絕。南州隆慮且平分。

郭氏家山圖

鹿門煙影接隆中。翁媪通家社酒紅。只有山童最神駿。舊曾牀下拜龐公。

雲山晚景圖

天機濃淡出巖姿。夢境風雲入壯思。畫裏青山照白髮。行藏渾似倚樓時。

春雲出谷橫披

筆底天機幾許深。雲容直欲見無心。苦心只許詩人會。不爲題詩亦未尋。

秋山平遠圖

南山千古一悠然。誤落關仝筆意邊。急著新詩欲收領。已從慘澹失天全。

郭熙山水卷

壘委秋意淡無弦。煙影天機滅沒邊。更看山翁掩書坐。只應人境兩翛然。

李伯時馬

足不能行氣自馳。天機深處幾人知。世間無物能形此。除我南窗兀坐時。

祖愚菴家藏畫冊二二首

敗荷野鴨

畫裏瀟湘自愛秋。誰家野鴨謾多愁。試看翠減紅消處。好稱江清月冷舟。

風柳牧牛

遠意昇平畫不勝。牛邊煙樹渺層層。前頭恐有桃林路。百喚溪童不解磨。

題宋理宗詩卷後

已未天王自出師。眼前興廢想當時。臨江醜酒男兒事。誰向深宮正賦詩。

里社圖 二首

賦薄徭輕復有秋。天恩帝力爲誰優。老盆醉殺村夫子。盡道今年好社頭。
亂後疲民氣未蘇。荒煙破屋半榛蕪。平生心事羲皇上。回首相看是畫圖。

新居

萬事休關百病身。書囊藥裹最相親。年來愛與漁樵話。恐有無心失位人。

偶書

平生積學連城壁。萬古虛名衆口金。午睡覺來門巷靜。雨晴風細鴿笙吟。

晝睡

世事悠悠莫謾驚。直消鼻息幾雷鳴。高松似會幽人意。也學齁齁枕上聲。

睡起

晚醉城南不記回。虛簷高枕藉莓苔。酒醒涼意蕭蕭在。應是前山送雨來。

客來

老懶相逢口倦開。山城無酒慰徘徊。家僮使慣知人意。豫設棋枰待客來。

對茶

直釣風流又素琴。也應似我對棋心。道人本是忘機者。信手拈來意自深。

題樹上

不脫蓑衣曬網回。芒鞋隨意趁蒼苔。忽聞人語還私笑。林外誰呼學士來。

名吾山亭

平生心事與山親。不忍稱呼作此君。亭自屬君山屬我。四時風景要平分。

憶飲山亭

但得酒同張野飲。猶勝事對阮生論。他年乞我園亭住。便喚西疇下溪村。

書田舍壁

里胥初過期無事。營帳遲來望有年。鄰舍借醅留客宿。土牀分席枕瓜眠。

絕句

今朝客爲求文至。昨日鄰嫌借米移。木枕質錢多舊帖。看囊不必要新詩。

山家

孟氏養親惟小園。董生有吏索租錢。留詩自媿非韓杜。聊記林宗識子賢。

山行遇雨

無邊暮雨暗山前。天意人情豈偶然。衡岳自能哀吏部。嵩高元不識伊川。

喜雨書事 四首

拍手兒童笑不休。笑君前日爲誰憂。天公自有甘霖在。未管渠儂浪白頭。
一笑黃河一渡清。自緣無物盡歡情。今朝久旱雨三尺。消得山人酒滿傾。
坐占庭蟻戰餘酣。一飽無功益自慚。但見人人厭梁肉。野夫方覺薺苗甘。
爲驗陰晴看漏星。要知疏密候簷聲。夜來還卻當時睡。不脫蓑衣直到明。

卽事

雲白天青浩不收。雨晴山色欲無秋。淡煙衰草關何事。落日江波空自愁。

登樓絕句

倚徧欄干十二樓。卷舒風景入兵籌。南山自古爲勍敵。秋色終當讓一頭。

山寺早起

松窗一夜遠潮生。斷送幽人睡失明。夢覺不知春已去。半簾紅雨落無聲。

萬壽宮館舍

來時殘雪點征衣。落盡庭花尙未歸。夢裏不知身尙病。春衫歸路馬如飛。

答問目執其兩端章

不是黃河且勿論。只從河水覓通津。西至崑崙東至海。從頭一一認來真。

次人韻二首

花落歸根恐未真。又從碩果強尋春。元都觀裏桃千樹。誰是前身與後身。
桃花結子更生孫。千樹元都作好春。若遇禪家說生死。桃根拈與鬪頭新。

狂生

放曠無端更自神。豪誇欺世語誰真。如何老阮無情甚。不願兒郎作大人。

憲齋

莫倚恣愚遂自疏。保身須要畏刑書。頭邊既有儒冠在。誰爲齋名赦得渠。

勉齋

萬徑千蹊各自分。北轅適越亦徒勤。勉齋究竟將何勉。不認途真恐誤君。

疏齋二首

漫浪隨時聽自更。要從僻凡到無名。疏齋未便常爲主。月旦明朝有後評。
眼前萬事先天闕。人力那容巧有餘。看盡四傍文理密。環中空闊卻如初。

寒食

執綏猶恐墮危傾。感悅尤患損靜貞。欲看人間家道正。重門深閉過清明。

夜坐卽席分賦燈花瓶笙二首

眉間正有喜千丈。眼底纔消燈一華。我自無憂安得喜。不須開向野人家。
萬丈潮頭落晚江。一瓶收拾入秋窗。宮商不在人間世。鼻息雷鳴未肯降。

紙帳

閑中今古道中身。靜裏乾坤夢裏神。放下蒲團閑打坐。紙簾和月一壺春。

謝處士載月圖

扁舟西子五湖過。謝客西風兩鬢皤。一種清風明月底。憑君試問夜如何。

昭君扇頭二首

武皇重色思傾國。趙氏承恩亦亂宮。自售懸知非靜女。漢家當論畫師功。
不忍紛紛醜女鬻。百年孤憤漢宮春。一身去國名千古。多少名臣學婦人。

僧惠崇柳岸遊鵝圖

河隄煙草柳陰勻，舒鴈羣遊意自馴。此是吾鄉舊風景，畫中相見亦情親。

題孫氏永慕圖

畫其家山
先隴所在

游宦恐忘邱壠念，披圖如對白雲孤。平生畫卷看多少，最愛孫家永慕圖。

陶母剪髮橫披

剪髮英明子可知，披圖三嘆淚雙垂。阿娘襟量如陶母，爭信癡兒到老癡。

跋遺山墨迹

晚生恨不識遺山，每誦歌詩必慨然。遺墨數篇君惜取，注家參校有他年。

王君願縱私屬詩卷

共賦人形覆載間，忍教牛馬與同欄。人情比比王褒約，毀券如君亦自難。

朱孝子割股詩卷二首

揀本戕枝亦可憐，粉身爭忍欲崩天。詩書明日良心在，應對瘡痕一泫然。便律韓文恐太偏，狂童十歲亦堪憐。偶從德色趨鋤看，重爲朱郎賦此篇。

陳雄州止善堂詩卷

久被邦君撫養慈，野人無路識風姿。願將明日甘棠詠，用續諸公止善詩。

王治中請蠲免回

都南連歲水爲災，輸挽區區亦可哀。驚見流民行復止，傳聞昨日治中來。

賀廉侯舉次兒子

相國當年病且貧，乘除天理暗中存。青青後樂堂前樹，又見廉泉第二孫。

長卿兒子阿延百晬二首

老年生子吾何願，所願常推欲及人。但願無災保家外，一生長作太平民。
和子新年亦解狂，詩中名姓莫相忘。通家會有西山約，合喜膺門共父長。

答友人見寄

兩首新詩寄草堂，一詩曾許卜鄰牆。白雲已領歸來約，只恐山靈不解忘。

寄毛得義

白沙翠竹北比鄰，夢想南湖老聘君。遙憶郡樓風景好，幾時同看暮山雲。

寄楊晉州二首

曾是吾鄉舊幕官，秋風碧水記紅蓮。而今卻憶當時事，回首驚看二十年。
南州選舉數三楊，中統衣冠半在亡。明日朝廷訪耆舊，不應白首尙爲郎。

郝生知林州

到處雲山是我詩，不愁無物慰相思。只從隆慮煙霞色，領取幽人笑傲姿。

送琴客還池州 五首

江左衣冠自昔聞。紫陽遺學竟誰真。抱琴爲向山中聽。林下寒栖恐有人。
謫仙胸次九芙蓉。又落人間劫火中。浦思山哀天不管。爲絃吾曲和松風。
過手春風不見痕。曲中悲壯宛猶聞。明朝無限空山夜。月白風清覺少君。
人物翩翩美少年。不應心事只揮絃。書中名理琴中趣。更有歸鴻目外天。
日暮江東有所思。未須千里寄吾詩。但看西北浮雲盡。是我倚樓閑望時。

送新安田尹

扁舟屢訪南溪老。驚見田侯拜下風。一遇蓋公能北面。愛君心與古人同。

偶讀謾記 二首

恍惚天花散亂風。向前一蹴是虛空。麒麟正要黃金鎖。收入簞瓢博約中。
真樂攻心不奈何。南華風景偶經過。憐君日暮不歸去。直到倚門猶自歌。

偶書

車輪有角世無用。馬足若方可尋。萬沼千池隨分在。只除明月解同心。

天命

天命無私義理公。此身承奉有餘恭。人心可信難盡合。親令何由敢勇從。

雜詩

一語喚醒瑞巖老。千言不味草庵歌。閑人爲向忙人說。佛法元來本不多。

理西齋成

朔風裂地雪漫空。便向西齋作蟄蟲。有客敲門憑寄語。高談方對紫陽翁。

早起

饑鼠號多似訴愁。破囊空惜已無羞。閑來點檢幽居事。鷓鴣聲中又一秋。

宿山村

石邊流水自縈紆。樹杪閑雲恣卷舒。長怪西山無爽氣。只應少我一茆廬。

宿洪崖觀

雲山不受壯心降。無限西風撼客窗。應是夜深知月出。卻收風雨入清江。

大覺寺作

西山詩社久知聞。鞍馬曾經亦可人。須信此邦文教在。能招錫杖近冠巾。

中山道中

不許花開一日先。征鞍過處及芳妍。只應春暖山翁出。野店溪桃恨望邊。

大暑絕句

青天只恐還鍊石。白日何曾赦覆盆。未挽銀河下塵世。欲攜赤縣上崑崙。

雪嶺遇雨

天爲西遊餉我晴。野花啼鳥效平生。今朝雪嶺初逢雨。應是郎山帶帽迎。土人諺去郎山帶帽十日無道。

北窗看雪

背山樓起人呼俗。踏雪詩成奴罵狂。不俗不狂高枕上。爛銀堆裏數峯蒼。

賀正

秋禾夏麥總收成。徭役稀疏賦稅輕。北曠南莊俱有酒。倒騎牛背繞村行。

人日

紛紛世事倒狂瀾。鄉學如何又起端。六七頑童舞雩下。不知何物是探官。

春夜

千紅百紫一般香。霧閣雲窗日影長。一刻千金買春夜。幽人應也笑君狂。

春夜不寐

衆人皆睡我獨坐。紈看乾坤靜裏春。儻使一時俱閉息。知更數鼓是何人。

故園寒食二絕二首

家家有酒老人醉。拜掃歸來壯士耕。縞衣荆簪門巷寂。太平風物故鄉情。

一杯新土寄餘哀。故老相邀信步來。行到水西村盡處。桃花無數未全開。

中秋無月

鎮日清明此夜陰。如何天意異人心。一聲長笛浮雲盡。快意金杯莫淺斟。

霜落

霜落清江一夜秋。覺來明月滿江樓。酒醒人散夜將半。花上烏啼空自愁。

山泉

寒溜冷冷爾許清。米狂誤拜石爲兄。拔山捲地今誰手。夜夜南窗聽此聲。

鼓城龍湫

池龍聞說臥南州。一禱曾分一郡憂。四海蒼生望霖雨。千年誰更傳蟲求。

煮茶

細聲蚯蚓發銀瓶。已覺春雷齒頰生。舉似玉川應有語。無絃琴亦是沽名。

聞角

人間無物比悠揚。誰道一聲隨夜長。餘哀到曉無尋處。吹作南湖十里霜。

見梅

朔漠梅花到眼中。一枝無限是春風。江湖煙雨三千里。誰識乾坤造化工。

落花

光景花中自一天。精神楚楚照芳筵。朝開暮落君休笑。還似人間幾百年。

啼鳥

幾日春陰幾日晴。喚來山鳥話平生。杜鵑解道淵明語。只少鷓鴣相和鳴。

次人望雨韻

五月良田種不成。蓬蒿無雨亦青青。袖中惟原作有天瓢在。自是今年夢易醒。

豆粥

雪瓮冰盞滿筋黃。砂瓶豆粥透鄰香。此中真味無人識。熬煞羊羔乳酪漿。

戲題李渤聯德高蹈圖十一首

黑色黃頭渠醜女。綸巾羽扇我周郎。已辭魯肅三千里。莫望成都八百桑。
鹿門安敢笑隆中。耕耨傳家兩地窮。愛殺阿山顏神駿。看教他日拜龐公。
牙牙女巽似偏剛。教女如羊尙恐狼。若使此剛能有用。文姬卻不辱中郎。
莫道梨蒸法太偏。孔門三法見家傳。燈前一聽阿聲語。愈覺黔婁有婦賢。
屢屢炊罷補麻衣。習取禁寒抗老饑。幸自伯鸞無識者。對人不必案齊眉。
北窗高臥辭周粟。婁氏能貧傳亦誇。晝裏不深陶靖節。恐因白壁有微瑕。

求人諛鬼果何爲。翻憶謀親入仕時。寄謝韓公莫相挽。山妻元不解啼饑。
倫理天生有自然。莫言家累損清閑。何人會我圖中意。說似陽城與魯山。
文藁無勞爾謾焚。但將勤孝立吾門。君看珠翠紅油壁。爭信阿良日乞墀。
高詠清江月近人。一家燈火夜相親。多齋自任傍人笑。已把靈臺付鬼神。
渠心當與畫圖期。莫問圖中我似誰。天意與人論出處。我家行止不關伊。

秋煙疊嶂圖

不傳者死不亡存。滅沒天機尙有痕。曾向煙霏見真態。依然猶是畫家魂。

畫猿

萬古西山只月明。畫中依約曉猿鳴。幽人未去須深聽。一出世間無此聲。

梅雀扇頭

月影波光淡有春。秋風草草最愁人。憑君欲寄調羹信。恐被枝頭凍雀噴。

題崔氏雪竹海棠二軒

崔氏溪亭竹樹新。分題爲我報詩人。而今別有春風在。玉立諸孫鶴髮親。

邯鄲欵枕圖

不見當年夢虎公。無端幻術眩愚聾。區區政有仙凡異。未便壺中勝枕中。

田孝子詩卷二首

比屋春風夢寐前，門閭旌孝見今年。山林未覺渾無望，試手田家第一篇。
佛法天倫亦泛然，雲溪獨愛此兒賢。詩成未盡南陔興，不是田家第二篇。
雨中聞雲溪不在

燈火幽窗擬對談，十年不到二龍潭。白雲吹作山前雨，應報高僧不在庵。

贈狂道士

得意雲山是處過，逢人對酒卽高歌。世人休笑狂夫惡，卻恐狂夫笑汝多。

朱君挽章

送葬曾求薤露辭，一家風樹衆人悲。十年不廢當時念，篤孝如君亦我師。

李臨城哀挽 仲溫

趙郡經過二十春，臨城名姓舊曾聞。驚看哀誄傷存沒，悵望恆山日暮雲。

靜修先生文集卷十二

詩 和陶

和九日閑居

深居忘晦朔。好事惟侯生。偶因菊酒至。喜聞佳節名。香醪泛寥廓。醉境還空明。青天懷危帽。浩蕩空秋聲。緬懷長沙孫。生氣流千齡。乾坤一東籬。南山久亦傾。回看聲利徒。僅比秋花榮。撫時感遺事。可見萬古情。興詩此三復。淹留豈無成。

和歸田園居五首

少小不解事。談笑論居山。爲問五柳陶。栽培幾何年。安得十畝宅。背山復臨淵。東鄰漢陰圃。西家鹿門田。前通仇池路。後接桃源間。熙熙小樂國。夢想羲皇前。石上無禾生。爍爍空白煙。營營區中民。擾擾風中顛。未論無田歸。歸田誰獨閒。迂哉仲長統。論說徒紛然。

商顏高在秦。天馬脫羈鞅。東鄰高在漢。雲鴻渺遐想。超然秦漢外。當年誰長往。每讀淵明詩。最愛桃源長。北望徐無山。幽棲亦深廣。空和歸田吟。商聲振林莽。

塊坐生理薄。出門交友稀。田翁偶招飲。意愜澹忘歸。游秦驚避竈。過宋須微衣。永謝門外屣。從翁不相遠。

魯甸五十畝。簞瓢足自娛。顏生未全貧。貧在首陽墟。商顏遇狂秦。蕭然真隱居。箕山彼何爲。結巢松一株。富貴豈不好。有時貧不如。在卷非不足。當舒豈有餘。誰持三徑資。笑我囊空虛。傭書易斗米。吾田亦非無。吾宗古清白。耕牧巨河曲。雖非公卿門。紆朱相接足。陵谷變浮雲。家世如殘局。舉目遺安齋。先考嘗題所居齋遺安。先訓炳如燭。區區寸草心。依然抱朝旭。

和乞食

好廉中無實。觸事或發之。萬鍾忘義理。一簞形色辭。吾貧久自信。笑聽溝壑來。偶聞啼餓子。低眉問殘杯。兒啼尙云可。最愧南陔詩。豈無乞貸念。慚非動時才。人理諒多闕。清規亦徒貽。

和連雨獨飲

吾心物無競。未醉已頽然。乾坤萬萬古。坐我春風間。弱女亦何知。挽衣呼我仙。窺人籛鳥喜。共舞風零天。舉觴屬義皇。身在太古先。忽遇弄丸翁。見責久不還。一笑了無間。今夕是何年。遙遙望白雲。欲辨已忘言。

和移居二首

十年寓茲邑。渾家如泛宅。言念息吾廬。頽然在斯夕。牀頭四子書。補閑薪水役。寒蔬挂庭柯。風葉滿鹿席。藩垣護清貧。簞瓢閱今昔。珍重顏樂功。先賢重剖析。躬耕力不任。閉戶傳書詩。資生豈師道。舍此無所之。今年穀翔貴。自笑還自思。安居逢歲歉。乘除動天時。彊顏慰妻孥。一飽在來茲。雪好炊餅大。占年不吾欺。

和還舊居

巨河西北來，浩浩東溟歸。河邊兩榆柳，游子無窮悲。樹老我何堪，物是人已非。鄰翁醉相勞，自云鬼錄遺。早晚見先公，問爾今何依。豈無磊磊功，使我地下推。吞聲謝鄰翁，讀書志不衰。持此報吾親，餘事手一揮。

和九月九日

九月閉物初，孤陽困無交。園木炫原作眩霜紅，豈解憂風凋。物外風零春，氣橫湖海高。舉手謝浮世，凝眸思層霄。揮觴送秋節，哀此造物勞。傾河瀉萬象，隨手如沃焦。崇高笑山斗，未能出鈞陶。况彼草間蟲，區區寒露朝。

和飲酒二十首

尊罍上元酒，此意誰得之。人道何所本，乃有羲皇時。頗愛陶淵明，寓情常在茲。子倡我爲和，樂矣夫何疑。有問所樂何，欲贈不可持。

醉翁意自樂，非酒亦非山。頽然氣沖適，酒功差可言。謂此不在酒，得飽忘豐年。君知太和味，方得酒中傳。傳阮生本嗜狂，欺世仍不情。酒中苟有道，當與世同名。何爲戒兒子，不作大先生。良心於此發，慨想令人驚。士生道喪後，美才多無成。

草木望子成，豈憂霜露飛。禽鳥忘身勞，但恐饑難悲。生意塞兩間，乾坤果何依。我旣生其中，此理須何歸。喜見兒女長，不慮歲月衰。雖爲曠士羞，理在庶無違。

山人有靜癖。苦厭一瓢喧。奈何衆竅號。萬木隨風偏。我常涉千里。險易由關山。今古一長途。遇險焉得還。

哀歌嘆安歸。夷皓無此言。

我安適歸。謂伯夷歌。吾將何歸。謂四皓歌。此司馬遷。皇甫謐所作。非知夷皓之心者。

茫茫開闢初。我祖竟誰是。於

今萬萬古。家居幾成毀。往者既已然。未來亦必爾。何以寫我心。哀泉鳴綠綺。

生備萬人氣。乃號人中英。以此推衆類。可見美惡情。陰偶小故多。陽奇屹無傾。誰將春雷具。散作秋蟲鳴。

既知治長少。莫歎才虛生。

凝冰得火力。鬱鬱陽春姿。寧滅不肯寒。陽火如松枝。詩家有醇醪。釀此松中奇。一飲盡千山。枯株彼何爲。

所以東坡翁。偃蹇不可羈。

黃河萬古濁。猛勢三峯開。客持一寸膠。澄清動高懷。飛駕探崑崙。尙恐志易乖。矚我乘浮槎。徑往天池棲。

就引明河清。爲洗崑崙泥。相看淚如雨。千年苦難諧。何當御元化。擺落人世迷。下覽濁與清。瞬息千百迴。

十年小學師。一屋荒城隅。饑寒吾自可。畜養無一途。亦愧縣吏勞。催徵費馳驅。平生禦窮氣。沮喪恐無餘。

長歌以自振。貧賤固易居。

貧賤易居。貴盛難爲。乃稽叔夜詩。

士窮失常業。治生誰有道。身閑心自勞。齒壯髮先老。客從東方來。溫言慰枯槁。生事仰去小園。分我瓜菜

好。指授種藝方。如獲連城寶。他年買溪田。共住青林表。

此身與世味。恍若不同時。惟餘雲山供。有來不徑辭。時當持詩往。報復禮在茲。有客向我言。於道未無疑。

不爲物所役。乃受煙霞欺。聞此忽自失。一笑姑置之。

執價韓伯休。混迹在人境。百錢嚴君平。閱世心獨醒。我無騰化術。凌虛振衣領。又無辟穀方。終年酌清穎。會須學巖韓。遺風相煥炳。

吾宗幾中表。訪我時一至。自吾居此庵。才得同兩醉。逆數百年間。相會能幾次。每會不盡歡。親情安足貴。所歡在親情。杯水亦多味。

器飲代窪尊。巢居化安宅。凡今佚樂恩。孰非聖神迹。况彼耕戰徒。勤力有千百。乞我一身閑。坐看山黛白。內省吾何功。停觴時自惜。

四時有代謝。寒暑皆常經。二氣有交感。美惡皆天成。天既使之然。人力難變更。區區扶陽心。伐鼓達天庭。乾坤固未壞。杞人已哀鳴。雖知無所濟。安敢遂忘情。

諸生聚觀史。掩卷慕高風。元如遠遊仙。獨居無事中。盛衰閱無常。倚伏誰能通。天方卵高鳥。地已產良弓。人生皆樂事。憂患誰當得。人皆生盛時。衰世將盡惑。水性但知下。安能擇通塞。不見紇干雀。貪生如樂國。古今同此天。相看無顯默。

人生喪亂世。無君欲誰仕。滄海一橫流。飄蕩豈由己。弱肉彊之食。敢以凌暴恥。優游今安居。驢然接鄰里。曲直有官刑。高下有人紀。貧羸誰我欺。田廬安所止。舉酒賀生民。帝力真可恃。

人君天下師。垂衣貴清貞。義皇立民極。坐見風俗淳。有德豈無位。萬古湯盤新。師道嗟獨行。此風自周秦。獨行尚云可。誰以儒自塵。有名卽有對。况乃一行勤。聖人人道爾。豈止儒當親。儒雖百行一。致遠非迷津。

矧伊末世下，空有儒冠巾。何當正斯名，遙酌千載人。

和有會而作并序

今歲旱，米貴而棗價獨賤。貧者少濟以黍食之，其費可減粒食之半。且人之與物，貴賤亦適相當。蓋亦分焉而已。偶有所感，而和此詩。

農家多委積，淵明猶苦饑。况我營日夕，凶歲安得肥。衾裯一飽計，何暇謀寒衣。經過米麥市，自顧還自悲。彼求與此有，相直成一非。尚賴棗價廉，殆若天所遺。惟人有貴賤，物各以類歸。小兒法取小，淺語真吾師。

和擬古九首

鬱鬱歲寒松，濯濯春風柳。與君定交心，金石不堅久。君衰我不改，重是平生友。相期久自醉，中情有醇酒。義在同一家，何地分勝負。彼此無百年，幾許相愛厚。持刀斷流水，纖瑕固無有。

客從關洛來，高論聽未終。連稱古英雄，秉國或從戎。建立天地極，蔚爲蓋世雄。功成脫敝屣，飄然肅遺風。生世此不惡，君何守賤窮。急呼酌醇酒，延客無何中。

同游非所思，所思天一隅。有問所思誰，意在言不舒。古今猶旦暮，四海同一廬。恍惚精靈通，似見與我居。攬衣欲從之，寒月照平蕪。茫然不知處，歎息將焉如。

朝游易水側，步上燕臺荒。燕王好神仙，不見金銀堂。江山古神器，海色圍蒼茫。哀哉王風頹，日化爭奪場。隸世豈無人，齋志歸北邙。撫此重長嘆，青山忽軒昂。呼酒樂今朝，往事置一方。遙知蓋棺後，亦起千載傷。

依依月光缺。熒魄恆獨完。清光如素絲。長懷綴君冠。形雖隔萬里。咫尺皆君顏。望君君不來。十年不開關。豈無黃金贈。藉以青錦端。愛惜明月珠。肯爲黃雀彈。庭前秋柏實。月夜棲孤鸞。君嘗寸心苦。中有千歲寒。河流高拍天。沈水洑在茲。自傷困無力。乘彼朝宗時。顏色變涇渭。風味存澗淄。願君深識察。期君不相疑。此情良可憐。感慨贈以辭。辭云丹山鳥。千載多苦思。身遊九霄上。不受塵世欺。忍饑待竹實。浩蕩今何之。歌以靈鳳謠。亂以猛虎詩。

西山有佳氣。草木含清和。道逢方瞳翁。援琴爲我歌。音聲一何希。一唱三歎多。問翁知此誰。指我蟠桃華。所望在千年。君今將奈何。

翩翩誰家子。慷慨歌遠遊。忽記少年日。猛志隘九洲。何物能勸人。有此歲月流。君心海無底。亦使成高邱。贈君一卷書。其傳自衰周。讀此當自悟。擾擾將焉求。

巖巖牛山木。久矣困樵採。望望深澗芝。無人香不改。一葉振江潭。輕波欲達海。幽明理一貫。影響不相待。願天誘臣衷。所求惟寡悔。

和雜詩十一首

日食百馬芻。足有萬里塵。乃知一駿骨。可百駑駘身。生汝天已艱。天復無私親。安肯養一物。侵奪空四鄰。長饑汝自取。况值秋霜晨。難生復難長。愁絕藝闌人。

胸中無全山。橫側變峯嶺。不及靈椿秋。遂謂長春景。只見柏參天。豈知根獨冷。井蛙見自小。夏蟲年不永。

天人互償貸。千年如響影。廓哉神道遠。瞬息若馳騁。平生遠遊心。觀物有深靜。

晝長夜乃短。百刻君自量。贏餘雖可致。君看蜜蜂房。蠶生論齒角。三策奏未央。樂天喻花實。妙理通陰陽。

白詩。荔。麥。非。名。花。牡丹。無。佳。實。稠薄只升米。聽爾宜饑腸。

好事理難阻。人情多畏豫。芝蘭種不生。鸞鴻動高竄。遂令好賢心。艱親恐易去。巢燕不待招。庭花免憂慮。

所以末世下。凡百古不如。皎皎千里駒。肯為場苗住。求賢非吾分。切已在何處。平生取友志。持此當驚懼。

因觀倚伏機。亦愛柱下老。時危不易度。遜默庶自保。不見春花樹。隆冬抱枯燥。生意斂根底。發泄敢獨早。

聖德實天生。自信耿中抱。猶存悄悄心。庸人安足道。

幼安返鄉郡。知音得程喜。有問平生心。但說臨流事。乾地魏山陽。史筆懷生意。物外此天民。與魏偶相值。

見通鑑。網目。澹然涉世情。月閑雲自駛。我作安化箴。上安其賢。民化其德。見管常傳注。韋絃不須置。

太元豈無知。不覺世運迫。為問莽大夫。何如成都陌。揚君平。觀先師。扶搖得真易。長臥山雲白。扶搖。白雲。皆陳圖南說。

中有安樂窩。氣吐宇宙窄。消長粲以密。我主彼為客。觀天。問子居何方。環中有真宅。

朝耕隆中田。暮採原作成都桑。平生澹泊志。醜女同糟糠。愛此真丈夫。忘我廚無糧。當年靜修銘。團茅雞

距陽。雞距。保府泉名。鷄管取武侯靜。以修身語名所寓舍靜修齋。回頭十五載。塵迹徒自傷。山居久岑寂。主靜豈無方。安得無極

翁。酌我上池觴。

燕南可避世。逸興生雲端。安得百里封。一邑不改遷。絃誦和寒流。溝涂映晴巔。思此良自苦。躬耕望盤餐。

願從八吟翁。橫渠有八吟翁吟。因自謂八吟翁。同結一井緣。買山不用詩。探囊謾千篇。西山霍原宅。古迹猶可稽。見水經注。

重吟豆田謠。愁雲落崩崖。豆田謠。見霍原本傳。魯酒邯鄲圍。撫事傷人懷。林宗自高士。此世淹亦彌。一聞孺子語。

西風草披離。知幾在明哲。何事繼塵羈。君觀括囊戒。無盈庶無虧。

我遊深意寺。郎山古清涼。興妖如米賊。乘時起陸梁。見五代史語。不見重華帝。所居亦成鄉。乾坤師道廢。春陽

變秋霜。撫事三太息。欲語意何長。

和詠貧士七首

陶翁本強族。田園猶可依。我惟一畝宅。貯此明月輝。翁復隱於酒。世外冥鴻飛。我性如延年。與衆不同歸。

孤危正自念。誰復慮寒饑。努力歲云暮。勿取賢者悲。獨正者危。至方則礙。爾實憮然。中言而發。遠衆

誄公文。

王風與運頽。一輕不再軒。消中正有長。冬溫見瓜鬲。人才氣所鍾。亦如燄後煙。寥寥洙泗心。千載誰共研。

龍門有遺歌。三歎誦微言。意長日月短。持此託後賢。

淵明老解事。撫世如素琴。似人猶可愛。况乃懷好音。鄉閭誰盡賢。招飲亦相尋。豈有江州牧。既來不同斟。

仲尼每諱魯。邦君誠可欽。史筆自好異。誰求賢者心。

木石能受唾。豈獨相國婁。視唾若如雨。褊人亦不酬。無心乃直道。矯情實莊周。身外不爲我。袒裼吾何憂。

伯夷視四海。願人皆我儔。吾謂下惠隘。此說君試求。

飲酒不爲憂。立善非有干。偶讀形神詩。大笑陶長官。傷生遂委運。一如咽止餐。參回豈不樂。履薄心常寒。天運安敢委。天威不違顏。莊生雖曠達。與道不相關。

物外有幽人。閱世如飛蓬。浮名不可近。造物難爲工。西京二百年。藉藉楚兩龔。豈知老父觀。才與薰膏同。爲問老父誰。身隱名不通。偶逢荷蓀者。欣然欲往從。

生類各有宜。風氣異九州。易地必衰悴。蓋因不同疇。原作。僞依陶韻改。疇。按疇。類也。水物困平陸。清魚死濁流。鱗亡

回既天。時也跼無憂。天亦無奈何。自獻敢望酬。寄語陶淵明。雖貧當進修。

和詠二疏

委質義有歸。乞骸老當去。豈無戀闕心。難忘首邱趣。在禮此常典。末世成高舉。漢庭多公卿。圖畫兩疏傅。至令秦中吟。感歎東門路。目覩霍將軍。功高擅恩顧。一朝產危機。千載損英譽。仲翁幸及年。安肯嬰世務。聖主賜臣金。奉養行所素。造物佚我老。餘齡今自悟。田園付子孫。身後復無慮。神交冥漠中。樂境尙森著。

和詠三良

江山錯如繡。死與敵屣遺。安用親愛人。共此邱土微。秦人多尙氣。宜無兒女私。乃亦如當途。區區戀衣帷。因傷秦政惡。三歎王綱虧。殉人已可誅。而况收良歸。坐令百夫特。含恨與世違。秣應墓前柏。直幹千年希。遙知作俑戒。爲感詩人悲。重吟黃鳥章。淚下沾人衣。

和詠荆軻

兩兒戲邯鄲。六國朝秦嬴。秦王驚鳥姿。得飽肯顧卿。燕丹一何淺。結客報咸京。當時勢已危。奇謀不及行。政使無此舉。甯免係頸纓。如丹不足論。世豈無豪英。天方事除掃。孰禦狂飊聲。我欲論成敗。高歌呼買生。乾坤有大義。迅若雷霆驚。堂堂九國師。誰定討罪名。一戰固未晚。何爲割邊庭。區區六孱王。山東但空城。孟荀豈無術。乘時失經營。今雖聖者作。不埽亂已成。酒酣發羽奏。亂我懷古情。

和讀山海經十三首

寰區厭迫隘。思見曠以疏。四壁畫諸天。愛此金仙廬。丹青煥神迹。勝讀談天書。乃知屈子懷。託興青虬車。回看百千世。朝露棲園蔬。歸來誦陶詩。復與山經俱。山經何所似。俚媪談浮圖。汗漫恐不已。身心歸晏如。鳳鳥久不至。思君慘別顏。中心藏竹實。炯炯千空年。千年寄何所。云在丹穴山。何當一呼來。徵爾無稽言。翩翩三危鳥。爲我使崑邱。聞有西王母。靈化略難儔。願清黃河源。一洗萬里流。吾生豈無志。所居非上游。瀟湘帝子宅。縹緲乘陰陽。欲往從之遊。風波道阻長。秋風動環珮。星漢搖晶光。月明江水白。萬里同昏黃。重華去已久。身世私自憐。臯靈與天極。蒼梧渺何山。晴空倚翠壁。白雲淡無言。愁心似湘水。猶望有歸年。夢登日觀峯。高撫扶桑木。手持最上枝。傳與甘澗谷。一笑天驚白。蒼涼出新浴。何方積九陰。區區尙龍燭。纍纍玉膏實。泠泠琪樹陰。鸞鳳自歌舞。琴瑟風動林。風林奏何樂。賓天有遺音。君何坎井念。永固琅園心。明星捧玉液。太華參天長。仙掌一揮謝。此樂殊非常。矯首望夸父。饑渴無餘糧。奔競竟何得。歸哉此中央。水物自一隅。亦復具飛走。乃知造化工。錯綜無欠負。茫茫山海間。形類靡不有。此亦何可窮。一覽置肘後。

遙醉楚江騷。清愁浩如海。蹈襲此何人。興寄果安在。豈期紫陽出。誇謾莫追悔。見朱文公楚詞辨證五藏令九邱。

五藏見山海經序除去尙奚待。

流觀山海圖。淵明有深旨。撫心含無疆。觀形易生死。異世有同神。此境若親履。何以發吾歡。濁酒真可恃。扶疏窮巷陰。回車想高士。厭聞世上語。相約扶桑止。讀君孟夏詩。千載如見爾。開襟受好風。試學陶夫子。陶令自高士。葛侯亦奇才。中州亂已成。翩然復南來。三游領坡意。厭世多驚猜。不妨成四老。雅興更悠哉。

靜修先生文集跋

靜修集十二卷。容城劉靜修先生撰著。先生名因，字夢吉，世爲儒家。至元十九年，徵授右贊善大夫，教授東宮。以母疾辭歸，再以集賢學士徵，不起。卒諡文靖。學者稱靜修先生。元初，趙江漢傳周程張朱之學於北方。先生讀其書曰：道在是矣。作希聖解以見志。其敍學也，則曰：六經傳註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宋儒之議論，自傳註疏釋出，必先傳註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蓋先生之學，博通精深，未嘗專守一家言。故其爲文，冲夷閑肆，隨事遣詞，皆於道有左右逢原之樂。詩亦氣骨超邁，意境深遠，比之擊壤集，實爲過之。元史稱先生自選詩五卷，號丁亥集。文集十餘卷，門人故友所錄。明萬曆中，容城知縣方義壯得丁亥并遺文數卷，刊之爲文二卷，詩七卷，卽今三賢集所傳之本也。謹考四庫全書提要稱門人故友哀其遺稿，得遺文六卷，拾遺七卷。楊俊民又得續集二卷，賈彝復增入附錄二卷，合之自訂丁亥詩集，共三十卷。至正中，官爲刊行，與今本多寡懸殊。蓋四庫所據者，初刻之全本。方義壯僅得文數卷，刻之，不但不足三十卷之數。卽元史所稱之十餘卷，亦未必無遺也。今四庫祕本，不可得見。方刊本，三賢集本，魚魯亥豕，不可卒讀。謹正其譌謬，釐爲十一卷，不可知者闕之。先生著述，多就湮沒。詩文之存者，僅有此集。觀於此，先生之志節學問，可藉以稍傳矣。光緒十一年乙酉六月十七日，王灝謹識。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文生先修靜
冊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著者 劉 因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D四一六三

邢

雙

益



3
4
2078